

## 恩怨江湖

作者：高阳

- 
- 01、钦赐“盘龙棍” 02、徒弟与师娘  
03、开香堂 04、池大老爷  
05、人小鬼大 06、变起不测  
07、科场奇闻 08、家法处死  
09、三雄聚会 10、义结同心
- 

同治二年冬天，谁都看得出来，太平军已成强弩之末。东南半壁的军务，在节制五省将帅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主持之下，李鸿章“用沪平吴”，以上海为基地，光复了苏州、无锡，向常州进兵；左宗棠经营浙江，自浙西节节往前推进，已经逼近杭州；曾国藩的胞弟，湘军称之为“九帅”的曾国荃全力进攻金陵，对太平天国的“天京”，已完成了大包围的部署。“天王”洪秀全众叛亲离，困处愁城，除了不时喃喃自语：“铁桶江山，你们不扶。自有人扶”以外，束手无策，自己都不知道毕命于何时？

其时的上海，由于有英法等国的租界，可资庇护，所以成为江浙富室的“世外桃源”；其中有个富商名叫朱大器，杭州人，全家陷在家乡，思亲不止，特意托一个亲戚，悄悄到仍在长毛占领下的杭州去接着，倘或不能举家脱难，至少要将老母接到上海。此外还有一个重大使命，是收服一个姓张的歪秀才，相机作官军的内应，收复杭州。

原来自洪扬起事，咸丰二年四月攻占湖南道州以后，如火燎原，不到一年工夫，席卷东南，竟在江宁“建都”。朝廷因为库藏空虚，军费支细；而更可忧的是，所谓“八旗劲旅”这块金字招牌，在鸦片战争中，为英国人砸得粉碎，要将无将，要兵无兵，不得不多方鼓舞，各地士绅办团练、输粮饷，保家保国。为咸丰皇帝重用的权臣肃顺，与才气卓越的恭亲王，虽为政敌，但都主重用汉人，所以三教九流，经由“军功”这条途径而致身仕宦的，不知凡几。朱大器便是其中之一，亦商亦官，以捐班候补道的资格，参与规复浙江的大计。

朱大器委托的这个亲戚，名叫刘三才，外号“刘不才”，但“败子回头金不换”，历练出一双“光棍眼”，一张随机应变的利口；一身吃喝玩乐，无所不精的“门槛”，用在正途上，可说无往不利。朱大器颇能识人，更能用人，所以尽管有人相劝：“刘不才吊儿郎当，怎么能办大事？”而他仍旧毅然托以重任。

到了杭州，刘不才包了一个土娼阿招；因为非如此，不能打进张秀才的那个圈子。

这张秀才本来是个惯于兴风作浪，包揽是非的土豪劣绅；不过他的秀才，早就为已经殉难的浙江巡抚王有龄，在当杭州知府的时候革掉了。张秀才与各衙门的差役都有勾结——杭州各衙门的差役，有一项陋规收入，凡是有人开设商铺，照例要向该管地方衙门的差役缴纳规费，看店铺大小，定数目高下，缴清规费，方得开张，其名叫做“吃盐水”。王有龄锐干任事，贴出告示，永远禁止；钱塘、仁和两县的差役，心存顾忌，一时敛迹；巡抚、藩司两衙门，自觉靠山很硬，不买知府的帐，照收不误，不过自己不便出面；指使张秀才去“吃盐水”，讲明三七分帐。王有龄得报大怒，行文学官，革了他的秀才、及至杭州沦陷，张秀才向长毛自荐，设立“中城善后局”，以维持地方秩序为名，为长毛派捐征税，一半归长毛，一半落腰包。那“中城善后局”，是地痞流氓日常

聚会之处，有烟有赌还有娼；刘不才到那里去过几次，冷眼旁观，用心探听，到底看出苗头来了：可以从张秀才的儿子小张身上下手。

张秀才什么都不怕，除了官就怕他的儿子。小张是个纨绔、嫖赌吃着，一应俱全，张秀才弄来的几个造孽钱，都供养了宝贝儿子。好比“擒贼擒王”，收服了小张，自然就能收服张秀才。这是一把“如意算盘”，事实上不容易，因为张秀才与朱大器结过怨，而且结得很深。

不过，收服小张并不难。刘不才在“嫖赌吃着”四个字上，资格比小张深得多；谋定后动，在一场对决的赌局上，刘不才耍得非常漂亮，小张心服口服，臭味相投，结成知交。当然，小张会带他去见张秀才；刘不才执后辈之礼，十分周到，给了张秀才一个极好的印象。

有了这个基础，刘不才可以动脑筋来为朱大器接着了。

谈到这件事，小张自然义不容辞。不过杭州到上海，只有走水路；陆路上处处哨卡，不容易过关。

“这要找人。找到这个人，一定有办法；找不到这个人，”小张皱一皱眉说：“比较麻烦了。”

“找哪个？”这时刘不才倒有些沉不住气了，“你说出来，我替你参赞、参赞。”

“这个人——”小张忽然问道：“老刘，请帮的情形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刘不才又笑了，“照这样看，有点上路了。”他说。

“怎么？你是‘门槛’里的？”

“老弟台，听你问的话，就晓得你跟我一样是‘空子’。如果真的在门槛里，就不会这样子问了。”

“对的。不过我虽是空子，安清的朋友很多；他们也不大瞒我。”小张又问：“你刚才说有点上路了，莫非你也有这方面的好朋友？”

“也可以说有。其实是朱大器的好朋友，松江漕帮的老大。”

“这个人我也听说过。漕船一共一百二十八帮半；松江九帮，也算大的了。”小张点点头，“照这样说，真是有点上路了。明天我想带你去看个朋友；这个朋友认识很久了，最近我帮过他一个大忙，交情突然之间厚了起来。再提到松江老大，看在安清义气的分上，一定肯帮忙。”

这不用说，他那个朋友也是漕帮中人；便即问道：“他是不是那一帮的当家？”

“对！‘嘉白帮’的当家；名叫孙祥太。”

“喔！”刘不才不由得肃然起敬；他因为接近松江老大的缘故，漕帮中的情形也颇了解；浙江一共二十一帮，而“嘉白”是“总帮”，承运嘉属七县的“自粮”，有他帮忙，从杭州到上海，一路可以保险。过了嘉兴，接下来就是松江老大的码头，更可放心。

“不过，他既是嘉白帮，怎么人在杭州呢？”

“他是来‘参家庙’的，大概还没有走。就住在家庙里面；明天我们到拱宸桥去看他。”

“好极了！”刘不才很高兴地说，“我一直听说安清的家庙，没有去过；明天倒要见识一番。”

小张摇摇头：“人家帮里的家庙，门槛外头的人，不能进去的。”

“这又不是‘开香堂’，外人不好参与。”刘不才不以为然，举例为证：“不是说乾隆皇帝南巡到杭州，微服私访，到他们家庙，还有‘粮帮公所’去过吗？”

“粮帮公所设在大王庙，人人可以去。每年春秋两季唱戏酬谢‘金龙四大王’保佑，海晏河清；还热闹得很呢！外头人确是不能去的。”

“这样说起来，乾隆皇帝微服私行到安清家庙是瞎说？”

“不是瞎说。乾隆皇帝孝过祖的。”

“孝祖”是帮里的话，替祖师爷磕过头；换句话说，就是拜师，称为“孝祖”、以皇帝之尊，竟有此举，真个匪夷所思！刘不才不能相信。但谈得投机。就当“听大书”那样，不妨“姑妄听之”。因而往下追问究竟。

小张虽是“空子”，对安清的了解却比刘不才所知道的来得多——相传安清帮是由翁、钱、潘三祖所兴起；三祖在帮中是有字派的第四代。其时正当康熙末年，整顿河工。大兴水利，成效著着，漕运旺盛之时。翁、钱、潘三祖，奉第三代罗祖之命，组织运河各码头漕船的舵工、水手，名为协助漕运，暗中却存有反清复明的大志。

其时的漕运总督叫张大有，正因为漕船中人，品类不齐，争权夺利，好勇斗狠，常

常闹事；甚至为了争过闸、争河道，抛弃漕船，上岸械斗。使得张大有深为头痛，有此三人——翁岩、钱坚、潘清；“法名”称为翁德惠、钱德正、潘德林来带领约束，自然求之不得，因而赋予好些特权。

开香堂收徒弟，也是特权之一，因为非此不足以建立伦理关系，执行“家法”。相传翁祖收徒弟八人；钱祖收徒弟二十八人；潘祖收徒弟三十六人，合八仙、二十八宿、三十六天罡之数，总计七十二人，成为七十二地煞。这三帮的徒弟，犹似大族的叔伯弟兄，帮中称为大房、二房、三房。

三祖师分帮承运，八省调兑，自称为“粮米帮”，又名“漕帮”，外人则称之为“青帮”或“清帮”。帮中立下二十四个字派：“清净道德、文成佛法、能仁智慧、本来自性、圆明行理、大通无学”，三房弟子，均依家谱字派起名。同时在杭州拱宸桥，运河起点建立家庙及粮帮公所，订立十大帮规、香堂仪式、孝祖规则、五戒十条、家法礼节。缺席大备，势力日增。

但不知如何，亦可能是三房势力太大，兼以播祖是杭州人的缘故；翁、钱二祖忽萌去志，要作塞外之游。潘祖苦留不获，只得含泪送别；从此由潘祖一个人“领帮行运”，而帮中亦就全是“三房”里的天下了。

过了两年，潘祖见两位师兄云游未归，思念不已，亲自到口外寻访，毫无下落。于是转道五台山去参陆祖——五台山分东西南北中五台；北台华严寺以北三里，有座紫霞洞，为安清、陆家庙以外的另一处“圣地”，因为相传帮中金、罗、陆三祖，都在此处修道。

到了紫霞洞拜见师父，叩询两位师兄的下落，罗祖开示：他们俩已有极好的结局，无庸寻访。同时赐潘祖“天书”两部，一部叫“定国天书”、一部叫“石匣天书”；以后连同历代祖师遗像、家谱，以及各种经典，一起秘藏在家庙第五进的藏经楼上。

当时潘祖已知翁、钱已经下世，肉身未能觅得，只好回到杭州，在拱宸桥粮帮公所附近，觅地建立两座衣冠冢，岁时祭扫，略申心意。当然，由此开始潘祖受三房弟子的公请，统带全帮；正式“定于一”了。

这样到了雍正十三年六月初六，潘祖的粮船经过黄河枫林闸下，忽起飓风，一时天昏地暗，波涛壁立，大小船只翻覆沉没的，不知几几，号陶呼救，惨不忍闻；潘祖坐的虽是一只满载可装漕米一千二百石的“太平舟”，中间大桅，竟亦折断。潘祖见此光景，想起遭此大创，将来追究责任，赔粮赔船，是个不了之局；忧急攻心，立即口吐狂血，一恸而绝。

等到风浪稍定，收拾残局，查点粮船，损失三分之一；粮帮弟子死了一百多。粮帮经此巨变，不能不商议善后；首先就要重新推举一位帮主。于是召集各帮当家会议，公推王伊统领全帮事务。

王伊在帮中称为“王隆祖”，字德降，又号降祥；是潘祖“开法领众”的大徒弟。“开法领众”俗称“开山门”，开山门徒弟与关山门徒弟一头一尾，向来在“同参弟兄”中具有极优越的地位；这个传统也可以说，就是王降祖造成的。因为与潘祖同乡的王降祖，秉性谦和，敬待人，而且才大如海；粮帮由他统带以后，在最小的师弟，也就是潘祖的关山门徒弟，帮中称为“萧隆祖”萧隆山协助之下，一切事务，越发井井有条，蒸蒸日上。

王降祖的徒弟，据说有九千七百八十四人。开山门的就是萧隆祖的长子萧少山；在帮中属于第六代成字派，所以法号叫做成毅。

萧隆祖的开山门徒弟，却是王降祖的儿子，这也是古人易子而教的意思。王降祖这个儿子名叫王均，字子祥，法号成杰；他有个徒弟名叫陆隆，湖北武昌人，后来出家做和尚，当了灵隐寺的方丈，剃度的法名叫悟道；帮中的法名叫佛献。

悟道有个徒弟，也是和尚，法名有点像比丘尼叫做碧莲；帮中法名叫法敬，是镇江金山寺的当家。这个老和尚，据帮中相传，就是乾隆皇帝人帮“孝祖”的本师。

入帮投师，开大香堂的时候，要有所谓“三帮九代”；三帮是本师、传道师、引见师。

师父的师父称为师爷，师爷的师父称为师太，合称三代；本师、传道师、引见师各有三代，合之即为九代。乾隆皇帝的“三帮九代”，本师就是碧莲，师爷悟道，师太成杰。

相传乾隆皇帝人帮是在乾隆三十年第四次南巡的时候，“孝祖”的地点在镇江金山寺。随后到了杭州，曾做眼私访拱宸桥的家庙及粮帮公所；那时还是王降祖统带全帮。

曾蒙传谕嘉奖。又因帮中子弟太盛、难免滋事，特赐“盘龙棍”一条，作为帮中家法。

这些传说，年深日久，真相不明；说乾隆皇帝曾经入帮，当然是齐东野语。但盘龙棍却确有此物。

清帮的家法有二，一种名为“香板”，又名“黄板”，翁、钱、潘三祖所置。是块樟木板。尺寸都有讲究，长二尺四寸，按一年二十四节气；宽四寸，按一年四节；厚五分，按五方。板上一面写“护法”，一面写“违犯家规，打死不论”。这条香板，挂在家庙佛堂香案的右面。

左面就是“盘龙棍”，是一条按三十六天罡，十二地支之数，做成三尺六寸，厚一寸二分，上扁下圆的枣木棍。扁的那部分，上书盘龙一条，龙口内有“钦赐”两个金字；上面又有五个金字：“护法盘龙棍”。背面写的是“违犯帮规，打死不论”；并且注明。“上谕。时在乾隆三十年季春”。

“钦赐”字样，不得捏造；同时凡非钦赐，亦不得用盘龙的花样，所以这条盘龙棍出于乾隆皇帝所赐，大致无疑，粮帮总当家能够统带分布八省的一百二十八帮半，一万只粮船，就全靠这条奉旨“打死不论”的盘龙棍。

棍上所写的“帮规”，就是“家法”，一共十条。在翁、钱、潘三祖同主帮务时，虽有家法板，并无成文的家法；这十条家法的订立，起于一个帮中称为“石小祖”的台湾人。

石小祖名叫石士宝，是三房潘安堂三十六大弟子之一。原籍台湾，不知以何因缘，随他父亲迁居杭州。性情刚猛，好打不平；也练得一身好拳脚，有个很响亮的外号，叫做“铁骨金刚”。

有一年石士宝打不平杀了人，逃到江苏六合县，落草为寇。盗首叫做“半截宝塔”王怀志，为官兵所捕，死在狱中。小喽罗公推石士宝为头，订下公道约法三条：不劫残废孤独、妇女孺子；不劫小本客商、僧道尼姑；不劫忠臣义士及善人。同时不准在周围十里以内做案，犯者杀无赦。当然也有劫富济贫的举动，因而当地百姓对他都有好感，称之为公道大王。

但是“公道大王”行为实在离谱，为了替王怀志报仇，邀集大房翁佑堂的弟子朱保全，二房钱保堂的弟了黄象，以及本房同参弟兄刘玉诚到山，起事造反，杀官劫狱，闯出一场大祸。

当时正是清朝武功全盛时期，所以像石士宝那样的造反，是一定造不出名堂来的。不过也惊动了两江总督衙门，调发大军围剿；“公道大王”难讨公道，清退回山。

这座山据说叫做笕斗山，官兵并不因山深林密，放弃追剿；大军团团围住，一步一步往里逼，终于破了山寨。石士宝等四人下落不明，有的说死在乱军之中；有的说是突围逃往陕甘一带，不知所终。现在开香堂，门外左右设两炉香，右面一炉供“老官”，就是船上的舵工；行船安危，“老官”的关系极大，这一炉香，有崇功报德之意。另外一炉香，供的就是石、朱、黄。刘四人；帮中一辈，数典忘祖，只知道供的是“门外小爷”，不知有此渊源。

有人说“门外小爷”是潘祖的书僮，那是误会。潘祖的书僮，帮中称“姚小祖”，单名一个发字，也是杭州人；生来聪明伶俐，事主忠诚，潘祖爱之如子，因而也收为徒弟，法号文铨，在潘安堂三十六大弟子，称为“守座弟子”——此人在帮中有特权；潘祖曾将编余的粮船一百六十四只半，赏给姚发，随帮贩运香末杂货，自此留下半帮的名目。半帮船又名“随运尾帮船”，大多是粮帮中最“吃得开”的人假借势力，贩运京广杂货，北去运南货，“口空”运京货；绍兴酒在京里称为“南酒”，大部分就是半帮船运了去的。“小爷”为何在“门外”受香火？这就涉及清帮的家法了。当潘祖组织八省粮船之初；内求和衷共济，外以对抗旗人，全凭诚信二字，讲究用“孝顺父母、热心做事、尊敬长上、兄宽弟忍、夫妇和顺、和睦乡里、交友有信、正心修身、时行方便、济老怜贫”这“十要”来感化帮中弟兄；所以虽有家法，只存名目。但石士宝杀人犯法，不比帮内的纠纷，可以用言语来“摆平”；势必要牵涉到官府。

那时的浙江巡抚叫李卫，对于维持治安是一把好手，深得雍正的信任，特旨准他可以越境捕盗；因而可想而知，石士宝杀人一案，他本人虽已逃走，但必为帮中带来极大的麻烦。以后杀官造反，成为叛逆，连累帮中，更不待言——全帮一百二十八帮半，唯有“杭海一帮”失传，实际上成为一百二十七帮半；这失传的一帮，很可能就是石士宝“当家”的那一帮，被迫解散归并之故。

因此，潘祖订定家法十条，并以香板为刑杖，借以保障帮规。开香堂、请家法，

“执刑”已毕，念的四句词是：“祖传帮规十大条，越理反教法不饶！今天香堂遭警戒，若再犯法上铁锚”。所谓“上铁锚”就是以家法处死；而十大条家法，第一条就是针对石士宝所犯的“叛逆”罪。然而，这条条文，与以下的九条，措词不同。第二条到第十条，都是一开头就写明罪名，如“初次忤逆双亲者”如何如何。大致“初次声斥”，“重则请家法责打”；再犯时用“定香”在臂上或胸前烧出罪状，如“不孝”、“强夺”等等，斥革出帮。

唯有这第一条，写下的是：“初次犯了帮规，轻则声斥；重则得请家法处治。如再犯时，用定香在臂上烧‘犯规’二字，斥革。如犯叛逆罪者，捆在铁锚上烧死。”

叛逆是何等大罪？不立专条，而轻描淡写，只在第一条中，附带提一笔，似乎不妥。其实是煞费苦心，极有学问的做法；因为家法到底不比国法，何能开宗明义，就讲叛逆罪？果然如此，倒像是清帮中专出叛逆；所以首申告诫。

再说，叛逆是灭族的罪名，又何得用私刑处死？如列专条，根本不通。像这样写法，表示叛逆亦犯帮规；犯了其他帮规，轻则声斥，重则斥革，只因叛逆罪情节特重，所以捆在铁锚上烧死。

帮规跟家法一样，亦是十条，称为“十大帮规”，第一条叫做“不准欺师灭祖”；所谓“灭祖”，就是遇到有关系出入的当儿，因为某种顾虑，否认为帮中弟子、安清的说法是“准充不准赖”，定此规矩，亦有深意，冒充安清，则必弄假成真，帮中势力，逐渐增加；如果准赖，那就越赖越少，总有一天赖得光光，全帮在无形中解体。所以十大帮规，第一条就讲究根本。犯这一条的，视情节轻重，重亦可以处死。

第二条叫做“不准藐视前人”；帮中长辈，称为前人。前人有穷有富，有贵有贱。漕、河两路的武官，人帮的很多，往往士兵辈分大，官长辈分小，在官场中，“做此官，行此礼”，没有话说：私底下就得在帮叙帮，先进也门为大，不准藐视。

第三条叫做“不准爬灰倒笼”；此处爬灰不做“新台之丑”解，而是泄漏自己人的机密，卖帮求荣。这一条跟第四条一样，处置极重，犯者难逃性命。

第四条叫做“不准奸盗邪淫”，重在“奸淫”二字；因为安清弟兄，一年至少有半年在粮船上，深闺少妇不耐寂寞，而平日所见到的男子，除了至亲以外，就是帮中弟兄，极易勾搭成奸。为防微杜渐，这一条悬为厉禁，犯者甚至可以活埋。

第五条叫做“不准江湖乱道”，这亦是怕泄帮中秘密之意。

第六条跟第九条相仿；“不准引法代跳”；“不准以卑为尊”。犯此两条的，大致是无论在帮中，在社会上，都已有了相当地位，而字派太低。不甘做低服小，屈居人下；或嫌前人声望不够，有失自己的面子，因而托人引进，转投他师。这在本人，就是“以卑为尊”；在引进者就是“引法代跳”，犯者都应重责斥革，通知各帮，不准再收——斥革之先，要用定香，在臂上或胸前烧出所犯是何帮规、家法的字样，一作用就在“共弃”。

第七条叫做“不准扰乱帮规”，是指不遵帮规行事，不受前人教训，忘却开香堂时所“慈悲”的五个字而言——这五个字，名为“敬求吃学怕”，各有说法。

五字之下，又各有五字：敬的是天地君亲师；求的是四季平安福；吃的是金木水火土；学的是仁义礼智信；怕的是生老病死苦。此为帮中师弟相传做人的道理。

第九条是十大帮规中最重要的一条。至于第十条“不准欺师凌弱”，不过凑数；清帮各种戒条，都成整数，如“十禁”、“十戒”、“十要”、“传道十条”，都不免迁就硬凑。

这第九条叫做“不准开闸放水”意思跟“不准爬灰倒笼”差不多，但前者的情况，比后者严重得多。“爬灰倒笼”意指为了个人私利，做出有伤道义的行为，受害的不过一二弟兄；“开闸放水”则可淹没他人大片田地家产，为祸甚烈。

然则如何才谓之“开闸放水”？何以为祸甚烈？这就因为清帮最初确有反清复明的痕迹：

第一，家庙二门的横匾：“正大光明”；大内乾清宫的匾额，就是这四个字，用在此处，不伦不类，而且犯忌，原来其中另有说法。这四个字下还有一行：“灭清复土”，以“正”为一“征”，上下连读，就变成“征灭大清，光复明土。”

第二，二门的对联，叫做“红花白藕青荷叶，三教原来是一家”，这红、白、青“三教”实在就是洪门、白莲教、清帮。洪门公所称为“红花亭”；其义甚明；白藕之为白莲，更不待言；青荷叶的青，点出清帮。三教一家，宗旨相同；而家庙所藏潘祖遗像，挺立荷花池旁，亦见得红花白藕青荷，在清帮中隐寓着重大的意义。

第三，清帮开香堂供祖，神牌共列十七祖，因为假托佛教，所以始自达摩，迄于王降祖；据说这也是掩人耳目之计，其实供的十七祖，乃是明朝自太祖高皇帝以至南明的福王，连建文帝及景宗在内共十七帝。

第四，粮船旗号，多以葫芦为记；葫芦谐音胡虏。

第五，开香堂禁用清朝服饰。马褂、坎肩、腰带，都是满洲人带来的“胡服”，进香堂之前，一律解除；同时须将长袍襟钮解开，衣襟尖角反折向内，略带明朝“海青”的式样。辫子当然也要解开，披发在后；如果时间匆促，亦须将辫子移在胸前。这与潘祖的遗像，长袍大袖，“上怀不纽，下怀不扣，右手自握发辫”的情状是相符的。

第六，帮中有各种歌词，尤其在开香堂时，随处都听得见七字歌谣，如整衣歌。“衣冠不敢忘前朝，仪注相传教尔曹；今日整襟来拜祖，何时重见汉宫袍？”故国之思，彰明较着；这也就是开大香堂，不准外人进入的主要原因。

第七，清帮弟子，不收剃头这一行。这一条不成文的戒律，最值得注意。清初为了剃发，不知死了多少人；顺治二年六月，有一道诏命。说是汉人如果不跟满洲人一样，剃发留辫，“不几为异国之人乎？”因而限期剃完，“不遵本朝制度者，杀无赦！”

这道诏命，是摄政王多尔袞受了一个人的煽动，所作的断然处置。当清兵刚刚入关，衣服鞋帽，仍沿明制；前朝的降臣，还是头发束在头顶心，用簪子扣住，加上“进贤冠”；穿的也还是宽袖长袍。朝廷之上，满人一班、汉人一班，服饰不同，泾渭分明，原也相安无事；不料有个无耻的山东人，出了花样。

这个人叫孙之獬，原是明朝的进士；为了求富贵。媚新主，首先剃发改装，换成满人服饰。汉班看他服饰不同，羞与为伍，推他人满班；满班看他是假旗人，不屑与之同列。这样推来推去，变成俗语所说的“狗不理”了。孙之獬羞愤交加，便上了一道奏疏，说：“陛下平定中国，万事鼎新；而衣冠束发之制，独仍其旧。此乃陛下从中国，非中国从陛下也。”

多尔袞原想让降臣改服饰，但恐阻力大大，不便开口，难得孙之獬有此一奏，大为赞叹：“想不到降臣中，还有人能说这样的话！”因而下了削发的诏命。

诏令中的限期极严，“京城内外限旬日；直隶各省地方，自部文到日，亦限旬日，尽令剃发”；同时声明：“遵依者为我国之民；迟疑者同逆命之寇。”换句话说，剃发与否，即是顺道之辨；因而又有两句惊心动魄的口号：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。”事实上雷厉风行，绝无例外，甚至衍圣公亦应照办不误。

阙里的地方官，照定制必由孔家族人担任，当时的曲阜知县叫孔文汭，特为上了一个奏折：“臣家宗子衍圣公孔元植已率四世子孙，告之祖庙，俱遵令剃发讫。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；颜、曾、孟三贤起而羽翼。礼之大者，莫要于冠发，先圣之章甫逢掖、子孙世世守之，是以自汉暨明，制度虽有损益，独臣家服制，三千年未之或改。今一旦变更，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，有未备也，应否蓄发，以复先世衣冠、统推圣裁。”这篇文章做得很典雅，说得也很委婉，一则表示三千年来衣冠未改，不是有意反抗新朝；再则陈明先遵功令，再请示应否蓄发？只是“以复先世衣冠”这句话，措词正好触犯忌讳，因此，孔文汭碰了个大钉子，得旨：“剃发严旨，违者无赦。孔文汭奏求蓄发，已犯不赦之条。姑念圣裔免死。况孔子对之时者，似此违制，有抬伊祖时中之道，着革职永不叙用。”

这是孔文汭沾了孔门后裔的光。在东南一带，明末因受东林的激励，对先朝的忠忱，非出太监和阉党的那些地方可比；因而为了三千烦恼丝而骄首受诛者，时有所闻。

孙之獬就是阉党。所谓阉党，意思是指明末权势熏天的太监魏忠贤的走狗爪牙。阉党专与大半为正人君子的东林党作对，有一部“三朝要典”是阉党大头目，后来亦降了清朝的冯铨所纂；这部书等于阉党捕治东林的黑名单。崇祯即位，魏忠贤伏法；这部“三朝要典”当然要毁掉；而孙之獬不识风色，竟跑到内阁痛哭力争，要求保存，因而也入了“逆案”——专为处理阉党的一案；结果落了个革职回籍的处分。

明臣投降清朝的很多，孙之獬官不过翰林院侍讲，应该是个无人注意的小角色；亦不会有人跟他过不去；但就因为他出卖中国衣冠以求荣的无耻行为，引出了限十日剃发的严旨，以致于“留发不留头”者不知凡几，所以血性男儿恨不得寝其皮、食其肉。他是做“聊斋志异”的蒲松龄的同乡；顺治四年谢迁起义反清，攻破淄川，孙之獬一门被祸，妇女皆受凌辱，连未成年的孙女都不免。真所谓“怨毒之于人甚矣哉！”孙之獬等于与所有的汉族为敌；无怪乎受报如此之酷。

由于严旨限十日剃完，而要剃的又是满洲式样，同时在明朝亦可能根本没有剃头匠

这个行当、所以“留头不留发”这个差使，便由旗丁充任。

在京里，剃头棚子相沿算是“官差”；剃头名为“做活”；剃头钱名为“活钱”，都还遗留着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”这段惨痛史实的痕迹。每一个剃头棚子，当然都有官兵在“伺候”；路人被迫削发。如若不从，捉到官里正法，所以剃头棚子本身并无可怕之处：但剃头担就大为不同了。

地方官为了遵行功令，必须在十日以内剃完；而乡下人终年难得进一趟城，同时也不可能为了剃头，专程进城。更何况本心不愿，为了留发又要留头，杜门不出，或者逃入深山；这样，就必须“移樽就教”，主动“唤头”来剃。

京里的剃头担，招揽顾客用两种不同的东西，在城里用小木梆；乡下用一把形如镊子的铁器，其名为“唤头”；捏在手上一开一阖，发出“呛、呛”的声音，就叫“打唤头”。

至于剃头担子，一共分为两部分，前面是一个红漆圆笼，当中置一只小炭炉，上坐一挑子水，回笼旁边挂一只脸盆，专为洗头之用，这不足为奇。奇的是竖一枝旗杆，且有刁斗；这枝旗杆的形式，与衙门前面所竖的完全相同；只是具体而微而已。

后面一部分是一只长约两尺许，宽一尺的小红柜，柜中藏剃头用具。这是顾客的座位，但在最初，却是剃头的人座位；被剃者是没有得坐的。

因为当初并无剃头匠的名称，这些旗下为人剃头，乃是奉行法令，据说官封“待诏”之职；翰林院有“待诏”，是从九品的小官，专掌文字抄缮，与旗丁剃头这个职务，风马牛不相及，何以有此离奇的误会，已不可考。

不过当时旗丁“奉旨剃头”，颇为威风，确是事实。大致每到一处，用“唤头”将一村一乡的男了都唤了来，由旗丁逐一验看，已剃者自然无事退去；未剃者集合待命。一然后“待诏”手执剃刀，大马金刀地坐在小红柜上。而被剃者则须跪在他面前，俯首受剃：倘或抗命不剃，立刻为随护的兵丁抓住，就地正法，悬首示众——人头就挂在剃头担子前面那支具体而微的旗杆上。

这就是所谓“留发不留头”；但亦有人宁死不屈，特别是明朝的遗民志士。采取两种方法避免受辱，一种是归隐，入山唯恐不深；一种是干脆做和尚，等你来剃不如我自己剃。相传旗丁“唤头”不至，大肆搜索，有所谓“三不追”，其一就是寺庙；就因为既逃入寺庙，不落发则终究不能露面，无须再追。

剃发是清初汉人痛心疾首之事，也是汉人受异族压迫的开头；同时也因为清初的旗下蛮横暴虐，跟粮船上的水手、纤夫，时有殴斗，因而成为清帮的公敌，自然摒诸门外。但到潘祖组织粮船成帮时，“奉旨剃头”的苛政早已过去几十年了；而剃头亦已成为行业，都由汉人充任，最大的变化是：被剃的由跪而坐，施术的由坐而立。那支旗杆倒还保存遗制未变；只是旗杆上再也看不见人头，而刁斗则正好用来盛放洗头所必需的皂荚。

话虽如此，清帮却对剃头这一行始终存着成见，称之为“扫清码子”；或者也是有意摒拒这一行，借以提醒帮中子弟，当初汉人有此一惨痛史实。无论如何，安清成帮之初，隐存反清的宗旨是可信的，但两百年下来，已经没有人理会这个宗旨；也很少人知道，为何帮中没有剃头的这一行进门。

但小张居然知道。刘不才听他说得有头有尾；特别是剃头担子上的旗杆，原就令人不解，一说明白，便成了他所谈的故事的证据，令人不能不信。同时也深感兴趣，便即问道：“你是听什么人说的？”

“孙祥太。”

“那是帮里不传帮外的秘密，他怎么会告诉你？”

“时世变过了。”小张答道，“再说，孙祥太欠我很大的一个人情；我要问他，他不好意思不跟我说。”

关系深到帮中的秘密都可相供，看来这孙祥太着实听小张的话。刘不才宽心之余，少不得还要打听打听，孙祥太究竟是欠了他怎样一个大人情？

说起来也是孙祥太帮中的纠纷。他有三房妻小，发妻住在嘉兴，两个小太太，分住山东济宁和浙江石门；在石门的这个小太太，有了处遇，情夫不是外人，是孙祥太的一个徒弟李小毛。

这在帮中是十恶不赦之罪，犯了十大帮规的第一条“欺师灭祖”；第四条“奸盗淫

邪”；十戒的第一戒“万恶淫乱”；十条家法的第二条“逆伦”，照规矩不是捆在铁锚上烧死，就是活埋。

当时孙祥太的同参弟兄，多主张开香堂、请家法，问明白了该怎么办怎么办。然而孙祥太为人有些“窝囊”；经他小太太哭哭啼啼，否认其事，竟隐忍不言。俗语道的是，“捉贼捉脏，捉奸捉双”，官法如此，帮规亦不例外；孙祥太的小师弟，也就是他“前人”的“开山门弟子”，替他清理门户，派人守伺，终于有一天发现李小毛进入他“师娘”的卧室；但是，捉奸必须本夫下手，而且等闲也不能进入妇人内室，所以一面堵住出路，一面派人通知孙祥太来捉奸。

孙祥太的小太太已发觉不妙，挺身而出，表示她一定让李小毛到香堂投到，该杀该剐，任凭处置；但要为她，也为孙祥太留点颜面，这样团团围住，引得左邻右舍，探望不绝，大家的面子都不好看。

帮中行事，讲究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；又说“光棍只打九九，不打加一”，孙祥太的小师弟当时便答应了她，将大部分的人撤走，只留下两个守着。哪知等孙祥太赶到，李小毛已经越后窗逃走，屋里床栏杆上吊着一具尸首；孙祥太的小太太是拿性命换来了这条“撤围”的缓兵之计。

这一来，连孙祥太也罚了咒，非捉住李小毛，依家法处治不可；帮中动了公愤，大家都替他明查暗访，查出李小毛逃到杭州，投在长毛那里，当了一个头目，身上经常佩着两把洋枪，防范甚严。

孙祥太来到杭州就专为处理此事。但时世不同，清帮的势力处处受到压制，竟无法依照帮规，将李小毛弄到手。有人便提议，不必开香堂，想法子暗底下“做掉他”算了。孙祥太不肯，认为这样罪大恶极的逆徒，不能“明正典刑”，自己如何再做一帮的当家？所以坚持要照家法处理。

就在这时候，孙祥太遇见了小张；他们本是旧识，彼此都很投缘。孙祥太看他父亲张秀才，办理地方善后，各方面都很吃得开，决定要借助他的势力。

这本是犯忌的事，因为泄漏帮中的秘密，也就等于“爬灰倒笼”，自己先犯了帮规；但情形特殊，关系重大，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之下，孙祥太征得同门的谅解，正式拜托小张帮忙，将李小毛诱捕到手。

一来是激于义愤，二来是有些受宠若惊，小张对此事非常热心，一诺无辞。

小张跟李小毛不认识，但不要紧；一切都由帮中筹划妥当，只不过要请小张出面，也可以说是“担肩肿”；万一有事，只要他挺身而出，比较可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

这套诱捕李小毛的策划，就是针对他的“毛病”下手的。先安排一个场面，让小张跟李小毛交成朋友；小张本是浮华子弟，好热闹、手面广，加以有心亲近，很快地成了臭味相投的酒肉朋友；经常在一起喝酒赌钱，形影不离。

不过十几天的工夫，两个人便几乎无话不谈：当然不是什么正经话。李小毛自己承认，平生的毛病，就是见不得漂亮女人；小张却表示好赌不好色，这条路上走不到一起。但又表示，李小毛如果看中了什么人，他一定帮忙，玉成好事。

就在这说这话的第三天，两人一起去赶一场赌；赌场设在一家“破落户”人家，房子甚大，大厅上还挂着些泥金剥落的匾，上面有嘉庆几年“御笔”的字样，可以猜想得到，这家人家的祖先戴过红顶子。子孙大概已分了家，虽同在一所大宅子中，从外表去看，境况好坏不等；有些地方花木扶疏，房舍整洁；有些地方一团糟，走出来的孩子，其脏无比。其中有一家住的是花厅；由一道小小的腰门出入，小张领着李小毛便在这里敲门。

开出门来，教李小毛惊心动魄，十八九岁一个绝色女子，看一眼真个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其实，他也只看得一眼，因为那女子一看是两个陌生男人，极快地又将门关上了。小张隔着门问：“这里是不是‘双鹤斋’？”

“在后面。”那女子厌恶地说。

“后面哪里？”小张急忙问道，“府上房子太大，不好找。”

“‘碰鼻头转弯’，你就晓得了。”

再问便无声息，小张便沿着夹弄一直往后走；走到碰壁之处，只听人声喧哗，向右转弯，很容易地寻到了双鹤斋，也就是赌场。

这天玩得不久，因为李小毛赌得起不起劲；而小张带的钱不多，输光了自然走路。

“小毛哥，”走在路上，小张问道：“怎么搞的，你好像有心事？”

李小毛看了他一眼，站住脚问：“小张，你以前说过的话，算不算数？”

“哪句话？”

“你说，只要我看上了什么人，你一定替我想办法弄到手？”

“怎么不算数？算数！”

“那末，刚才那个，你替我想想办法。”

“刚才那个？”小张愣了一会，突然想起，“你是说架子好大，问她话不理的那个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——”小张踌躇着，“这就不敢说了。”

“是不是！”李小毛爽然若失地，“我就知道你不过说说而已。”

“什么？”小张顿时神色严重，倒像受了莫大冤屈似的，“你说这话就不够意思了。你当我说大话？你也要想想，人家虽然是破落户，到底上代做过大官，你没有看见他家的房子，什么‘双鹤斋’、‘晚晴轩’，完全花园的格局，你看中的那个，不管怎么样是小姐的身份，一不能拐骗、二不能恐吓，寻条路子踏进门都不大容易，别的还说啥？而况，我也不是说不想办法；不过难而已——”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李小毛见风使舵，一躬到地，“我错怪你了。”

“原是错怪了。”小张攒眉咂嘴，装模作样地苦思了一会说道：“路子倒想到一条，成不成功就不知道了。”

事有转机，李小毛又兴奋了。只为刚才一句话不小心，惹得小张大光其火，此时不敢怠慢；低声下气地表示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不论成与不成，对小张的这番情义，他总是感激的。然后才探问一声，是怎样的一条路子？

“那家人家姓赵，子孙很多，好坏不一；好的在外头做官，坏的在家里吃老米饭。”小张提到住双鹤斋的那个朋友：“我那个朋友叫赵正涛，他是四房里的，原来也是大少爷，坐吃山空，一份家当败得光光。为人除了吃喝嫖赌以外，‘文不能当誊录生，武不能当救火兵’，啥本事也没有；又吃不来苦，一件长衫也剥不下来，低三下四的事还不肯做，那就只好靠抽头聚赌过日子。这种行当找麻烦的人很多，所以他不能不戴我的牌头，买我的帐。我的路子就是这一条，问问他看，有没有什么脑筋好动？”

“一定有的，一定有的。凭你的面子，人家当然要巴结。”

“巴结是不错，不过人家到底只开赌场，不开‘台基’。这样，”小张想了一下说，“明天来不及，后天下午碰头听回音。”

回音有了，出乎意外，但合情理。

那绝色女子是赵正涛的堂房侄女，百劫余生，境况艰窘。如果李小毛愿意娶她，倒不妨谈谈。

“那好啊！”李小毛心想，自己大小也做了“官”；再能娶这样一房妻室，真正是祖上有德了，“怎么个谈法；要多少聘金？”

“慢来，慢来！”小张摇着手说，“你不要太高兴！你看中人家；人家看得中你，看不中你，还不晓得。你先不要看得太远，只往近处看。”

“怎么叫往近处看？”

“这你还不懂？”小张放低了声音说，“你无非想拿她弄上手；那倒有办法。我跟赵正涛约好，挑个他家没有场头的日子，我们到他那里去玩；他拿他侄女儿弄了来，让你们先见个面这是第一步。”

“第二步呢？”

“第二步就要看你了，一混熟了，就下手。闯出祸来有我。”

“闯祸？”李小毛惊愕地，似乎一时想不出是怎么样的一场祸。

“怎么不要闯祸？”小张答道，“告到当官是不敢的；只怕她一根绳子上吊了。”

提到上吊，李小毛想起石门的小师娘，不由得打了个寒噤。

“我的把握，第一，有道是‘家丑不可外扬’，这种人家最要面子，天大的亏也是哑巴亏——”小张故意停住，要看他是何态度。

“嗯，嗯。这话倒也是。不过，”李小毛是只求“成其好事”，不惜迁就的态度，“事情总要摆平了才好。”

“当然要摆平。那都由我来，大不了多花几两银子。其实，照我想根本也不会闯祸。”小张重重地在李小毛的背上拍了一下，做个鬼脸，“等一上了手，还不是服帖得一塌糊涂？”

就凭这一句话，李小毛便越想越兴奋；只嘻开嘴笑着。

“走、走！”小张鲁莽地拉着他，“寻个地方，好好谈这桩事。”

找一处地方是小张不大喜欢的所在，西湖边上带卖酒的茶座。他喜爱繁华，不耐领略情趣，只是为了要静悄悄说私话，所以挑选此处。李小毛自然信之不疑。

促膝低语，谈“下手”的途径，无非水浒上王婆所发明的“十分光”。这些话谈起来容易，就怕露马脚：一句话说得不切实际便知是外行吹牛，即令是真话也就不易为外人所信。小张是行家，自然丝丝入扣，娓娓动听：李小毛倾倒得相见恨晚。

“俗语说：‘千肯万肯，就怕嘴巴不紧。’这话你懂不懂？”

“怎么不懂？就怕男的瞎说。”

“对！”小张答道：“所以又有句俗语：‘偷荤的猫儿不叫。’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，做起来不容易，好多成双搭对的好事搞坏，就坏在这句话上。”

“这——”李小毛说：“我倒不大懂了。你说说看。”

“我一说你就懂。”小张很起劲地说，“你我都是在外头跑跑的；你倒想，搭着一个得意的，是不是唯恐人家不知道，到处要吹？”

想一想果然，的确有这种自炫之心，不能不佩服小张看得深、看得透。

等他深深点头，小张便知这一计施行得非常顺利，那就不如早了事，因而又摆出神秘郑重的神态：“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不但免祸，而且有福；不过，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句话。”

“你说，”李小毛答道：“你说啥就是啥。”

“只有一句话，这件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；四知以外，再就是赵正涛，也还只晓得一半。我告诉你，这种事闹出来，你不在乎，我不好做人；赵正涛更加不得了，说不定他们族里会‘开祠堂’，拿他赶出来，关系太重。我话先要说清楚：答应不答应在你，不过你答应我了，不能做半吊子。”

“你放心，小张！你这样子待我，我做半吊子还算是人？你如果不相信，我罚咒。”

“咒倒不必罚。我相信你。”小张说道：“现在我们这样子约定，那方面我去接头，一有消息，我马上通知你。到了那天。你要到那里，什么人也不必告诉，只换了便衣，到约定的地方来，我带你一淘去。”

他说一句，李小毛应一句。三天以后，李小毛得到消息；说已经安排妥当，约定黄昏见面，到赵家吃饭。

李小毛喜不可言，吃过午饭，躲在澡堂里，洗澡带剃头；然后早早回家，从里换到外，打扮一新，坐在堂屋里眼睁睁等太阳下山。

黄昏在约定的地方见了面，是一家李小毛所未去过的茶馆；遇到这种地方，他特别当心，深怕遇见帮里的人，所以只在对街遥望。看来去，不见小张的踪影，心里倒有些七上八下，定不下心。

冬日昼短，天很快地黑了下來，正当踌躇不定，不知道是等下去好，还是设法去找小张，或者径自闯到赵家的当儿，蓦地里发现小张的影子；这一喜非同小可，三脚两步迎了上去，埋怨着说：“你怎么到这时候才来？”

小张是有意如此，为了天色不明，就不容易让人发现他跟李小毛曾在一起，当然也料到他会这样问，早就想好了答语。

“我从赵家来。赵正涛说他那个侄女儿，有些不大愿意来的样子；我不放心，要等在那里看个究竟，所以晚了。”

这一说，李小毛的怨气全消，只有感激；“那末，”他问，“到底来了没有呢？”

“来了！我们快走。”

天色已晚，路不好走，李小毛买了一盏灯笼照着，一前一后，走到赵家，直到双鹤斋，灯火悄悄，不像个邀客人小酌的样子。

“小张大爷！”有个听差模样的中年汉子说：“我家少爷在后头，请两位里面坐。”

“喔，”小张问道：“人都来了？”

“来齐了。”

李小毛不明白究竟，心中生疑，便即问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

“约了打牌，没有你的分。”小张诡秘地笑道：“你另外有地方去。”

另外地方是哪里？李小毛想入非非，以为安引得有密室，今夜就可一亲香泽；顿觉神魂飘荡，路都有些走不稳了。

于是听差擎灯引路；这种灯名为“手照”，光焰不大，加以年深日久的房子，一片

黝黑，看上去阴森森地，令人害怕。但李小毛却不这么样想，只觉得神秘兴奋。

穿过一层院落，到了一处空旷的园子；三面极高的风火围墙；只有西北角孤零零的一座平房；灯火在纸窗中现出一片黄晕，却看不见人影，李小毛心里有点发毛了。

“怎么。在这里？”他说，“这么冷的天！”

这确是一个疑问。冬天自然宜在重帷深屋；如何在这一座孤单单不聚风的所在款客？小张知他心内已经起疑，但到了这里又何愁他会脱出手掌？所以从容答道：“里面暖和舒服得很，你一进去就知道了。”

这时前面引路的听差，让开一步；由小张带头，到了门口也不敲门，也不问话，一伸手就推开门跨了进去。李小毛接着跟进；脚刚踏进门槛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后面的门已经关上。

李小毛不免一惊；回头看了一下，那才真的受了惊吓，吓得魂不附体。

门背后有个人，是他的师父孙祥太。

“你来了！”孙祥太的声音比西北风还要冷。

“师父！”

李小毛才嗫嚅着喊得一声，便听孙祥太一声断喝：“哪个是你师父？欺师灭祖，狗彘不食的东西，你也有今天？”

说着便一掌劈到脸上。孙祥太练的是外家功夫，那一掌下来，李小毛满嘴喷血，半边脸立刻红肿。接着，里面又出来两个人；是李小毛的“同参”，当然也不会再念任何香火之情，绳捆索绑，将他缚得结结实实，嘴里又塞一个麻核桃；一脚将他踢翻在地。

“老弟台！”孙祥太向小张一躬到地，“你帮的这个忙，不光是帮我；是帮我们一帮。”

“好说，好说！”小张学他们帮里谦虚的口吻——帮中遇到盘问，回答正文之前，照例先加“好说”二字。

“老弟台，光棍做事不可害朋友。我想先请问，你把这个畜生骗来的时候，有没有落到人家眼里？”

“我想没有。”

“那就再好不过。”孙祥太说，“朋友不是交一天，过一天我再跟老弟台你细叙；此刻我先要把这个畜生弄走。”

“捆成这个样子，怎么样拿他弄走？你们路上要当心！”

“不要紧！早就预备好了。”

那座园子有道门，开出去就是一条河；“河埠头”上早就停着一只乌篷船，是专为了偷运李小毛用的。

要防备的就是出门上船这一段路，总共不过十来步的距离；纵令如此，也还是非常小心，找到一个大萝筐，将李小毛硬揞在里面，上面覆一块草席，两个人抬着，踏过跳板，进入船舱；揭开舱板，将李小毛隐藏在里面。

小张的大功告成了；不过他却有几句话要问：“老孙，你拿他弄到哪里？”

“先找个地方关起来。”孙祥太答道：“照家法处置。”

“是不是要开香堂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什么时候开？”

“还有些日子。”孙祥太解释原因：“像他这种情形，在我们帮里少有出现；我不仅要拿他的‘引见师’、‘传道师’邀请到场，还要请几位有名的‘前人’来公议。所以要些日子。”

“老孙，我为啥要问你这些话呢？因为我虽是空子，你们门槛里的规矩，我也懂得两三分；像他这样，不要说是你们帮里的家法，就是朝廷的王法也不容。不过，受了死罪，不能再受活罪；这件事我总算插脚在里头，他的日子短。我不必多说：既然日子还长，他吃苦头，我良心上过不去。”

孙祥太到底是江湖人物，过节上极其明白，听小张说到后来，连连点头，“老弟台，你该当有这番交代；我当然亦不敢不从命，你请放心好了。这段日子，我决不难为他，好酒好肉养他；他如果脑筋清楚，就会晓得，迟早逃不出家法；倒是幸亏遇到你，总算临死以前还有几天好日子过。”他又说，“凭你这番意思，照道理我现在就应该拿这个畜生的绳子解开。不过沿途还有几道关卡；就怕我们做光棍，他倒做了半吊子，惊官动府，牵出你老弟台来，教我们怎么交代？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小张放心了，拱拱手说：“你请吧！我上岸了。”

相送出舱，孙祥太亲自扶他过跳板，等踏上岸，他又拉住小张说道：“我一时还不走；住在拱宸桥，过几天我再来看你，老弟台，你还有啥吩咐？”

小张一愣，不知道他问这话是何用意；想一想才明白，是问小张索何报酬？

“没有别的；有件事不知道能说不不能说？”

“笑话！你尽管说。”

“你们帮里的各种规矩花样，好不好详详细细讲给我听听？”小张紧接着解释：

“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不过好奇。”

“这一层——”孙祥太沉吟着——小张装糊涂不作声；逼得他只能答允：“照规矩，这就算‘爬灰倒笼’，不过老弟台帮我们清理门户，情形不同。这样，过两三天，我来邀你吃杯酒细谈。”

小张所以对清帮的底细了解得如此之深，就是这个缘故。然而刘不才此时所感兴趣的，却还是李小毛。

“李小毛这件事，我还没有弄明白。”刘不才问道：“那个赵正涛是什么人？”

“是孙祥太的徒弟。”

“这就不对了！既然是李小毛的同门，没有不认识的道理；怎么会去上这样子一个大当？”

“这话问得有道理。不过其中有个说法。赵正涛是孙祥太新收的徒弟，头一天递‘小条子’；第二天就‘开小香堂’，说起来还是‘带毛僧’——”

“慢来，慢来！你讲的这些名堂，是啥意思？先说给我听听。”

递“小条子”是帮中的俗称，正式名称为“投小帖”，是清帮中从师的第一步；介绍人代投小帖，经本师同意，选定吉日“开小香堂”，录为“记名弟子”，叫做“带毛僧”，好比和尚尚未剃度，留着头发，称为头陀或行者，是一样的意思。

小张解释过后，接着又说：“照道理，这种情形在帮里是瞒不住人的；就因为李小毛勾搭师娘这种事，做得太绝，动了公愤，都不愿意理他。孙祥太已经通知各帮，有这样一个忤逆徒弟，已不算安清；所以也没有人肯违帮规，倒笼放水去告诉他。”

刘不才听他这段话，大有感慨，“这倒是恶人的一个榜样。凡事总要留几分余地，一走绝了，人人不理，等于睁眼瞎子。”他停了一下又问，“以后呢？拿李小毛怎么处置？”

“那倒不晓得。我跟孙祥太有十天没有碰头了，只晓得他还住在拱宸桥。你喜欢打听这件事等我明天问他。”

这一夜刘不才跟小张谈到天亮才睡；约好吃过午饭，专程去访孙祥太。

孙祥太的外表跟松江老大大不相同。松江老大短小精悍；孙祥太仪观甚伟，一张向红脸，白胡子，眉目口鼻似乎都是大一号的，腰板笔直，声音宏亮。手里捏一枝五尺长的镜铁旱烟袋；烟锅有一个银洋那么大——刘不才不由得想起了“儿女英雄传”上的邓九公。

小张确是很够面子。这从孙祥太对素昧平生的刘不才，特别恭敬这一点上，看得出来，“十八句”客套话说过，提到松江老大，孙祥太在尊敬之中又显得亲切了，“这是个好朋友。”他说，“刘三爷不是外人，我亦不妨说说：我们同辈，嘉白跟他们松江与武九帮，因为大家靠得近的缘故，感情更加不同。刘三爷既是松江老大的好朋友，以后还要多多亲近。”

刘不才看了小张一眼，开始道明来意，话由小张提个头，刘不才细说究竟。最后又由小张提出要求，请孙祥太无论如何要将朱大器全家送到上海。

孙祥太听完不响，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，只是抽烟眨眼，显然在作盘算。息了好一会，他向刘不才说：“刘三爷，我告个罪；我跟我这位张老弟台，有一番下情要诉。”

“好！”小张先站起身，“请过来！”

两个人在屋角窗下，促膝低语，孙祥太首先就表示，既是小张的委托，又有松江老大的关系，这件事他无论如何不能推诿；不但不推诿，而且非要办到不可。

“朱家大小，有个人伤了一根汗毛，就算我对不起你。”他说，“所以非要我亲自护送不可。不过，老弟台，你晓得的，我那件事还没有了结。”

“对了！”小张想起刘不才在打听这件事，便即问道：“还没有开过香堂？”

“还没有。只为那个富生的引见师到安徽去了，一定要等他赶到才能‘开香堂’，日子还不能预定，如果派一个‘小角色’去办，我实在不能放心。”孙祥太说，“现在

不比从前了！”

这自然是实话，小张不能强人所难；只有这样问他：“虽说不能预定，大致总有个日子吧？”

“当然。我想有十天工夫，一定可以料理清楚了。”

“那就只好等。”

“真是对不起！”孙祥太歉意溢于言表，“老弟台第一次交下来的事情，我就没法子说做就做，心里很难过。”

“老大哥，老大哥！”小张赶紧拱拱手，“你这样子说法，变成我心里要难过了。”

于是重新回到原处。当着孙祥太，小张不便细说究竟；只简简单单告诉刘不才，十天以后，孙祥太亲自护送朱大器全家到上海。

一桩大事，居然顺顺利利地有了结果，刘不才喜不可言；连连称谢，满意而归。

到了城里，小张才说明孙祥太所以要十天以后才能分身的缘故。刘不才又起了好奇心，向小张问起，孙祥太开香堂，用家法处治恶徒，能不能想办法让他开一开眼界？

“这——”小张大摇其头，“恐怕不成功。”

“你倒探探口气看。”

小张倒真够朋友。为此第二天又去了一趟拱宸桥，但是见到了孙祥太却几次三番开不得口；这种出乎情理、触犯忌讳的要求，确是难以启齿。

孙祥太是“光棍眼、赛夹剪”，岂有看不出来的道理？“老弟台，”他说，“自己弟兄，你有啥话不好意思说？是不是输得多了？三五两银子，我是随时都有的。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！我要钱用会跟你要；这件事倒真是不好意思说。‘开口洋盘闭口相’，我要开出口来，你心里一定会笑我洋盘。”

“没有这话，你尽管说。”

“你们开香堂外人可以不可以在场？”

这像是明知故问，其实是一种试探。孙祥太心里明白，小张着实不是洋盘，难开口的话，说来极有分寸；自己只要答一句“照规矩决不可以”，他就不会再说下去了。

然而交情到底不同，这话他不肯说，只是沉吟着。

小张料知他拒受两难。交朋友何苦老叫人“穿小鞋”，所以摇着手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！我那个朋友样样落槛，就这桩事情太没有道理。不理他了！”

“你不要慌，等我来动个脑筋。”孙祥太说，“帮里的规矩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；有的帮规不可犯，‘有的可以通融。像开香堂不准外人参与，原是防着有奸细来窃盗帮里秘密，或者引进些公门差役，惹出麻烦；再不然空子不懂，到处去瞎说，也不大妥当。像你老弟台跟你那位令友，都是落门落槛的人，看看开香堂也不要紧。何况这次开香堂你也是有关系的人；别人真要问到，我自会有话说。至于你那位令友是啥人，我已经猜到，不过我要装糊涂；我不问，你也不必告诉我。”

“好！”小张笑道：“‘光棍好做，过门难逃’，你的不问，我的不说，也就是一个过门。不过，我那个朋友怎么进去呢？”

“这要弄个障眼法。”孙祥太说：“清理‘准允不准赖’，你那个朋友不会冒充槛里的人来‘赶香堂’？”

小张恍然大悟，知道这是孙祥太的默许。到了开香那天，孙祥太既是“主香”，香堂执事自然都听他的；他也一定会暗中关照，只要刘不才冒充得像，不露马脚，就决不会有人来查问。

“多谢你指点！”小张笑嘻嘻地说道：“我就等你的信了。”

“好的。不过有几句话，我先要关照。第一，行家请的香堂跟‘孝祖’的香堂是一样的，都是‘大香堂’；这次的香堂，我预备在半夜里开。一出通知，你要早点来，等在那里。”

“我晓得。”

“第二，香堂的规矩。我跟你谈过，你恐怕记不全了？”

“大致还记得。”

“这错不得一点。不然会拆穿西洋镜，我对同道，不好交代。等我再跟你说一遍。”

于是孙祥太一一细讲，小张紧记在心；回去转告了刘不才，他怕记不住，都用笔写了下来。

到第七天上，通知来了，”这天晚上子正二刻开香。孙祥太告诉小张，带着他的“朋友”，在拱宸桥利源客栈休息，到时候他会派人来引领到堂。

刘不才大为兴奋。但是“香堂规范”第一讲究的就是神态静穆，切忌飞扬浮躁，因而不得不静下心来；早早吃了晚饭，上床先睡一觉，自然没有睡着，只不过闭目养神。到了自鸣钟刚打十下，孙祥太派来引领的人到了。

子正二刻是十二点半；十点钟就来迎接，似乎太早了些。问起来才知道香堂在深山之中，要走一个多钟头才能到。

“怎么样？”小张问道：“我看免了吧？”

“没有这个道理。”刘不才说，“天上下小刀子都要去。”

于是刘不才首先检点衣饰，不能穿马褂，也不能戴帽。最要紧的是，将那张自己笔录下来的“香堂规范”带在身上，必要时，可以悄悄“对证古本”，免得错了规矩。

那天雨雪载途，又湿又冷，半夜里提一盏灯笼走泥泞坎坷的长路，实在是一件绝大苦事；同时还要为小张陪着受苦而增加一份浓重的歉仄之意，更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。

越走越荒凉，也越走越吃力，一脚下去，烂泥没到靴帮子上，拔出脚来，十分费劲，因而走得很慢，这样一步捱一步，好不容易发见远处有隐隐的光亮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快到了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带路的人说，“前面就是。”

这句话就如仙丹，刘不才顿觉精神大振；余下的这段路，走起来就轻松了。

-----

到得门前一看，是一所荒废的大宅。门口站着两个人，只问一声：“来了？”

“来了！”引路的人答应着，径自将他们领了进去。

这所大宅的房屋甚多，但十分破败，有几处地方点着一盏油灯；有些人坐着在喝茶，却都是静悄悄，而且衣冠相当整齐。

刘不才看看身上，低声向小张说道：“这样子狼狈，不便上香堂参祖吧？”

小张拉了他一把，示意他禁声。刘不才想到“开口洋盘闭口相”这句话，不便再问；不过引路的人却接口回答：“不要紧。备得有几身干净衣服，等下见了‘知客师’再说吧！”

刘不才记起来了。香堂职事，一共十二位，第一是“当家师”；“知客师”排到第十一位。十二师以外，另有“主香”一位，有时候由当家师自己兼任；但如当家师有前辈在，则由前辈主香。看这天香堂的规模不小，定有比孙祥太辈分还长的人来，倒要看看是哪些年高德劭的人物？

正这样想着，引路的人，已经站住脚；走出来很体面的一个人，大概就是知客师了。

“老大！”那人问刘不才：“贵帮头？”

这就到了准充不准赖的时候，刘不才有些心慌；但必须沉着，“与武六。”他说；这是松江的帮派。

“贵字派？”

“理字。”

“贵前人尊姓，上下？”

“家师姓吴，上行下恭。”

这句话马脚大露。刘不才是充冒松江老大的同参弟兄；吴行恭是“老太爷”的名字，早已故世；帮中称为“过方”，按理要说“先师”如今回答“家师”，岂不令人大惑不解？因而那知客师也愣住了。

刘不才自己也发觉错了；不过他究竟机警，立即又说：“先师过方两年了。”

这算是掩饰了过去，知客师便又问：“请问老大贵姓？”

“好说！”刘不才垂手答道：“敝姓刘。”

“老大在帮？”

这句话又让刘不才困惑了，已经问过字派，当然知道在帮，何以明知故问？转念想到，这或许是有意反复盘问；不管他，且照规矩回答：“沾祖师爷的灵光。”

“老大身背几炉香？”

这句问话，刘不才懂，是问二十四个字派中，他排到第几个字？可是初次回答却不容易，因为原是冒充，没有排过，只能在心里先默念一遍“清净道德，六成佛法、能仁

智慧、本来自性、圆明行理”，默念到“理”字，才算排清楚，是第二十个字。

“身背二十炉。”

“头顶几炉？”这是问他“前人”的字派，自然是：“头顶十九炉。”

“请问老大，贵帮头什么旗号？吃什么水、烧什么柴？什么所名？装的何人粮、粮有多少石、什么地方卸粮？有什么记号？几只太平、几只停修？”

这真叫“若要盘驳，性命交脱”！刘不才知道自己冒充得不好，知客师起了疑心。这也怪不得他，像这样的香堂，不比收徒弟是桩喜事；动到家法，而且李小毛难逃活命，说不定有他的“死党”混进来搅香客，掀起极大的波澜。职司接待宾客的执事，自然不能不谨慎。

但谅解归谅解，关口还是要过；幸好预先想到，有一套话可以救急。说到这套话，就等于生了嫌隙，实在不宜出口；但舍此以外，当场就要难看，只好不顾一切了。

打定主意，将心一横，他面无表情地答道：“老大你听清，在外三分安清，七分交情。你老大要提起自己人，只有出五服的本家，没有出五服的安清。叫做多一位前人多一条路；多个兄弟多条臂膀。一师皆师、一徒皆徒。安清有三准三不准；准充不准赖；准打不准骂；准借不准偷。如果提起‘道情’，兄弟欠学。叫做‘叙不完的安清，讲不完的道情’。如今金斗不在家，雀杆不点头，粮船不行运；兄弟是‘旱码头孝祖’，投师的时候来得慌，去得忙，香炉未冷，烛台未干，敝家师少慈悲，传道师少教诲；帮中之事，兄弟一概不知。望你老大要恕过我兄弟。你老大是‘老帮四卫’，帮中规矩尽知，要请多多慈悲。”这一套话，软中带硬，似嘲若讽，是经过不知多少年，逐渐形成的范式。共分三层意思，第一段是指责对方不念自己人，有意刁难，破坏团结。第二段的着眼在“准充不准赖”；意思是就算冒充，亦不为罪过，何必盘问得太顶真？第三段是解释为何“提起道情，兄弟欠学”；帮中的历史叫做“道情”，因为“欠学”，所以“一概不知”。然则又何以“欠学”？这就因为是“旱码头孝祖”的缘故。

“旱码头孝祖”是帮中很有名的一个典故，亦是开法领众的一种特例。所谓“旱码头”，最初是指山东台儿庄；运河在山东境内，本无南北之分，直到咸丰五年，黄河在铜瓦厢决口，神龙掉尾般，由南往北，在东阿、寿张之间，横穿运河，由大清河故道入海，这才将山东的运河，断成两截，黄河以北的称为“北运”；黄河以南就是“南运”。

在咸丰五年以前，山东临清以南的运河，大都以汶水为源；其中台儿庄到韩庄这一段，河阔水浅，上行的船，满装漕粮，又是重载，吃水更深。这段水路一共八十三里，却置有八座水闸，但不管怎么样盈虚调剂，总归走不快，必得借重拉纤。

船上原有纤夫，只是其他地方可以应付，到这段路上就不够了，需要临时雇工。漕船上的入息厚，出手大方，只求不误限期，多花几文不在乎；因而为漕船背纤，是桩好生意。久而成例，一到漕船进山东境界，附近几州县的乡下人，都赶到台儿庄来做纤工。但是，漕船上所要的人，究竟有限，为了争生意，打得头破血流是常事。

这样常闹纠纷，漕船上亦很头痛；同时彼此争夺，用这个得罪那个，用那个得罪这个，取舍之间，亦很为难。于是帮中订定办法，准许这班人投师入帮，这一来，一方面用纤工自己人优先，取舍不致漫无标准；另一方面可以用帮规约束，不准滋事。这就是“旱码头孝祖”的由来。

但是，在那些纤工，投师人帮，原是为了生意；在漕船，开法领众，无非权宜之计。因而“旱码头孝祖”，一切因陋就简，既没有开大香堂那些隆重的仪式，自然谈不到传啥“三帮九代”。所谓“投师的时候来得慌，去得忙”，无非为了生意投师；投完师赶紧要去上生意，“香炉未冷，烛台未干，家师少慈悲，传道师少教诲，帮中之事一概不知”，确是实情。

不过，盘问时这样说法，无非作个不愿回答的托词，语似谦卑，实有厌恶渺视之意。因此，非到万不得已，不肯出口；而盘问的人，听到这话，不管如何不满，亦应适可而止。不然就要破脸了。

当时那知客师倒又愣住了，看刘不才的态度言语，真所谓“洋不洋、相不相”，看不透是啥路道？遇到这样的情形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去请教主香。

孙祥太得知其事，如俗语所说，好比吃了萤火虫，“肚子里雪亮”；必是刘不才冒充不过去了，硬作挺撞。当时倒对那知客师好生歉然，打个招呼：“都看我面上，不必计较”。然后亲自出来应付这位“赶香堂”的“怪客”。

孙祥太的处境甚难，照规矩说，像刘不才这种情形，就是来路不明，应该摒拒不纳；否则就得遮人耳目，再作一番盘问，却又怕刘不才应对乖谬，变成“越描越黑”。想来

想去，只有先马虎了事，宁愿事后受人责备，亦比此刻搞得破绽百出，进退两难为妙。

好在他是主香的身份，在香堂中原可便宜行事，当时只打个照面，使个眼色，将小张和刘不才引人右面厢房，悄悄说一句：“请坐！”

小张知道这是“挟带私货”的手法。此时无须寒暄客套，只点点头表示一切心照，自会谨慎小心；然后低声答应：“你请便。”

“你们坐一会。我找个人来陪你们。”

等孙样太一走，小张拉拉刘不才的衣服，并排坐了下来；心中都有些七上八下，因为厢房中的人甚多。如果有人上来攀谈，又会露马脚。幸好，很快地来了个熟人；就是孙祥太特意找来陪客的赵正涛。

“你今天也来了？”

小张这句话就说得不合适，倒像他不该来似的。赵正涛只得含含糊糊应一声，招招手说：“请到里面坐。”

一出厢房，引入别院；空宕宕一间破败的屋子，里面有一张方桌，四条长凳，桌上倒有茶和点心。等赵正涛站住脚，小张四面看清，别无外人，才替刘不才引见。

“自己人不好瞎说。我们两个本来是不该到这里来的；只为我这位刘三哥要来开开眼界。一切不懂，请多多包涵。”

“师父跟我说过了。委屈两位，只为那面人多，叙起‘道情’来，两位要受窘；所以让我在这里相陪。”赵正涛又说；“我是‘带毛僧’，还没有进香堂参祖的资格；别的规矩，也还不熟，不敢乱走一步。请两位包涵。”

这话就是暗示，客人最好不要提什么要求害他为难。但如坐在这里喝茶吃点心，岂不是白来一趟？刘不才心里有些着急，便向小张抛了个眼色。

就是没有表示，小张也会动问：“我这位刘三哥，特意要来看香堂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赵正涛抢着答应：“开香堂还早。师父关照过，到时候会来通知，总归让两位看得到就是。不过，要委屈两位。”

“不要紧，你说。”

“只能在外面看看。”

“这我们晓得。”小张答道：“连你都不能进香堂；我们两个更不用谈了。”

“能体谅我，再好都没有。”赵正涛很欣慰地；接着为客人斟茶，同时又说：“师父昨天还在说，这趟多亏得小张叔帮忙——”

“慢来，慢来！老赵，”小张诧异，“你怎么矮了一辈？”

“你是我师父的好朋友，自然比我长一辈。以前身份没有揭穿，我不便改口，今天当然不同了。”

“那不好！我又不在帮里，各叙各的。”

“那怎么可以？今天在香堂里，我如果不尊敬师父的朋友，岂不是欺师灭祖？”

“好，好，随你！”小张问道，“李小毛这几天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就在这里。”赵正涛往后面指一指。

“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本来也是人家的庄子，主人家败落了。管庄子的也在帮，所以借他的地方一用。李小毛从城里出来，一直住在这里，人倒养胖了。”

“养胖了？”

“一顿十个山东馒头，一大盘红烧肉，一大碗鲫鱼汤；吃了困，困了吃，怎么不要养胖？”

“你师父倒言而有信！”小张深感安慰，也深为倾倒，“你们帮里说话算话，值价！”

“这一定的。不要说有你关照，就是你不关照，也不会太为难他；犯法自有家法处治，不作与私刑拷打的。”

“照你们的家法，他总归今夜要见阎王了。”小张问道，“真的捆在铁锚上烧杀？”

“那是在船上的话。现在当然要变通办理。”

“怎么样变通法？”

“那就不晓得了。要看‘三老四少’公议。不过

“怎么样？”看他欲言又止，小张自然关心，“莫非没有死罪？”

“也不知道怎么样，”赵正涛放低了声音，“晓得的，说他死有余辜；不晓得的，认为执法要公平，说人家犯家法，要有证据。”

“怎么没有证据？当初去捉奸不是有人证？”

“人家不是这样说。‘人嘴两层皮，翻来覆去都是你’，如果要帮李小毛，自然也有话说，‘捉奸捉双，捉贼捉赃’，朝廷的王法都是这样子处断，帮里的家法，难道比王法还要厉害？”

“这也是一个说法。”刘不才问道：“如果真有人这样说，莫非李小毛就可以活命了？”

“那也要看大家公断。不过，听说李小毛的引见师护短，一定会有话说。”赵正涛微现忧色，“他的这位引见师，在我们帮里很吃得开，说不定站在他一起的人会很多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莫非真的黑白颠倒，是非不明？”刘不才义形于色地，“照这样子，还谈啥清理门户，整肃帮规？”

“我想不至于到这地步。”赵正涛说，“现在先要看李小毛自己。如果他够种，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一口承认，那就没话说了。”

“你说他会不会一口承认？”小张问说——他心里相当矛盾；自己也弄不清，是不是希望李小毛能逃出一条命来？

因为诱捕李小毛一事，当初受人重托，一方面感于交情，一方面也有得意逞能之心，所以全力以赴，得心应手。等到李小毛落入圈套，虽有一番话交代孙祥太，但是活罪好免，死罪难逃，究竟一条性命送在自己手里，不想起便罢，想起来不免问心有愧。前几天眼不见为净，那份不安的感觉，排遣还比较容易；此刻香堂摆了出来，又是这样子诡秘郑重的架势，怵目惊心，不由得就想到冤冤相报这句话，自己都搞不清自己做这件事，到底错了没有？

想是这样想，却不能形诸颜色，不然就成了半吊子。因此赵正涛和刘不才也就猜不到他的心思，管自己在谈话；一个是空子，一个是带毛僧，帮里的事无可谈也不便谈，谈的是彼此相熟的朋友。

两个人都是赌客，彼此相熟的朋友自然也是好此道的，因而又谈到赌经。这一下，小张也起劲了；但是谈到赌经，他实在只有静听的分儿。就是赵正涛也须向刘不才领教；然而有一样却是刘不才所不懂的：赌假赌。

话是小张提起来，“老刘，”他问，“常在老赵那里赌的，有个驼背；我看他的手风特别，常常大进大出，脱了底又翻起来，翻起来再沉下去，不过弄到头来，总是他赢的时候多。这种人是啥路道？”

是在赵正涛那里的赌客，刘不才不便说什么；摇摇头答道：“赌得长了，你什么样的人都遇得见。”

“在这里真正都是自己人了。”赵正涛说，“小张叔，我跟你说老实话、那是个‘郎中’。”

“郎中？”小张俯着身子，直凑到他眼前问。

“你不要气急！小张叔，他也看看人头的；要下手先要打我的招呼，当然不敢在你头上动脑筋。”

“老刘，”小张便问，“你遇见过郎中没有？”

“不敢说。有时候看样子可疑；不过，书房赌都是有来历的，未见得会是郎中。”

“不对，不对！刘三叔，”赵正涛大摇其头，“衣冠中人，也有郎中。而且越是那种郎中越难防备。为啥道理呢？因为他们不轻易出手，而且先要下本钱；等到有大场面出手的时候，哪怕赶尽杀绝，总是做得干净利落。还有最要紧的一点是，从不用‘媒子’，更没有同党，跟独脚强盗一样，最狠不过。”

“听你说得神乎其神，我倒不大相信。”小张问道，“有大场面，他也要混得进去才有用啊？”

“怎么混不进去。凭县大老爷的身份，还混不进去？”

“县大老爷？”小张嗤之以鼻，“县大老爷做郎中？”

“不错，是捐班。”

“原来捐班！”

“虽说捐班，署理过缺，也坐过堂，打过人屁股。”

“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。”小张这时候就显得年轻而未经世故了；话说得太自信：

“杀了我的头，我也不相信。”

赵正涛作个苦笑：“小张叔，你要这样说，就是这样说好了。”

刘不才正听得有劲，而且也不愿小张跟赵正涛言语失和，因而劝解，不过也作了持

平之论。

“小张，满饭好吃，满话难说。你何妨先听听老赵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果说得不对，你再驳他也可以。何必此刻就拿人家的嘴封住？”

小张也会意了，从善如流，首先致歉，“对不起，老赵！”他笑笑说，“你当然不会说瞎话，我们听听县大老爷怎么做了郎中。”

经他们一搭一档，自我转圆，赵正涛做“小辈”的人，而且奉命陪客，脸上当然不会再有悻悻之色。随即讲了县官做郎中的故事。

“这位县大老爷姓的姓很僻，姓池塘的池，也不知他是真姓，还是假姓？反正池大老爷，官场中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，因为池大老爷有几样长处。”

“池大老爷”的长处，第一是仪表出众；第二是服饰漂亮；第三是语言便捷；第四是态度谦和；第五最难，热心而慷慨，出手十分大方。因此头一天到省——浙江省城“禀到”，在接官厅上就结交了好多朋友。

从第二天开始，池大老爷就请客；请的不是阔客，而是跟他一样身份的候补州县——这个班子如果到省来禀到，当然是希望能补实缺；换句话说，都是下了做官的本钱，要将本求利，与有些不由正途做官发了财，为生下地的儿子捐个七品官儿，或者做生意发达，捐个州县官，本人得到很多便利，父母可以讨个浩封的情形，大本相同。凡是希望补缺的州县官，所谓“听鼓辕门”，经常连巡抚、藩司、果司这“三大宪”都见不到；衙参站班，但望青睞一顾，能派个什么差使就已心满意足。无奈粥少僧多，得意的少，失意的多；那份失意的窘境，不堪言状，真有叫自己的儿子当“跟班”来维持官派的笑话。所以听说池大老爷首先就请同寅，不但为了吃一顿“油大”；光是那份受宠若惊之感，就令人感激涕零了。

这一顿客，当然请得皆大欢喜。酒醉饭饱，池大老爷推牌九，注码大小不拘。博到终局。庆家一个人输；下家几乎个个赢，但是赢得都不多，少则一两银子，多则五两而已。

讲到这里，刘不才失声插口：“这就不容易了。此人是好手！”

“好手”是指赌场上的好手，而在官场上，似乎更是好手，光是那一顿客，就请得口碑载道，没有一个人不说“池大老爷”好。

过了几天，又请一班客；是请比他身份高的知府、道员，当然也是候补官儿。此中却顿有几个阔客；饭罢余兴，又推牌九，细心体察，哪个爱赌；哪个赌得爽气？哪个殷实，哪个是空心大老倌？

一夜下来，池大老爷对这些赌客已了如指掌；也看中了一个户头。

这个“户头”是候补道，山东人，姓孙；孙家门第鼎盛，出过状元，也出过宰相，但“官声”都不怎么好，而且居乡为富不仁。这个孙道台的叔父，曾经因为不肯捐饷办团练，为朝中当政的王爷所痛恨，至今不甚得意；只有的是钱，居家纳福，倒也逍遥。孙道台受了叔父之教，刻薄吝啬，在浙江的官场中人缘不好，只跟一个同乡常有往来，池大老爷就从他的同乡身上下手。

讲到这里，小张插嘴问道：“为啥不直接从孙道台身上下手？”

“自然有个缘故。”赵正涛答道，“孙道台外号叫做‘象牙洋肥皂’。看是好看，你想摆布它却不容易，随便你怎么搓来搓去，无损他分毫。拿赌来说，他喜欢看，就是不大肯下注；有人赢了，居然还伸出手要分红。你想想这种人。”

“既是这种人，池大老爷何必枉费心机？”

“也不能说枉费心机——”

赵正涛谈孙道台的那个同乡，姓刘，是候补知府，为人很豪爽，也喜欢赌。池大老爷便刻意结交，一混熟了，常常到他家去赌钱；十次有八次遇见孙道台，可是决不邀他，因为孙道台的疑心病重，哪个邀他入局，他总以为人家在打他的主意。

这样赌了有两个月，池大老爷如果做庄，几乎必输；但是他的下风赌得极好，两下可以扯个直。因此，凡是常跟他一起赌的人，总推他做在，不希望他赌下风。

到了第三个月上头，孙道台到底手痒了，出手下注，打五两银子；他的手气旺，打到哪里，赢到哪里，但赢得不多，不过一二百两银子，因为他不敢打“夹注”。

“真正‘象牙洋肥皂’！”小张笑道，“这样‘养’着，要养到哪一天？”

“养了一个月。”赵正涛说，“养得孙道台一天不见那个池大老爷，一天就睡不着觉，实在是每天不赢几两银子回去就睡不着觉。池大老爷看看时候已到，决定、‘开刀’了。”

开刀的办法，说起来很容易，本来是孙道台打到哪里，赢到哪里；现在反其道而行之，他打到哪里吃到哪里。好好的活门，只要他一下注，一定“活抽”；只等他一歇手，马上倒又“活”了。将个孙道台气得怨声不绝。

其实也不过输了百把两银子，只是一次不赢，实在气人；孙道台想起有个重本博小利的法子，虽然笨一点，却是十拿九稳。于是照计而施，先打五两银子。

这一注下去，自是“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”；孙道台接着便加倍，打十两——这个法子很笨，而且需要大本钱，但通常总是有效的，一个输了打两个；两个输了打四个；四个输了打八个，一倍一倍加上去，只要在家配一记，就会赢钱，然后从头再来过，长线放远鹞，记记不落空，自然积少成多；孙道台打的就是这个主意。

谁知这个主意打在池大老爷头上，错到极点；真正成了自投罗网，一连输了四注，而且输得气人；在家别十，他也别十；他也拿地罡，在家就会翻天罡，气得他脸色都变了。

这牌显著有点怪，旁家都住了手看热闹；刘知府看出蹊跷，劝孙道台歇手，他不肯。劝他换一门打，他更不肯；因为“坚持到底”是这种赌法的诀窍，一换门可能前功尽弃——赌场里尽有气人的事，打了半天输，一不打了，死门马上就开，所以很有人相信赌场里有“鬼”。

孙道台怕“闹鬼”，不肯换门打。打到第八注已经输了一千两百多银子，身上带的钱光了，要跟刘知府借。三百、五百主人家还拿得出来，但对孙道台来说，并不管用；第八注已经六百四十两，第九注就得一千两盯八；倘或再输，又加一倍。这样下去，倾家荡产也快得很。

刘知府没有那么多银子，就有也不肯借，“老孙，俗语说的，‘宁可与爷争，不可与牌争’。”他很恳切地劝道：“一千多两银子，你也输得起；跟牌闷气就没意思了。”

“不赢一把，这口气咽不下去；我真的不相信，莫非牌上真的有鬼？”

“这倒说不定。”池大老爷神态自若地答了一句，理理银票，似乎想结束了。

越是这样，孙道台越气也越急，“老兄，”他掀着在家的手说，“这时候钱庄已经关门了，要现款，要票子，都得明天再说。你相信不相信我？”

“岂有不信之理？不过总也要有个限度；我输，只输五两银子，你老大哥沉下去可不得了。”

这两句话，听来是好意，其实是激将。孙道台来了“大爷脾气”，摇摇头说：“没有什么不得了！三五万银子我还输得起。”

“闹大了，闹大了！”刘知府在一旁接口；同时大为摇头。

庄家不作声；在他的立场，也实在不便表示态度，就这样僵持之中，孙道台叫取笔砚来，写了张“凭条即付银一千二百八十两”的字条，画了花押，作为赌注。

池大老爷将骰子掷了出去；当然这一注又是照吃不误。

庄家手气硬到这个样子，满座相顾失色，而孙道台一则输得上火；再则大话已说了出去，不便就此收场，三则到底两千多两银子，善财难舍，因而狠一狠心，又是夹注。

“结果怎么样？”小张忙不迭插嘴问道：“又是照吃？”

赵正涛不即回答，反问一句：“你们看呢？”

“再吃就太明显了。”刘不才说，除非他从此不预备再出手。”

赵正涛点点头：“到底刘三叔精明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小牌九硬碰硬，不吃即赔。难道那位池大老爷‘强盗发善心’了？”

“是不是‘强盗发善心’，要过后方知；反正这把牌翻出来，震动全场，庄家拿的地对，而孙道台拿了一副天对；翻本出赢钱，不过只赢了五两银子。”

“唉！”小张替池大老爷可惜，‘三年冷斋饭，一顿腊八粥’，真正是一番心血，付之奔流。”

“不见得！”刘不才说，“总还有别的花样。”

“对！还有别的花样——”

当时池大老爷叹口气，；说是“天压地，这个庄不能再推”了；要请孙道台推庄。

孙道台从来没有做过庄，但这时候却一诺无辞，因为胆子赌得发了；同时翻回赌本

就像平空捡了几千银子似的，心想趁手气好可以大大赢它一场，就算失利，只当刚才已经输掉，也就无所谓了。

赌钱赢了跟输了的想法，大不相同；而只要作到最坏的打算，心里亦不会难过，赌兴自然勃发。于是孙道台揸袖攘臂坐了下来，推的也是小牌九。

池大老爷坐在下门，老不出手；孙道台倒也是个旺庄，不过下家的注码不大，所以只赢了几百两银子。

到赔过一个统庄，池大老爷开始出手，下门押一千，翻出牌来赢了；他毫不考虑地连本带利，仍旧都押下门。

孙道台不免气馁。他一共只有两千多银票，配过一千；再要输给池大老爷就不够配了。

拿此作为理由，倒也振振有词；只是池大老爷答得漂亮：“不过不要紧；明天补给我，再说，到底谁赢也还不知道。”

这话不错！孙道台胆气一壮，骰子掷出去是“五在首”；池大老爷抢着拿了最后的一副牌，往桌上一翻，是副天九。

这一下，孙道台拿牌的手都有些发抖。果不其然，只得五点；输光不算，还欠下五百两银子。刘知府苦苦相劝，孙道台算是歇了手。

“这钱赢得很漂亮。”刘不才问道：“其中自然有毛病；倒要听听，是怎么样的毛病？”

“我就不懂。”小张另有疑问：“到手的钱又输了出去；万一孙道台乖觉，不推庄了呢？”

“这里有好几层道理，我来说一说；老赵，你看对不对？”

刘不才为小张讲解其中的道理。第一，池大老爷要赢孙道台的钱，机会多得很；但如孙道台手紧，就无计可施，所以第一要着是将他的手面扯大来。其次，池大老爷那样连赢七八记，打得孙道台无还手之力，看来太假，旁人亦难信服；同时害刘知府做主人的，不好交代。所以那样“放一马”，是极高明的手法。

至于说怕孙道台乖觉，当时不肯推庄，也不要紧；往后日子多的是，反正孙道台已经赌开头了，以后不怕没有交手的机会。而且照当时的情形来说，孙道台也一定会推庄；赌钱就赌的一股兴，意气正豪之时，要压也压不下去的。

这番理由，说得头头是道；小张不能不同意。不过他又有疑问，做庄在牌上可以动手脚，赌下风又何以看得那么准，一打一个着？

“还是有手脚的，不过手法高明，旁人的眼睛是没有他的手快而已。”赵正涛说道：“那副牌是‘对筋’。早就看熟了的；骰子上一粒是‘替子’，一粒是‘节筒’——”

“慢来，慢来！”小张问道：“你说的什么？”

“这是切口，真骰子叫‘替子’；假骰子叫‘节筒’，这粒节筒是灌铅的，不管滚几滚，只出两点，是池大老爷有意掉包弄进去的。”

“慢点！慢点！算算看。”刘不才扳着手指，略略算了一下，“这一来只出六个点；从三到八？”

由于“节筒”固定是二，所以“替子”是么，便是三点；是六便是八点。本来两粒骰子从两个么的二，到两个六的十二，共出十一个点子；如今只出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共计六个点子了。

“不错。”赵正涛说：“池大老爷赌下风，真正是‘冷、准、狠’，冷就是等；等看准了这条牌九，由小而大，或者由大而小，方始下手。由小而大打上门；由大而小打下门——”

“唷！厉害。”刘不才失声说道：“骰子下家赢五把，庄家只赢一把。”

赵正涛深深点头，报以欣赏的一瞥；但小张却还不懂，因而需烦赵正涛更作解释。

“譬如说，一条牌九、一点、二点、三点、四点顺序排了下来，这时候庄家除非掷一个‘六’，上门拿一点，天门两点，下门三点，庄家拿四点统吃。除此以外，因为上门拿牌在庄家之后，所以一定是后来居上，庄家拿一，上家就是二；庄家拿二，上家就是三。反过来看，下门拿牌在庄家之前，由大而小则点子永远是下门管住在家，除非‘独大拎进’，譬如点子顺序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庄家只有掷‘五在首’，拿第一副四点才能赢下门，其余不管掷啥，都要配下门。这就是刘三叔所说的五把对一把的道理。”

小张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奥妙，“不过，”他问，“万一庄家手气旺偏偏‘独大拎进’，还不是白费心计？说起来也不是十分的把握。”

“是十分的把握。万一五把骰子都赢不过他一把骰子；池大老爷还有五只手指，可以掉包换牌，不过自己下手抢在头里去拿牌，总不比那样子的赢法，来得漂亮。”

“真不得了！”小张赞叹着问道，“池大老爷的秘密，你又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“我也是听人说的。据说是池大老爷的一个跟班泄了他东家的底。不过，池大老爷早就洗手了。”

“对了！刚才不说他抓过印把子吗？那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就是从孙道台这场赌上来的。那时的藩台是个旗下大少爷，骠劲十足；偏偏孙道台自以为家世好，本人也是三品道员，不大买他的帐。这位藩台听说孙道台在赌上栽了这么大一个跟斗，心里痛快，就对池大老爷另眼相看了；当然不会疑心他是郎中，只知道他赌得精。”

为此，特地约见池大老爷；谈得亦颇为投机，想要委他一个差使，苦于不得其便。这样过了一个月，有个小县的县官，由于京中大老一封很恳切的“八行书”，藩司不能不“调剂”他一个好缺。浙江的县缺，以平湖第一，嘉善其次，号为“金平湖、银嘉善”；这两县的来头都极硬，动他不得。只有绍兴府的山阴县是藩司同旗的总角之交，不妨暂且委屈他，“挂牌”对调。

对调要办交代。向例凭首县首监交核算；所以“首县十字令”的第四句，叫做“能识古董”，因为常有前任亏空公款，无法交代，只好拿古董字画抵给后任，估价就凭他一句话，非识货不可——其时的首县卧病在床，不能应差，藩司就派一两个候补知县，分别监交核算。

派到山阴县的就是池大老爷。因为藩司的关系，很帮前任的忙，得以顺利移交；到省以后，自然要告诉藩司，亦很见他的情。哪知后任福薄，接印不到十天，得了绞肠痧，一命呜呼。藩司自然不便让他的总角之交回任，索性就派池大老爷署理，平地一声雷，得这么一个好缺，羡煞了多少候补官儿。

这就是郎中当县官的故事。小张听得津津有味，不免好奇。“郎中做县官，坐在大堂上像不像？”

“怎么不像？池大老爷的官声还好得很呢！到任没有几天，问一件案子就大出风头。”

这件案子起于一枚银圆，一碗汤圆。有个乡下人嫁女儿，进城备办喜事用品，经过一家点心店，想吃汤圆，吃完才发觉，没有制钱，只有银子；“我有事进城，身上只有银子，没有铜钱，你记一记帐，我等下来还。”

老板不肯。乡下人倒也爽气，拿一块银圆押在那里，回头取赎。哪知事华再来，点心店已经不肯认帐了。

一枚银圆倒还是小事；这口气咽不下。绍兴的刀笔，天下闻名，他有个姓赵的亲戚就是讼师；正好求救。赵讼师想了半天说：“你家跟那家点心店，都归会稽县管辖；会稽县这位县太爷，有名大而化之的滥好人，这种小事未必肯细心去管，说不定各责二十板，那就大倒其楣了。听说新任山阴县，人很精明；新官上任，当然要好好办点事。如果你皮肉愿意受苦，官司可以打赢。”

赵讼师说了计策，乡下人情愿皮肉受苦。第二天进城，等在山阴县衙门。山阴、会稽都是附郭之县，一在府城之西，一在府城之东，这天正好地大老爷出城勘荒，等他回衙门时，乡下人直冲“导子”，当然被“红黑帽”的差役抓了起来。

“小人是会稽县人；大老爷是——山阴县，就算小人犯法，要送会稽县。”

这是有意挺撞，池大老爷大怒：“天下官管天下事；犯在我手里，就不能饶你。来，打二十板！”

二十板打过，乡下人从身上摸出一张状子送了上去。

看过状子，池大老爷说道：“你这件事该会稽县管辖，我管不到。”

“大老爷！”乡下人说：“天下官管天下事；不是大老爷说过的吗？”

就这一句话，池大老爷恍然大悟，也非常得意；他的心思快，马上就想到，所争的不过一个银圆，而情愿挨几十下板子到山阴县来打官司，如非冤气难伸，确信他会秉公审理，决不肯出此下策。

“好！”池大老爷说。“我准你的状子。”

进了衙门，请刑名师爷来商量；师爷是前任所聘，因为池大老爷出手漂亮，语言有趣，都乐为所用，得悉案情，都认为所告不假。刑房书办亦是如此看法。

刑名案子；生杀予夺之权，尽操诸手；县官可以得“灭门县令”的恶称，但也可获

“青天”的美名，其间的关键，就在判断案情，分别曲直。既然大家都认为告状的乡下人受了屈，事情就好办了。

于是池大老爷坐堂传点心店的老板来问，被告当然不承认：“一碗汤圆才多少钱，他肯拿一块银洋押在小人这里吗？大老爷倒想想，有这种道理没有？”

“现在不是讲道理，是讲有这回事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点心店老板断然决然答说。

“这案子问不清楚了。退堂！”

退堂之前，应该宣示被告与原告如何处理？照此情形应是原告饬回，被告还押；而笼统以一句“退堂”了结，不合规制。好在属下的书办、差役都知道这位署理的大老爷，不是等闲之辈，不敢欺他，所以照例办理，将点心店老板先扣留在班房里再说。

池大老爷打官腔是外行，办案却不是外行，传一个差役到内堂，亲自嘱咐，到点心店找老板娘说话。

这个差役到点心店找到老板娘，开口就说：“你们老板都招供了。那块银圆快拿出来！不是什么大了不得的事，快拿出来，县大老爷好结案。”

“我本劝他为人不能没有良心，到底闹出来了。”

老板娘将乡下人押在那里的一枚银圆，原物照缴。一到池大老爷手里，立刻传宣升堂。

“你，”他对乡下人说，“你的银洋钱大概掉在旁的地方了；他不肯承认，我亦不便动刑拷问；只有一个法子，我赔你！”

“我不要。”

“这你就不对了！”池大老爷发怒，“你告状无非为了一块银洋，我给你，你又不来；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一面说，一面掷下来两块银洋，铿然有声，“你捡一块！”

两块银洋中，有一块特别显眼，上面贴着一个红纸剪成的“喜”字。

“咦！”乡下人诧异，“这块银洋，是小人的。”

“是你的？”池大老爷问道：“有什么凭证？”

“这是小人女婿家送来的聘金，上面有红纸双喜。”乡下人说，“大老爷如果不信，小人身上还有，可以拿来比一比。”

说着乡下人又取出一块银洋，呈堂验认，上面的双喜字一式无二。

“你怎么说？”池大老爷问汤圆店老板。

汤圆店老板已经脸色大变，除了连连磕头求饶外，别无话说。

“好了，”池大老爷对乡下人说，“你的钱你拿了回去。”

“是。”乡下人磕个头，“大老爷明见万里，真正青天。不过——”

乡下人迟疑着想说不敢说，池大老爷当然要追问：“你还有话说？”

“是。”乡下人说，“小人为了要告到大老爷这里，有意冲犯导子——”

语气未完，但池大老爷已明白了，“你是觉得受了委屈不是？”

“小人不敢说委屈。不过，这个人实在不对。”

乡下人的意思是，汤圆店老板应该受罚；至少也该像他那样，挨二十板子。如今看堂上没有下文，这口气出得不够，所以不能不申诉。

池大老爷也有池大老爷的想法，“我晓得我没有罚他，你觉得委屈。不过，”他说，“你看在我的面上。”

“不敢。大老爷说这话，实在折煞小人。只是，”乡下人磕个头说，“小人斗胆，要请问大老爷，为什么大老爷要担待这个人？”

“因为这个人的妻子，很明事理；你的钱是他妻子交出来的，还劝过他不可这样子。这是贤慧女人，所以我不能罚他。”

还似乎不成理由，但乡下人不敢再追问，只答一声：“是。”

“我再讲个道理你听，如果我罚了他，他回去一定骂他妻子，夫妻反目，说不定女人心狭，会寻短见。那时你想想看，你不是作了孽？”

“啊，啊！”乡下人恍然大悟，“大老爷说得对。”

“我索性再把道理说说清楚。如果遇上个帮丈夫作恶的不贤慧女人，你这块银洋就一定拿不回去。如果我罚了他，大家心里会想，好人做不得，妻子做好人，会害了丈夫。那时你想，世界上谁还肯做好人。至于，”池大老爷转脸又说，“卖汤圆的，你回去决不可以骂你女人；你要晓得，家有贤妻，夫不遭横祸，像你现在吞没人家一块银洋，如果安然无事，慢慢胆子大了，作的恶多了，迟早会遭大祸。只要这样想一想，就知道你

女人这样做法，实在是帮你、救你！”

“是。”汤圆店老板说，“小人再不敢了。”

“说得有道理啊！看起来倒真还是个好官。”刘不才深深点头。

“可惜好官做不长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刘不才很关切地问。

“也是为一桩刑名案子——”

这桩案子，极其离奇。池大老爷属下有户人家，只有母女两个人；女儿叫采春，公认绝色。从小许婚何氏，本是书香门第；以后何家败落，父母双亡，只剩下未过门的女婿一个人，刻苦用功，希望重振家声。

二十岁那年，姓何的中了秀才；请媒人到女家订婚期。采春的母亲表示，她别无子女，而女婿又只有一个人，不如两家并做一家，做个入赘女婿，顶两家的香烟。

何秀才本不愿入赘，只为听说采春是绝色，看在美妻的份上，勉强依从。结亲那天，大宴宾朋，无不夸赞新妇，国色无双。何秀才亦相当得意，喜滋滋入洞房去饮合欢酒，酒到杯干，几乎大醉。

厅上宾客未散，正在畅饮之际，突生巨变；只见新郎格从洞房中奔出来，散发披面，大呼大叫，往外直奔。宾客大骇，有人想拦住他，已自不及；新郎出门狂奔，奔出一里多外，大河当前，新郎官扑通一声，跳入河中，水花四溅之下，寂然无声，看起来已经灭顶了。

当时有个热心的宾客，原是新郎格的同窗名叫张仲义；一路从后面追来，眼看他跳入河中，无法救他，望河兴叹，顿了半天的足，凄凄惨惨的回到女家，报告凶信。

这时采春跟她的母亲，焦急万状；一听张仲义的话，采春首先就大哭，说新郎信喝酒喝得好好地，忽然冲出门外；料想必有人拦住他，怎么发生这样的事？必是张仲义存心不良，杀了她的丈夫。当时母女俩撒泼哭闹；揪住张仲义不放，一直闹到官里。

这变了一桩无头案。张仲义当然没有杀人的道理；县官倒也明白，当堂释放。但是新郎棺到哪里去了呢？或者一时得了失心疯，做出这样自速其死的举动来，可是尸首呢？

因为尸首无着，不能结案；但苦主不追，又无凶手，便成了不知道如何作处理的悬案——这是池大老爷前任的事；接收时，照例要将这件悬案接了过来。

接虽接了过来。摆着也不要紧。哪知有一天池大老爷心血来潮，调出这件案子来细看，大为疑惑，因为太不近情理。

于是他找了刑房来问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回大老爷的话，这个何秀才有痰症；那天洞房花烛，大概高兴过度，又多喝下几杯酒，犯了痰症，所以投河死了。”

“尸首呢？”池大老爷问，“河又不是海，还会漂走吗？”

“大老爷！”书办扬着脸说，“苦主不追，何必麻烦？”

看样子竟是出言恫吓，池大老爷是何等样人？哪能吃他这一套；当即沉着脸说道：“你写个禀帖来，说苦主不追，我就可以不问；我拿你的禀帖附案，也好有个交代。”刑房书办大骇。原当这位大老爷不过聪明而已，谁知竟是老公事，真正有眼不识泰山。当时知趣，换了副神态，齐肩弯腰，陪着笑说：“大老爷真是在说笑了！书办哪敢拿大老爷的主意；说案子可以不问。”

“既然你也知道不能不问，那就下去预备，提苦主、证人，明天一早到堂。”

书办应诺着，连夜传知。第二天上午，池大老爷坐堂，先提证人张仲义，细问当时的情形，与原供无异，便先吩咐退下；接着再提苦主。

苦主上堂，眼睛一亮。池大老爷平生从未见过这样的绝色；心里立刻浮起一阵疑云，再细看采春时，疑云更重——他不是那些书呆子县官；采春眉梢眼角间无意流露的春色，瞒不过他那一双见多识广的眼睛。

再看她母亲，也是一脸精明，越发觉得其中必有蹊跷；因而问话也就不同，不问当时洞房花烛的突变，却问她的家境。

采春的母亲娘家姓张，夫家姓林；池大老爷问道：“林张氏，你女婿投河身死以后，家里如何度日？”

“小妇人家原有几亩薄田，勉强可以过日子。”

“当初你招赘何秀才，是为了老年有靠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如今你女婿死了，”池大老爷问道，“那又靠什么人？”

“一无倚靠，只有靠自己。”

“为啥不再招赘一个？”他大老爷说，“我看你女儿年纪也还轻；况且虽拜了堂，未曾回房，依旧是小姐的身份。”

林张氏不防池大老爷不问案情，倒关心她女儿的终身，一时竟无从回答，期期艾艾地答道：“倒不曾想到。”

“你虽不曾想到，人家看你女儿这份人才，总也有来求亲的？”

这一次林张氏答得很快：“没有！”她又加了一句：“从没有。”

池大老爷不再问下去了，“你倒说，”他这才问到案情，“你女婿是不是有痰症？”

“人家都这样说。小妇人事先不知道；若是知道，也决不肯将女儿配给他了。”

“是从小许配？”

“是”

“既是从小许配，平日总有往来；就不往来，总也通通消息，岂有不知道何秀才有痰症的道理。”

“实在不知道。”

“喔！”池大老爷又问：“你女婿投了河，尸首打捞过没有？”

“怎么没有打捞？一连捞了三天，什么都没有捞着。”

没有捞着就是没有捞着，说“什么都没有捞着”倒提醒了池大老爷，“投水的人，总有鞋子、帽子，或者随身携带的荷包、毛巾之类的小东西失落，”他提高了声音问：“难道这些东西一件都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这不奇怪吗？林张氏，我问你；这是什么道理，你想过没有？”

“想过啊！小妇人跟我这个女儿；怎么样想也想不透其中的道理。”

“这倒真是奇事！莫非不曾投河？”

“是投了河的。”林张氏很快接口，“小妇人女婿的朋友亲眼看到的。”

“喔，就是那个张仲义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你原来告过张仲义谋害你的女婿？”

“是的。”林张氏答道，“那是小妇人一时着急，冤枉了好人。”

问到这里，池大老爷心里有数，这件案子这样子问是问不出究竟来的；目前先要放松一步，才好办事，因而喊道：“书办！”

刑房书办在堂上伺候，听得呼唤，当即闪了出来，直趋公案旁边，弯下腰凑到县官左右，怕他有什么不便让堂下听见的话要问。

池大老爷却是有心要让堂下听见，提高了声音说：“何秀才一时犯了痰症，投河身死，既有见证，自然不假。不过尸首无着，不能结案。我倒问你，叫苦主与见证，具一张甘结，叙明原委，确是投河身死，与人何干，以便了结这一件悬案。你看可使得使不得？”

“大老爷明鉴，似此案情，律无明文；全凭大老爷斟酌。照书办看，这样了结最好。”

“既然这么说，你就叫苦主跟见证去办好甘结呈案。这一案就好注销了。”

刑房书办欣然答应；等池大老爷退了堂，立刻就在刑房里替苦主跟张仲义办好甘结，书过花押，盖了手印，叠案呈堂——林张氏少不得又有十来两银子相送，不在话下。

池大老爷声色不动，到晚来跟他的一个书童商量。这个书童名叫小福，极其伶俐，池大老爷视之如子，什么秘密都不瞒他；灯下一面独酌，一面谈论。

“小福，”他问，“林家那件案子，你总知道了？”

“是啊！老爷坐堂，我在后面听；都听见了，也看见了。”

“看见什么？”

“看见那个采春。”小福笑一笑，不再说下去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采春不是好货。”小福答道，“一定有姘头。”

“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？”

“从她眼睛上。”小福答道：“她那双眼睛是‘花’的。”

“小鬼！”池大老爷笑着骂道，“你也懂什么眼睛花不花？我再问你；那个新郎官为啥好端端要去投河？你看，是不是犯了痰症？”

“痰症不痰症，我不懂。不过，老爷，有一点我不明白，为啥要拿头发披散了盖在脸上？”

话刚完，只听“呛啷”一声，一只磁酒杯掉在青砖地上，碎面几片——倒不是池大老爷受了惊；而是小福的话，无意中点活了全局，霹雳一声，将池大老爷胸中的疑云，一扫而净，掌握到了案中的关键；兴奋过度，以致失手。

“小福，你问在要害上。投河的那个人，不是新郎信；既然是假的，当然不能露相，所以要拿头发盖住脸。”池大老爷又说，“现在我懂了，那母女两个为啥先要诬赖张仲义，告他一状？实实在在是叫张仲义做个见证，新郎棺是死在水里的。”

小福将眼睛眨了几眨，很快地也想通了，“老爷，”他问，“你是说，新郎信是死了；不过不是死在水里？”

“对！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“那末，新郎信死在什么地方呢？”

“傻小子！我知道地方，案子不就破了吗？”

“老爷，”小福笑嘻嘻地说，“现在破案也容易。”

“你倒说！”池大老爷深深点头，“说对了我有赏。”

有这一番鼓励，小福越发起劲，“老爷，”他说，“这件案子我去破。”

这就有点得意忘形了，池大老爷沉着脸呵斥：“别张狂！你也不量量你自己。”

“老爷以为我一个人破不了？我说出来，老爷就相信了。要破这件案子，只要拿采春的姘头找出来，便知分晓。老爷赏我几天假，我明查暗访找出那个人来，不就破了案子了？”

池大老爷的脸色和缓了，但也严肃了，想了好一会说：“你的话也有道理，不妨试一试。要试就在今天晚上；因为今天过堂，如果采春有姘头，当然关心，要来问个究竟。白天不方便；晚上十有八九会去。”

现成的案卷，上有苦主的住址；小福记清楚了，随即悄悄出了后门。池大老爷又将案情通前彻后想了一遍，认为小福此行，必有收获，索性不睡，在灯下坐等。

一等等到天亮，才见小福回来，神色沮丧；不用说，是空等了一夜。

“大门一夜未开，围墙很高，什么也没有看出来。”

“不要紧，慢慢来！”池大老爷反倒安慰他，“你说，她家围墙很高，那末，房子很大罗？”

“看起来不小。”

池大老爷默默想了一会说：“你先去睡一觉，吃过午饭，我们去私访。”

吃过午饭，池大老爷与小福由后花园的便门，趁无人见时，溜了出去。先找到一家栈房落脚，然后开好购物单子，派小福上街采办；不过半个时辰，尽皆备办齐全，一双串铃、一具药箱；箱中是些常用的药物，以外科用药为主——池大老爷小时候拜一个打拳头、卖野药的为师；这次微服私访，为了登堂入室方便，扮成一个“走方郎中”。

扎扮妥当，拿着串铃出门；小福背上药箱，在前领路。走到林家的那条巷子，小福指明地方：“这就是林家。”

池大老爷细细打量，林家的石库门、青砖围墙，屋宇深沉，像是巨室；而林家只有母女两人，似乎用不着住这么大的房子。这便又是一个疑窦了。

心里这样在想，手里已经摇动串铃，口中吆喝：“善治疑难杂症；包医跌打损伤！”

走过来、走过去，只在附近几条巷子打转；等到第三次走到林家附近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在喊：“郎中先生、郎中先生！”

池大老爷回头一看，是个中年妇人，正扶着门张望，便走过去问道：“是你这位大嫂叫我？”

“是的。”那妇人问道，“你先生会不会看儿科？”

“喔，”池大老爷问道：“什么病？”

“恐怕是‘鹅口’。”

“鹅口疮”是外科，池大老爷懂得治法，点点头说：“等我看一看！”

未进门之前，先望一望四周，是在林家斜对过，相隔七八家门面；心理暗暗高兴，同时也定下了主意。

走进一看，蓬门筚窳，境况艰苦。抱出个骨瘦如柴的婴儿来，啼哭不止；小嘴张得老大，口角流涎，口内长满了雪片似的白斑，咽喉红肿，是极重的鹅口疮。

“唉！”池大老爷说，“看得太迟了。”

“原是。”那妇人流着泪说，“看不起郎中。”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！”池大老爷赶紧安慰她说，“我是一半行医、一半行善；贫病不计，你不必担心。”

那妇人自然称谢不止。池大老爷便动手替婴儿治病，先用块干净白绢，拭去白斑，然后吹敷薄荷、冰片。这两样清凉的药，减少了婴儿口中的灼热痛楚，啼哭居然止住了。

于是，池大老爷检点了一下药箱说：“这鹅口疮要用‘柳青散’，一共四味药，我只有三样；少一味，功效就差了。大嫂，附近有没有药店？”

“出巷口就有一家达仁堂。”

“喔，”池大老爷便抽水笔，取张包药的纸片，写了“青黛一钱”四字，拿一百铜钱，叫小福去买药；特别关照：“快去快回！”

一面说，一面使了个眼色，小福会意，“快去快回”是句反话；尽不妨慢，好让老爷从容访问。

于是池大老爷闲闲问道：“你这位大嫂贵姓？”

“我娘家姓吴，夫家姓朱。”

“朱大哥呢？”

问到这话，朱大嫂双泪交流，“死了一年多了。”她说。“就留下这个苦命的遗腹。”

“看样子朱大嫂境况艰难。”池大老爷指一指外面，“这条街上，都像是殷实人家，看在街坊邻舍分上，总也有点周济吧？”

朱大嫂摇摇头：“谁来看顾我们苦命母子？”

“对面呢？”池大老爷说，“对面林家的那位老太太，慈眉善目，倒像个肯做好事的。”

朱大嫂微微撇嘴，笑了一下；是苦笑也像冷笑。

“怎么？”池大老爷紧追着问，“莫非我看错了人？”

“郎中先生见过那位林太太？”

“没有。我不过听人说起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说林家那位老太太人很好，却想不到会遭那么一件祸事——真正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。好心不得好报。”

朱大嫂摇摇头：“心好不好，不知道。不得好报却不见得。”

这话就深了，池大老爷不敢大意，越发装得不经意的闲谈样子，“一个人赘女婿无缘无故投了河；老来无靠，岂不是不得好报？”

“谁说他老来无靠？”

“靠谁？”

这句话问得太急；朱大嫂似乎突然警觉，强笑着说：“她家有田有地；愁什么老来无靠？”

显然的，这不是真话。池大老爷深为失惨，不该操之过急，引起她的猜疑；也因为如此，不宜再问，当然也不能枯坐相对；想一想，正好从孩子身上献些殷勤，争取朱大嫂的好感。

于是，他又用新绢替婴儿拭嘴，再一次上了吹药，口中问道：“孩子断了奶没有？”

“断了。”朱大嫂说，“我身子不好，没有奶，只好让孩子受苦。”

池大老爷抬起眼；眼中一半真、一半假的怜惜之色，“朱大哥去世了，就留下这点亲骨肉。朱大嫂，”他用一种似乎唐突，但充满了善意声音劝说：“你也该早作个打算。”

这是劝她再嫁；朱大嫂的脸红了，低声答道：“也要有人要我呀！”

池大老爷说不下去了。再说下去，倒像打算毛遂自荐似的。然而又不能不说下去；想一想把话拉了回来，“抚孤守节，当然是好事。”他说，“我说你要早作个计算，是总要想个活得下去的办法。朱大嫂现在的日子怎么过？”

“原来是‘帮人家’；帮的就是郎中先生你刚才说的林家。后来——”朱大嫂无缘无故地住了口。

池大老爷大为兴奋，但也大为焦急；朱大嫂欲言又止，自是有碍口的话。看样子她很谨慎，不是那种好说是非的“长舌妇”，所以套问无用，必得施展什么手段，才能通她吐露几句要紧话。

于是他凝神想了一下说道：“我知道了。必是她家出了什么是非；朱大嫂是安分守己的人，所以在她家待不下去了。”

“不是。她家有是非，与我们做下人的不相干。”

这话又漏出点意思，林家确有是非；池大老爷装作不解，点点头说：“看起来外面的话靠不住，说林太太为人好；其实不好。”

“那倒也不见得。”

“我只当是她待下人刻薄，所以你待不下去。既然还不错，何必辞出来？”

“因为，”朱大嫂说，“她家闹鬼。”

越说越玄了！池大老爷灵机一动，突然间收敛闲谈时常有的微笑，正色问道：“朱大嫂，怎么个闹法，请你说给我听听。”

“其实我也不大清楚。半夜里常有响动，说说笑笑，有时候第二天还扫出一地的鸡骨头；我问那里的一个老佣人，他告诉我说：闹鬼！还教我不要多问。我看看不是路数，心里怕得很；所以就辞了东家。后来——”朱大嫂咽口唾沫，又把话缩回去了。

光是这段“闹鬼”的情形，在池大老爷已大有所获；为了印证确实，还得问一句：“响动是在什么地方？”

朱大嫂紧闭着嘴，息了好一会才说：“郎中先生，我不便说了。再说就是是非。”

不用说，响动是在采春房里。池大老爷脸色越发深沉，“朱大嫂，你不可不相信闹鬼。”他说，“我在茅山学过法术，会书符篆，专门拿妖捉鬼。回头我在你家看过了病，请你带我到林家；我去替她们捉鬼。”

“不，不！”朱大嫂惊惶失措地说，“现在不闹了。她们家也忌讳；请你不必多事。”

这一下越发证实了其中大有文章；而且朱大嫂定知其详。只是话已说得很明白，不愿招惹是非；那就不必再问，问亦无用。

于是等小福配了药来，池大老爷亲自动手，用乳钵研成“柳青散”，留下一个吹管，指点了用法，收拾药箱离去。朱大嫂千恩万谢，送出门外；却还不甚放心“捉鬼”那件事，眼看郎中先生往林家相反的方向走远了，方始关门进屋。

到了傍晚时分，有人来敲门；开开来一看，门外一个粗壮的中年汉子，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婆子，擦一脸怪粉，戴一头红花，一看就知是三姑六婆之流。朱大嫂平日不跟这些人交往，当即问道：“你们找谁？”

“你是朱大嫂不是？怎么倒不认识我了？”那老婆子说，“你倒再想想看！在哪里见过？”

“实在想不起了。”朱大嫂使劲摇头。

“真是想不起，我来告诉你。”

她的身子如泥鳅滑溜，等钻了进去，朱大嫂方始发觉，自然不能再摒诸门外；好在那汉子倒还知趣，只在门口张望，并未进来，也就无所谓了。

“朱大嫂你道我是那个。你总听说过何三婶婆吧？”

原来是她！朱大嫂自然听说过：何三婶婆是“官媒”，在县衙门吃一份粮。凡有妓女从良，丫头买卖，发生纠葛，告到当官，另行择配；或者有了什么风化案子，要检验案内妇女之类的差使，都是官媒的事，所以这何三婶婆，也算是绍兴城内的知名人物，朱大嫂当然听说过。

然而，自己又不犯官司，何用她上门？朱大嫂不免惊疑，同时也微感不悦，当即沉着脸说：“何三婶婆，我是守寡的人，平常苦日子都过不过来，跟人也没有什么口舌是非；不晓得你有啥话要说？”

“朱大嫂，你的运气来了。我们大老爷叫你去有话要问；问完了有赏。喏，先赏二两银子。”

有这样的事？朱大嫂真当这个何三婶婆在开什么玩笑；但白花花二两银子却不是开玩笑的事。然则，是骗人上当；有什么当会上？想来想去想不通。

“走，走！朱大嫂，你不要三心二意，心里嘀咕；不是我说句刻薄的话，你这个样子还怕什么？天上掉来的银子，不去捡，世上哪有你这样慢的人？”

这两句话说到了她心里，胆气立刻就壮了，不过还得有两句话要问：“是哪个大老爷？”

“山阴县池大老爷。”

“要问我什么话？”

“你去了就知道了，包你不吃亏。抱起孩子走吧！”

“等等。”朱大嫂说，“我跟邻舍关照一声。”

“不必！池大老爷说了，县衙门传你这回事，不能叫人知道。”

朱大嫂又不免惊疑，但事已如此，不能说了不算；同时估量门外的那个汉子，必是衙门里的差役，最不好惹的人，还是乖乖听话为妙。

进了县衙门，池大老爷在花厅里传见；进厅磕头，不敢仰视。奇怪的是池大老爷很客气，也叫“朱大嫂”；更奇怪的是声音好熟，不由得抬头去望，这一望几乎疑心自己看花了眼。

“大老爷！你不是——？”

“对了，我就是替你儿子看病的走方郎中。”池大老爷说：“你不要怕！你只要说实话。我知道你的境况不好；你说了实话，我送你三十两银子，或者买两亩田，招个人种，或者做个小生意，抚孤守节。总教你日子过得下去。”朱大嫂又惊又喜，思路也灵活了；很快地想到，要问的必是林家“闹鬼”的故事。

然而细想一想，就只惊不喜了；说了实话，后患无穷。二三十两银子卖一条性命，太划不来。

不说又如何？看这位大老爷，人很精明，推托搪塞，一无用处；如果弄到头来，“敬酒不吃吃罚酒”，那就更划不来了。

正在左右为难的当儿，池大老爷已开口动问，果然就是林家“闹鬼”的事。

“大老爷，”朱大嫂嗫嚅着答说，“我不敢讲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怕惹祸——”

“惹什么祸？一切有我作主。”

“眼前有大老爷作主，我自然不怕。不过大老爷是要高升的；我在这里一辈子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”

话倒也有理。池大老爷便问：“那末，你要怎样才肯说实话？”

“除非——”朱大嫂下了决心，“除非送我回宁波；我娘家在宁波。”

“那容易。我不但送你回娘家；而且等破了案，我另外还要拨一笔钱，为你养老。不过，你不能有一句假话”

朱大嫂到此地步，一无顾虑，当然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她说她上工的第三天，就听到采春房里有响动；问他家老仆林福，说是“闹鬼”。朱大嫂心里自然害怕，少不得细问究竟；却为林福告诫：“那个鬼不害人；只别理他，也不要跟外人去说。见怪不怪，自然无事。”

然后有一天，白昼经过采春的院子，亦听得有男人说笑的声音。她心里在想，白日闹鬼，岂非奇事？同时也因为是白昼，胆就大了；凑到窗子口去张望了一下，哪里是鬼，明明是个熟人。

“喔，”池大老爷很注意地问：“还是熟人，是哪个？”

“是邵百万的儿子。就住在林家后面。”朱大嫂说，“我一吓；赶紧回头。心里晓得戳穿了人家的隐私，惹下了祸事，一直就出了林家大门，连工钱都没有算。后来，林太太派林福来问我，为啥好端端地不做了？我说：‘我怕鬼。不过林府上闹鬼的事。我决不会跟人家去说。请他们放心。’这样子才算无事；只是我心里还是在怕，能搬走最好搬走。现在统统跟大老爷说了，我可再不敢回去了；邵百万的儿子一定要跟我为难，性命都难保。”

“不要紧，你不要怕，话说明白了，我今天就派人送你回宁波。”池大老爷紧接着问：“这句话有多少时候了？”

“差不多有十个月。”

“这十个月当中，你总见过邵百万的儿子在林家进出？”

“没有。从没有见过。”朱大嫂说，“不瞒大老爷说，我还留心过这件事，常在门口张望；就是没有见过。”

这就不可解了。莫非邵百万的儿子，从那天为朱大嫂撞破以后，就跟采春断了往来？这样想着，便又有一句话要问。

“那末，在以前呢？”他进一步解释，“所谓以前，是指林家还没有招赘女婿以前，和你没有到林家去帮佣以前，你曾见邵百万的儿子进出过林家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！”朱大嫂斩钉截铁地说，“别人有没有见过，我不知道；我可是从没有见

过。”

照此看来，其中别有蹊跷。眼前却是在朱大嫂口里问不出什么来了；不过难保以后别有用她之处，所以还不能实践送她回宁波的诺言；只命官媒带她下去，好生供她住宿，等事定以后，必使她如愿。

遣走了朱大嫂，池大老爷又传刑房书办；签押房里别无他人，说话就很不客气了，一见就问：“你拿了人家多少银子？”

这“人家”是指谁？刑房书办拿人的钱不足为奇，所以倒还沉着，“请大老爷的示下，”他说，“书办摸不着头脑。”

“我先问你，邵百万你总知道？”

“绍兴城里有名的殷实人家，怎么不知道？”

“你说说他家的情形看。”

“邵百万做酒起家，本人已经故世了；只有一个独养儿子，名叫邵定侯，是个公子哥儿。”

“喔，他家是不是住在林采春家后面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邵定侯跟林采春明来暗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刑房书办讶异地问：“大老爷是听谁说的？书办不知道这回事。”

“真的不知道？”

“真的！”刑房书办答道，“若是书办知道，瞒着大老爷，任凭治罪。”

“好！”池大老爷问道：“你现在知道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你小心！”池大老爷沉下脸来说，“如果你通风报信，买放得贿，小心你两条腿！”

刑房书办惊然道：“不敢。”

“这件案子很怪。若是破了，不但我尽了责任，你们也有面子。现在我将内幕情形告诉你——”

池大老爷说了内幕，也提出了疑问，邵定侯既然并未在林家出入过，何以能深入林采春的闺房；莫非插翅能飞？

“说不定是爬墙头过去的。”

“还有那个招赘女婿如果是投河死了，尸首在哪里；倘或说是被谋害了，尸首又如何运出林家？还有，投河的那个人又是谁？”

刑房书办想了好一会答道：“大老爷，书办先派人去探探路看；探明究竟，再来回报。”

“对了，事情要做得秘密。”池大老爷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可以有回音？”

“总要三天。”

到了第三天，刑房书办来复命，邵定侯与林采春确有双宿双飞的夫妇之实。但是，邵定侯如何进入林家仍旧莫名其妙。

语焉不详，池大老爷当然要追问，“你是怎么查的？何以知道他们有夫妇之实？”他说，“又何以会查不出他进林家的途径？”

被逼不过，刑房书办说了实话。他是嘱咐捕快，找了一名黑道中的高手，夜入林家去探动静。第一夜并无所获，第二夜去时，正是子正时分；听得采春卧房中，男女低声调笑，不用说，男的自然是邵定侯。一直守到天色微明，存身不住；逾墙而出，径回“班房”来报告，随即派人在林家周围暗暗守候，却始终未见邵定侯从她家出门。

第三夜也就是昨夜，小偷又去了；那次是受了叮嘱，如果邵定侯在，特别要留心有没有倚在墙头的梯子？结果不曾发现，而邵定侯却在采春卧室中饮酒宵夜。那小偷枯守无聊，蹲在暗处闭目养神，到得鼓打三更，方始睁眼，采春房中灯火犹明，小偷凑到窗下，舐破一块窗纸，朝里一望，大为惊奇。

“奇的是，屋里没有邵定侯的影子；林采春正要上床，帐门掀着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只有她一个人。”

“这就奇了！”

池大老爷问道，“莫非邵定侯是趁他睡着的当儿，开门走了？”

“那个人不曾睡着，于他们这一行的，是机警不过，风吹草动，立刻知道；决不至于走了一个人还在鼓里。”

池大老爷沉吟了半天，忽然笑道：“难道他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不成？”接着又问，“我想自己到林家去看一看；你能想个什么法子，让我进得了林家的门？”

“进林家的门容易。”刑房书办立刻就有了主意，“找个小偷去偷林家；林家报了案，县大老爷可以去踏勘，自然就登堂入室了。”

“不但进林家的门，还要进人家的闺房。”

那就难了。县大老爷是父母官，要顾尊严，要持体统；窃案不比抢案，命驾踏勘，本就有些过分，再要闯人家的深闺，越发说不过去。

刑房书办想了一下说：“那就直截了当，大老爷旧案重审，要看他家女婿，怎么在洞房中喝交杯盏，怎么犯了失心疯？不就可以进她的闺房了吗？”

“这是下策。我还不愿意打草惊蛇。而况，案子在表面上等于已经了结了；忽然又来这么一下，也说不过去。你还是另想办法。”

“是，”刑房书办只好答应：“书办去想办法。”

答应是答应了，但这个办法很难想，同时研究案情也觉得其中大有蹊跷；本来不想多事，现在看起来非多事不可。尤其牵涉邵百万家这件案子是“肥猪拱门”，不好好动一动脑筋，未免可惜。

凡是动这些脑筋，非找捕快一起商量不可。研究结果，都认为邵定侯诚然是头“肥猪”，但财雄势大，他家有族人在京里当御史；这件案子，出入太大，如果拿不住确实把柄，会闹得不能收场，所以尽管池大老爷起劲，却不能跟着他冒昧行事。

“什么叫把柄？”刑房书办问道，“律无‘指奸’的明文；明知他们睡在一床，拿他无可奈何。请问要捉他们什么把柄？”

问到这句话，门角落有个小伙计，怯怯地说道：“大叔，我有几句话，能不能说？”

在座的都是捕快“头儿”和积年得力的老手；这个小伙计阿龙不过是借着伺候茶水之便，在听热闹，哪里有他置喙的余地？当时便有人叱斥：“小鬼，滚开！”

“慢慢！”刑房书办倒看出这个“小鬼”一双乌溜溜的眼睛，“人小鬼大”，说不定别有见解，便招招手说：“阿龙，你有啥话？说来听听。”

“把柄是有的；而且逃不了的。堂上大老爷想得不错：只要到了那个女人房间里，就捉得着把柄。”

“什么把柄？”

“一定是个地洞。”阿龙说道：“从邵家掘过去，掘到那个女的房间里；来来去去，神不知，鬼不觉。”

这一说，连骂他的那个捕快都不由得点头了。其实大家也是隐隐然这么在想；只是不曾深思，所以听得阿龙这样有把握的语气，便有恍然大悟之感。

“说不定那个倒楣的新郎官，尸首也就埋在那个地洞里。”

“对！”刑房书办一拍大腿，矍然而起，“为来为去这个疑团打不破；这一说，更有道理了。来、来，阿龙，你坐过来！”

阿龙才十五岁，生得又瘦又小；除却一双黑而且大，十分灵活的眼睛以外，怎么样也看不出一点“大人”的样子，此时受宠若惊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似的。

“大叔，我就站在这里说好了。”

“阿龙，”另有人问，“那末，投河的那个人，是怎么回事？你倒说说看。”

“那有啥希奇？”阿龙答道，“我一个‘猛子’扎下去，照样可以在水底下泅出十几丈，再爬上岸来；哪个晓得我是死是活？”

这就是说，投水的那个人是买出来的善泳的好手；假意投河，而又有人眼见死在水中，移花接木，掩盖了真相。这样解释，似乎头头是道，一切都说得通了。

“照这样看，能够查出投水的那个人来，也是一个把柄。”刑房书办深深点头，又感慨地说，“我们吃了几十年的公事饭，脑筋不及一个小鬼。”

“还有，”阿龙受到鼓励，声音也响了，“还有人好查。”

在阿龙的看法，挖掘地洞，不是外行人所干得了的；邵家虽然奴仆成群，未见得自己就能动手。如果能细心访查，找到挖掘地洞的工匠来，不又是一个极有力的把柄？

“小鬼”说得实在有道理了令人不能不刮目相看；刑房书办决定采纳他的建议，指派捕快，分头暗访，一要查那个“替死鬼”；二要查挖掘地洞的工匠——这方面比较容

易着手。

凡是中人之家，平时总有相熟的泥水木匠；尤其是像邵家，屋宇深沉，土木修缮，终年不断，稍为打听一下就弄清楚，常时承应的是个王木匠，在绍兴城里开着一家颇具规模的土木作。

这王木匠虽是“细民”，但胼手胝足，勤俭起家，也算是市井之中有面子的人物，未便拿官派压他；刑房书办决定出之以礼、动之以情，备了一副帖子，设宴款待王木匠。

这在王木匠是常有之事。人家起造新屋一定要尊礼工头匠人，不仅是为了希望工料地道；而且是怕匠人“压胜”；又称“压镇”，如果薄待匠人，或者礼貌不周，或者克减工食，让他们做了手脚，主人家就会大倒其楣。

因此，王木匠人座便即问道：“大爷，是不是发了财，要起造花园了？”

刑房书办笑道：“起造花园我不配。不过，年纪也差不多了，要退卯了；辛苦了一辈子，想住得舒服些。我那两间破房子，想拆掉翻造；少不得要请你费心。”

“你大爷的事，没有不尽心的。”王木匠问道，“不知道可有图样？”

“哪里要画什么图样，我只有五百两银子，请你尽这个数替我办。”

“好的。我完全当差。不过，你总也要说个格局，我才好替你筹划。”

“普普通通，只要住得舒服就是。只是有一层，要请你费心，”刑房书办放低了声音说，“自己人，我也不瞒你；干我们这一行，总难免有些不能给外人看的文书；而且，也难保没有仇家，所以我想掘个地窖子。”

“这容易。人家为了藏银子、藏酒，掘个地窖子是常有的事。”

“不过，我这个地窖子不同。”刑房书办紧接着说，“我刚才不是说过，难保没有仇家寻上门来；紧要关头得有个地方避一避。我问壁就是我表弟家；我想掘个地窖子要能通到他家。”

“这是地道；工程就大了。要看过地方再说。”

刑房书办已经发觉有些入港了，却又故意宕开一笔：“工程如果太难，你不好做，我另外找人。”

他是激将之计，王木匠不知就里，自然上当：“有什么不好做？我做过！”

“喔，给哪家做过？”

王木匠似乎突然警觉，虽不便改口否认；却也不愿细说，“好几家做过。这件事我有把握。”他顾而言他地问：“预备什么时候开工？”

“那要请教你啊！”

“我无所谓，一切现成；先看了地方，画好图样，挑日子就好动工。”

“地方就在这里。”

刑房书办以筷蘸酒，在桌面上画出“四至”，说明基地面积；两个人很认真地商议新屋的格局、材料，以及许多营造上的细节。

最后又谈到地道，王木匠说道：“这要到令亲府上去看过。这个工程麻烦是出入口；这面的口子，预备开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你看呢？”

“总要出入方便。不过工程也不能太费手脚，不然花费就大了。”

“都请你斟酌。”刑房书办问道：“人家是怎么做的？”

“这不一定，开在床底下的都有。”

“床底下？出入不是不方便了吗？”

王木匠自知再一次失言，缩住了口；但第一次还能保持平静，一错再错，自感不妥，脸上就有些不大自然了。

当刑房书办的是何等角色？趁此逼他一遍，当即睁大了眼，装得神色凛然地，“王老板，我们自己人，有啥事情你不要瞒我。是不是有什么靠不住的人，请你挖过地道？这要闯出祸来，你可脱不得干系！”

“这——”王木匠也将一双眼睁得好大，“我承包土木作，人家怎么说，我怎么做。莫非也做不得？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。譬如像我，你晓得我的来历，自然不要紧；若要来路不明，看样子像个江洋大盗，莫非你也冒冒失失替他挖？”

听这一说，王木匠释然了，“原是有来历的人；大大地有来历！”

“你倒说我听听看，是哪个？”

“邵百万的大少爷！”

果然是他！刑房书办立刻想到阿龙，实在要佩服这个“小鬼”。

“大爷，刚才我为啥不说，只为我们这一行的规矩，替人家做这些工程，不好对外人宣扬。加以邵家大少爷千叮万嘱，所以我一时口紧；你不要见我的怪。”

“行有行规，我怎么会怪你？也只不过谈谈作个比较。”刑房书办问道，“他那地道多长？”

“长得很，总有二十多丈。”

“为啥？他做这个地道啥用处？”

“跟你老一样，为的有身价了；万一有啥风吹草动，好有个躲一躲的地方。”

“出口呢？做在啥地方？”

“做在邵大少爷的书房里。”

“那面呢？通到啥地方？”

“林家——”

“林家”二字一出口，王木匠陡然一惊；酒都吓醒了——刚才就是因为已有几分酒意，口没遮拦；现在说到林家，自己提醒了自己，想起林家那桩案子，再想到坐在对面的人身份，这些念头加在一起，恍然意会，自然要大吃一惊。

“大爷”，他的神色异常严重，“你老问这些话，到底是为了啥？”

“刚才不是说过了，谈谈作个比较。”

“大爷，你不要骗我了，一定有道理在内。如果你不说明白；大爷，我要得罪了，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会再多说一句。”

说到这样决绝的话，刑房书办无选择。索性倾囊倒筐，将林家招赘女婿投河这桩案子的可疑之处，都说了给王木匠听；听得王木匠伸出舌头，半天缩不回去。

“原来邵大少爷看中了她！我倒真没有想到。”

接下来就该工木匠细说究竟了。“邵大少爷”当初告诉工木匠，从他父亲下世，族中就发生夺产的纠纷；他有个恶叔，打算以绑架的手段，迫使他有所承诺，否则便要谋害他的性命，由那恶叔的长子入继。接收“邵百万”的全部产业。为此，他跟林家情商要做个地道，缓急可恃。

“你想想看，我哪里会想得到，他开这个地道，是派这样的用场。真正知人知面不知心！”

“现在闲话少说，我请问你，那面的出口做在啥地方？”

“是一间空房子里。”

刑房书办愣了一下，旋即明白，当初自然是空屋，一则不能表露，地道直通人家的闺房；再则不是空屋，施工不便。等造好了，林采春再搬进去住，有何不可？

“这间房子，你到了那里，自然认识？”

“自然认识。”

“那好！”刑房书办欣然引杯，“来，来，先敬你一杯；少不得还有麻烦你的地方。”

“大爷！”王木匠哪里肯受这一杯酒，“这件事你无论如何要帮我的忙，豁免了吧？”

“豁免？这又不是为难的事。”

“怎么不为难？邵家这方面，我不好交代；再说，这是违犯行规的，以后再没有人请教我了。”

这话倒也是。刑房书办沉吟着，不知如何处置。

“大爷！”王木匠说，“我在后街上造了一所小小的房子，原是想分了家以后，自己搬到那面去住的。你老如不嫌弃，先搬了去住；明天我就把地契送过来。”

为了想豁免指证的“官差”，竟愿以一幢住房作为谢礼：这在刑房书办不能不感动，也不能不替他想办法。

办法不难想，却须装出很伤脑筋的样子；攒眉“苦思”了半天，他方始开口：“公事一定要有交代；不过你王老板，我一定不拿你牵涉进去，你画一张图来；上头如果问到，这张图是从哪里来的？我自有话回答；决不会说出你的名字来。”

这是暗示，如果王木匠食言而肥，便会将他牵涉进去。像这样的命案，一成“诊累”，倾家荡产亦非意外。王木匠得此保证，欣然应承，告辞而去。

等他一走，刑房书办定下心来，将这夜的收获，重新回想了一遍。越想便越高兴，案子可破，房子可得；而邵定侯百万富豪，遭遇这样一场官司，银子还不如当泥沙般往

外搬？不想者来还走这么一步鸿运！一高兴之下，当夜就进行门求见池大老爷。

“恭喜大老爷，”他红馥馥的脸上，堆足了笑意，“案子可以说，破了一半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池大老爷特别假以词色，“来，来！你坐下来谈。”

于是刑房书办斜签着身子，坐了下首方凳上一角，开始细谈案情；当然，他不会提到阿龙如何料事如神，只说他怎么样静心参悟，猜透了其中的机关。

池大老爷一直在静静听着；听到林家招赘女婿的尸首，可能藏在地道之中，不由得失声说道：“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！太有道理了，你说下去。”

再说下去，话就有些不大圆顺了。他说他知道邵家掘了一条地道，入口在邵家的书房中；但却说不出他是怎么知道的。好在池大老爷对此倒不太关心；关心的是地道的出口。

“出口，不错，是在林家；但不知道是在哪一间屋子？想起来是在林采春房间里，而且是在床底下。”

池大老爷点点头说：“是在林采春房间里不错；不过怎么知道在她床底下。”

刑房书办是据王木匠漏出来的，“开在床底下的都有”那句话而云然；只是不便明说，含含混混地答道：“我是猜想。”

“猜得也有道理。”池大老爷想了一下问道：“那末，现在该怎么办？”

“有了确实证据就不怕了，大老爷明天就到林家，挖开地道就是。”刑房书办又说，“书办已经想法子去打听了。地道在林家的出口，究竟在哪里，明天就有确实消息，包管不错！”

池大老爷听得这样的话，高兴异常，拿刑房书办，着实夸奖了一顿。同时决定，第二天下午踏勘林家；传下话去，早早伺候。

到得第二天一早，刑房书办刚要上衙门，有个陌生人叩门来访，自道是王木匠的胞弟，带来一份住房的红契相赠，却无林家地道的图样。还说王木匠昨夜酩酊大醉，酒后胡言，不足为凭。同时又透露；王木匠已经不在绍兴，到江西探亲去了。

刑房书办听得这话，半晌作声不得；心知事情起了绝大的变化，王木匠不但否认与出走，很可能已将所知的秘密，全盘泄露给邵定侯了。怎么办？他绕室彷徨，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好走；进得衙门直奔签押房，见了池大老爷，双膝跪倒，将王木匠出尔反尔的经过，和盘托出，自请处分。当然，他将案情秘密说与王木匠得知，是有一番辩解的，说非如此，不能套出王木匠的真话来。

“这不能怪你！”池大老爷倒很体谅，“你起来，我们商量正事。”

这件事就得请教刑名老夫子。绍兴虽出师爷，但多在外游幕；本乡本土，人情牵制，不能放手办事，反倒没有绍兴师爷，池大老爷请的是这位刑名师爷是苏州人，姓金；金师爷熟于律例，却是按部就班，不会耍花巧的老实人，与池大老爷权奇自喜的性情，不甚相投，所以平日不大找他。此刻事出无奈，多一个人商量总是好的，因而移樽就教，带着刑房书办，到金师爷的住处去拜访。

一听经过，金师爷先自不悦，这样要紧的案子，如何不来跟自己商量？对“东翁”虽不便发作，却不妨借题发挥，拿刑房书办痛斥了一顿，说他轻举妄动。池大老爷知道骂的是自己；只好捏着鼻子受他的。

“东翁，”骂完了书办，金师爷才提出他的看法，“这件案子急不得，事缓则圆，只有一步一步来；第一步先签提王木匠到堂，凭他的指证，才能派人搜查。”

“王木匠逃走了。”

“出‘海捕文书’，拿他弄回来！他也是有家有业的人，想来不过那里暂时躲一躲；上紧查缉，一定可以把他找出来。”

“老夫子的话。高明得很。只是旷日持久，邵林两家可以弥缝无迹，那不是白费心思吗？”

“那是没有办法的事。”金师爷大摇其头：“自己的脚步要站稳。”

池大老爷不以为然，“老夫子，”他说，“如今是破案第一，趁他还来不及弥缝的当儿，一下子抓住了证据，岂不乾坤大定？”

“抓不住呢？”

“怎么会抓不住？”

“果如所云，有尸首藏在地道里，此刻也早已移走了。”金师爷说，“掘地道不犯法。而况这个地道，现在也很可能堵住了。东翁，这件案子牵涉人家日阁的名节。邵家财雄势大，也不是好惹的。千万慎重！”

邵家财雄势大不好惹这句话，引起池大老爷绝大的反感，“人命关天，我何能因为他财雄势大就不闻不问？”他凛然表示，“我倒偏要惹他一惹。”

金师爷当着刑房书办在眼前，碰了这么大一个钉子，脸上自然很下不来；不过苏州人不善于吵架相骂，只得绷着脸不响。

池大老爷也发觉自己失态，便即拱拱手说：“老夫子爱护我的一片盛意，我完全明白。不过，事已至今，如果不办出个起落来，以后刑名案子，只怕事事棘手。老夫子以为如何？”

“话是不错。”金师爷慢吞吞地答道：“只是凡事不求有功，先求无过。我刚才说过，事缓则圆，只要将王木匠拘提到案，一切都可以着落在他身上，怕什么？”

“不怕别的，只怕邵定侯将一切痕迹掩盖毫无破绽。虽有王木匠指证，并无其事，变成王木匠胡说。那不是悬案未破，又多一件悬案？”

这话让金师爷一时驳不倒。沉默之下，使得池大老爷越发觉得自己的想法不错；决定及早逮捕，只要抓着了证据，什么都好说了。

“东翁，”金师爷见他拱手告辞，一把拉住他说：“请再斟酌。”

“情节显然，迟恐不及，无须再斟酌了。”

“东翁自有主张，我在这里一无用处。尸位素餐，无地自容。此刻，我就向东翁告假了！”说罢，金师爷匆匆一揖；转身就吩咐他的书童，收拾行李。

池大老爷觉得很尴尬，也很不高兴；同时要急着到林家，当时只说得一句：“老夫子，请忍耐！一切等我回来再说。”随即匆匆而出。

鸣锣喝道到了林家，已经惊动了许多百姓。因为县大老爷日常出门，总是有规定路线的，上知府衙门，朔望文庙拈香，经哪里到哪里，从来不错。若是到了一处平日不到的地方，多半是出了命案去验尸。

因此，那条巷子里都在打听，莫非林家又出了人命案子？在林家，当然知道他的来意；黑漆大门，紧闭不开，差役敲了半天，大门上才推开一扇小门，探头出来一个年迈龙钟的“底下人”，问是何事？

“大老爷来拜你家主人。”

“我家都是女眷，挡驾、挡驾！”说罢，将那扇小门“砰”地一声碰上了。

差役已经要发作，池大老爷也是怒不可遏；刑房书办比较冷静，想起金师爷的话，急忙到轿前低声说道：“大老爷息怒！等我唤地保来。”

地保已经得信赶到，刑房书办便唤他上前叫门；这一下倒是开了，却只开一扇，轿子进不去。努一努嘴，两个差役抢进门去，推开林家下人，将大门开得笔直。

池大老爷在大堂下了轿，二堂的厅门却紧闭着。以百里侯之尊，进入民家，遭受这样的冷落无礼，实在是罕见之事；然而池大老爷为刚才那句话提醒了——事实上是记起金师爷的警告：邵定侯不好惹！于今迹象已见，确是有些不大好惹。心里不断在想，越是如此，越要沉着；鲁莽行事，栽了跟斗，可就真的输给邵定侯了。

因此，当差役拍柜打凳，在喝问主人何以不露面时，他反倒摇摇手拦阻：“不可这样子，有话慢慢说。她家主人，既是女眷，不便出见，想来总有帐房、管家，请一位来答话。”

大厅旁边的厢房，就是帐房；帐房先生是个老实人，想躲没有躲得了，为差役挟持着，来到大厅，朝上一揖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参见老公祖！”

池大老爷看他穿着蓝布长袍，又是这样的称呼和礼节，便知他是一名秀才，倒也不敢怠慢，很客气地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想来进过学。”

“是的。晚生姓孙，三年前进的学。”

“是孙秀才。”池大老爷问道：“在林家帮忙管家帐是不是？有几年了？”

“有两年多了。”

“这样说，当初这林家的女婿出奔投河，你也在场？”

“当时我在帐房照料。没有看见。”

“喔！”池大老爷问道：“你住在哪里？”

“每天回家。有时事忙，就睡在帐房里。”

“你白天都在这帐房，进出的人当然都看得到。我倒问问你，林家经常有哪些男客来？”

“没有什么男客来。”

“左右邻舍呢？”池大老爷问道：“譬如住在后面的邵家的邵定侯。”

一听这话，孙秀才的脸色便有些不自然了；“来过一两次。”他说，“我也不大记得清楚。”

“怎么叫不大清楚？是说来过的次数记不清楚吗？”

“不是——”孙秀才想改口，“我也不大认识邵定侯，相貌记不清楚，是不是他不敢说。”

池大老爷笑笑不响，刚想再问；只见大厅前面进来一个人，是七品服色，与池大老爷的身份相同；何以来此一人？倒不可不防，因而他很沉着地等着。

那人昂然直入，但仍依行客拜坐客的规矩，先作了个揖，然后自我报名：“敝姓朱。与此间表亲；听说池大老爷驾到，舍亲女流之辈，不便接待，特地托兄弟来支宾。不知道父母官轻临民家，有何见教？”

“原来是朱兄。”池大老爷问道：“请教台甫。”

“我叫朱莲甫。”

朱莲甫这个名字是知道的；他本人是举人出身，也做过一任捐班的知县，因为官声不好，勒令休致。就凭这个资格，包揽是非，成为一霸。

池大老爷对此人不免忌惮，他们诡计多端还在其次，主要的是因为他是举人的底子，相形之下，显得自己这个现任的捐班知县；反不如他这个体致的捐班知县。

因此，他很客气，“原来是莲翁！久仰盛名，今天才有缘相见，幸会之至。”寒暄到此，心中警觉；此人明明是邵家或是林家请来的挡箭牌，倘或假以词色，让他得寸进尺地软通过来，自己反受束缚，倒不如开门见山，直道来意：“莲翁来得正好，倒免了兄弟的为难。这林家招赘女婿投河自尽一案，最近有人密合，其中别有隐情；兄弟职责所在，而况人命重案，不能不亲自来踏勘一遍。莲翁既然与林家亲戚，就奉烦与此间女主人说一声，请暂时回避，我只进去打个转就走。”

朱莲甫与林家不是什么亲戚，他是受了邵定侯的重托来挡驾的，原以为池大老爷凭藉官威，大作骚扰，只要抓住他的漏洞不论软磨硬逼，总要叫他不得如愿而去。谁知竟是说出这样一番和平而不悖情理的话，倒有些不知如何应付了。

“莲翁，劳驾、劳驾！”池大老爷拱拱手说，“有莲翁的面子在，兄弟决不敢越分。”

一方面是情面难却，一方面是得到保证，料无大碍，朱莲甫不暇细思，满口答应：“言重，言重！我转知舍亲就是。”

话是说出去了，行动却很为难；他跟林家母女虽亦见过，但这件事搭不上话，必得跟邵定侯去说，而邵家住在后面，由大门出去，便露了马脚。无论如何，只有进了二厅，再作道理。

敲开屏门，林家的仆妇已受了主人的嘱咐；一言不发，将他领到上房，林太太迎出来见礼道劳，但亦实在不便多说什么，只是重复着说：“麻烦朱老爷！”

“麻烦倒并不麻烦。这位县官很讲道理，他说他只进来打一个转就走。请林太太和令媛暂时躲一躲吧。”

还说“不麻烦”？只要进来打个转，就会有绝大的麻烦发生。却苦于说不出口，只脸色大变地僵在那里。

朱莲甫十分奇怪，他只隐约看出邵定侯与林采春似有暧昧，但此刻邵定侯并未在此，何以连池大老爷进来打个转都不行？

“朱老爷，”林太太终于开口了，“请你先跟邵大少爷去谈一谈，好不好？”

朱莲甫已看出蹊跷来了，也正要向邵定侯问个仔细，便即点头问道：“府上可有后门？”

“有的。”

引入后园，打开一扇小门；门外是刑房书办——他们是熟人，朱莲甫不由得失声说道：“噢！你在这里？”

“是的。我在这里恭候朱老爷的大驾。”

这就是池大老爷的棋高一着。他虽不知道朱莲甫假冒林家的亲戚，但可断定，朱莲甫必定要跟邵定侯去商量；而邵定侯天大的胆子，此时也不敢出现在林家，照此推测，朱莲甫除了出后门去看邵定侯以外，两人别无见面的办法——当然，还有地道相通；可是这条地道，是邵定侯寻芳的秘径，朱莲甫恐亦未见得知道。

因此，等朱莲甫一进屏门，他就将自己的看法，悄悄说与刑房书办，嘱咐他到林家后门去守候；果然料事如神，刑房书办就像听大书说到“华容挡曹”一样，“关老爷”

到这时候不能不佩服诸葛亮了。

不过，他却不敢像“关老爷”那样义释曹瞒，招招手说：“朱老爷，你请过来，我有句话请教。你是不是去看邵百万的大少爷？”

朱莲甫也是“一点就透”的光棍“玲珑心”，心知硬赖硬瞒，别人也不会硬争，无非付之一笑。但是，自己在这件事上，就完全被蒙在鼓里了，所以陪笑说道：“老兄，你问到这话，是当我自己人；我亦不瞒你，是的，我去看邵定侯。林家这件案子，何以说是有人密告，别有隐情？在县太爷那里，我不便动问；你好不好说两句我听听？”

“对不起，现在还不能说。不过，我劝朱老爷，不要插手管这桩闲事。”刑房书办说道：“你老人家修成这点‘道行’，大不容易，也要讲讲避免趋吉；‘广成子’一记‘翻天印’打下来，哪怕他有三千年的道行，也要原形毕露。朱老爷，事不干己，你何苦去(足堂)这个浑水？”

朱莲甫悚然心惊，知道池大老爷有绝大的把握，能破这一案——本来这一案略懂刑名的人，都知道其中有绝大的疑窦，只为邵定侯铺排得巧妙周密，大家眼开眼闭，不去深究而已。

他已经打定主意听从劝告了，只是还有件事割舍不下，“老兄，多蒙指点，我心里承情。”他说，“不过，光棍不断财路，索性还要请你成全。”

“请朱老爷吩咐，能帮忙一定帮忙。”

“邵定侯答应送我五十两银子；你让我先拿这笔钱弄到手，如何？”

“请！朱老爷尽管去发财。”刑房书办答道：“我哪里敢挡你老的财路，而且也挡不住；还望他送得你愈多愈好。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。”朱莲甫涎着脸说，“你老兄帮我一个忙，在邵家大厅上站一站好不好？”

这是为什么？刑房书办定神一想才明白；邵定侯答应送他五十两银子，当然要有个效验，也就是能将池大老爷挡了回去，才肯照付；现在池大老爷不走，他拿不到这笔钱，于是乎想假借他的名义，去要“开销”，如果不信，人在外面。要他“站一站”的用意在此。

这是惠而不费的事，刑房书办慨然应允；不过当然要点他一句：“朱老爷，我放个交情给你。哑子吃馄饨，肚里有数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！哑子吃馄饨，我心里有数。”朱莲甫重复他的话，表示领受盛情，心照不宣。

于是相偕到了邵家，一带水磨砖墙，石库墙门，两扇黑漆大门，开得笔直；不等朱莲甫走近，便有听差迎了上来，发现他身后有人，不免迟疑。

朱莲甫也不说破，只努一努嘴问：“你们大少爷在等我？”

“是！”邵家听差相着刑房书办问朱莲甫：“这位是？”

“这位你都不认识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请你引路，有话到里面去说。”

进了邵家，自然是朱莲甫一个人去见邵定侯；未曾开言，先叹口气。

“老朱，”邵定侯强自镇静着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阎王好见，小鬼难当。”朱莲甫手向外指：“刑房书办在大厅上。”

“他来干什么？”

“你想呢？”

邵定侯想一想问道：“是想好处？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

“花几个钱，我不在乎；不过也得有个名目。林家的事，与我无干；不过看在邻居的面上，不能不管，倘或管出是非来，倒不如不管了。”

“何谓管出是非来？”

“你想呢？”邵定侯说，“林家的事，只为尸首漂失，成为悬案；其实没有什么。一花了钱，倒像是有什么毛病在里头，拿肉包子塞他们的嘴似的。”

“唉！”朱莲甫大不以为然，“你真是大少爷，没有经过这些事，一窍不通；衙门里的人要钱是不管案情的。一出了事，不管你是被告还是原告，没有不要花钱的。不然，怎么叫做讼累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我就送他几两银子。”

“对了！花钱买个平安。”

这一说，邵定侯更乐意解囊，“你看，”他问：“送多少？”

“总要上吊钱子。”

“一吊就是一千。想想未免心疼；然而到底是“大少爷”，终于点头答应。当时喊帐房送来一千两银票，交到朱莲甫手里。

“这一千两银子买一句要紧话。”朱莲甫左右看了一下，招招手将邵定侯招到一边，附耳说道：“你自己心里有数，早早作个决断。”

邵定侯大惊失色，“老朱，老朱，”他结结巴巴地说，“我不懂你的话！”

“这还会不懂吗？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；赶快走！最好是到上海的夷场上，比较安隐些。”

“怎么？老朱，老朱，”邵定侯一把拉住他说，“你无论如何要跟我说个明白。”

“只有你自己明白。总而言之，你尽量朝坏的地方去想好了。”

邵定侯双眼发定，面色如死，一双手不由自主地松了；朱莲甫就此脱身。走到大厅上向刑房书办使个脸色，两人一前一后，扬长而去。

出了邵家大门。四顾无人。朱莲甫低身说道：“老兄，有福同享。回头我有一只红封套送到府上，你不要嫌少。”

“慢点！有福同享下面还有句话，你可不要忘了。”

“怕什么？我又没有写收据给他；你也没有跟他照过面，搭过话，他要‘赖’你也赖不上。”

这一说，刑房书办越发懂了，“你打了我的旗号？”他问。

朱莲甫不便抵赖，含糊地说：“不是打你的旗号；是打个过门。”

“旗号也好，过门也好，既然有难要同当；你自己有数。”

“自然有数。”朱莲甫揸开五指，伸一伸手。

当然不会是五十两。刑房书办很高兴地走了。朱莲甫也不会再回林家，直奔钱庄，去分割银票。

刑房书办回到池大老爷身边，先递过去一个表示钦佩的眼色，这就尽在不言中了。

“怎么样？”池大老爷故意提高了声音说，“本家也该有句回话啊！”

“是！”

刑房书办答应得也很响亮，努一努嘴招呼差役上前；然后去敲屏门。仆妇才开了一条缝，他已跨进一只脚去。这是不分青红皂白，预备硬上的表示，差役一拥而前，推开屏门，让出一条路；池大老爷便踱着方步，走了进来。仆妇想赶进去报信，为刑房书办一把拉住；差役随即疾趋而前，每一道门口都留得有人，防备林家闭门不纳。

这样一直到了一道垂花门，望进去庭院深深，花木扶疏，坐北朝南五间平房，靠东的两间垂着碧纱帘幕，两个丫头惊慌地绕着回廊向后奔，显见得这就是林采春的闺阁了。

池大老爷走到这里，不能再朝里走；刑房书办当然更懂办案的规矩，将廊上的一张方凳子搬了来，让池大老爷当门坐下，然后大声喊道：“出来一个人！”出来的就是林采春；手扶在一个丫头的肩上，一张俏脸又青又红，说不出是恼怒、是惊恐的神情。

就这时候有四个人赶到。四个人分做两起，头一起是林家的帐房孙秀才和管家老仆林福；第二起是大老爷的书童小福和官媒何三娣婆——池大老爷在跟朱莲甫交谈过后，就已想到，要想顺顺利利，客客气气地查勘地道，似乎无望，说不得要动权威，硬闯硬上。倘或林家女眷撒泼，诸多不便，所以命小福赶紧去召唤官媒，总算及时赶到。

有此四个人出现，交道就容易打了；池大老爷先喊一声“孙秀才！”

“生员在。”

“本家是苦主，又是女眷，不必抛头露面。你不妨跟你女东家去说，派一个抱告来应讯。”

刑诉的规矩，职官或妇女，涉及官司，不便到堂，可以委派亲属或者仆人替代，称为抱告。池大老爷这么吩咐，看似体恤，其实是一种深怕与林家母女直接冲突，造成尴尬情势，有意避免的手法。孙秀才自然乐从，便先将林采春劝了进去；同时将池大老爷的话转达给林太太。

结果是派管家林福当抱告应讯；池大老爷将想好的话说了出来：“我是来替你家洗刷冤枉的；有人告密，说你家有条地道，其中隐藏着与你家命案有关系的许多秘密。我也不相信有这样的事；无奈告密的人，言之凿凿，外面也有许多风言风语，如果谣言满天飞，不但林家的名誉有关，我做县官的不闻不问，也难交代；所以我今天特地亲自来踏勘。看明白并没有什么地道，谣言自然平息。想来这也是你们林家求之不得的事。”

林福一听吓傻了，结结巴巴地答道：“大老爷不要听人家的谣言。”

“我不说过？我也不相信这种谣言。不过查一查明白，大家可以安心。你跟你主母去说，女眷都回避，我只看一处地方，决不叫他们骚扰，尽管放心好了。”

林福只得应诺，入内请示。这一去去了不少时候，然后将孙秀才也找了进去；又是好久，孙秀才来说，池大老爷为林家洗刷名誉，感激不尽。时已近午，备一杯水酒，略表敬意，请池大老爷赏脸。

“不必！”池大老爷峻然拒绝，同时决定不再容林家拖延，立即动手，因而叫一声：“书办！”

刑房书办不在跟前；正悄悄为林家请到别室，由林福在向他讨情，希望池大老爷不必追究，愿意奉上一笔丰厚的“寿礼”。此外总送五百两银子，请刑房书办表散给三班六房。

“不行！”刑房书办大摇其头，“我们这位大老爷脾气僵得很，一定不肯。”

“大爷，你没有去说，怎么知道不肯？”

“我知道。说了白碰钉子。”

“就碰个钉子也不要紧。”说着，林福已塞了个红包过来，竖起一个手指，轻轻说了三个字：“是整数。”

“整数”大概是一百两；但一千两也不能要。刑房书办掉头就走，恰好遇见小福来唤；一起到池大老爷面前待命。

“这家人家好不知趣！”池大老爷慢慢发威，沉下脸来，表示不满，“我给他们面子，清早磨到现在，倒像我大老爷要哀求他赏赐什么似的，真正岂有此理！”

这几句是说给孙秀才和接踵而来的林福听的。俗语道的是“灭门县令”，县大老爷最得罪不得；孙秀才和林福少不得好言央求，略略平息了池大老爷的怒气，两个人又赶进去见林太太。

“看样子决计拖不过去了。”孙秀才不知内中的秘密，便这样劝说：“就让他们看一看，又有何妨？”

林太太说不出的苦，脸色洁白如纸；好久才恨恨地说：“这姓池的‘前世一劫’！大不了一条命，就让他们看。”

“慢点！”林福了解内幕，真怕闹出事来，连累吃官司，还将希望寄托在邵定侯身上；不过当着孙秀才不便明说，只往后面指一指，“等那面的消息来！”

“还有什么消息？人都走掉了。”

林福不知此话怎讲？孙秀才无心听他们打他所不解的哑谜；只为林太太已松了口，池大老爷面前好交差，所以掉头就走，想拦亦已不及。

这时林家大门口已聚集了无数看热闹的人，虽然大门紧闭，但人声嘈杂，直透进围墙中来。到此地步，千目所视，池大老爷就想偃旗息鼓，又如何走得出去？因而听得孙秀才说是林家同意查看，虽有些怕查不出什么来，难以下场，也只得硬起头皮，下令仔细踏勘。

“你们可仔细了！”刑房书办承命警告差役：“谁要动了本家一草一木，‘吃不了，兜着走’，你们自己有数。”

差役暴诺一声，乖乖地站着，不敢乱走；然后由刑房书办分派，派一个老成的，陪着何三娣婆，再是他自己，一共三个人踏进林采春的闺阁。

一望之下，最触目的就是一张黄杨木的雕花床，硕大无朋。刑房书办拉开窗帘，仔细看了一会，便对何三娣婆说：“你到床后头去看看。”

床后有条夹弄，向来是闺阁中最隐秘的所在；何三娣婆跟林家丫头要盏美号灯，进去仔细看过，毫无异状。

“三娣婆，委屈你，钻进去看看。”

“钻到哪里？”

“床底下。”

一说“床底下”三字，有个丫头，颜色大变；另外一个紧闭着嘴，一双眼睛眨个不停。不用说，找对了地方。

“三娣婆；你拿这个到床底下各处敲一敲！”刑房书办将一个槌背用的棉花送了给她。

何三娣婆钻到床底，虚实一探便知；再拿美孚油灯一照，形迹越发明显：“书办大爷，书办大爷！”她高声喊道，“有块活板。”

“当心！当心！”

刑房书办的话还没有完，只听砰然大响；接着是有样重物摔在泥砖地上的那种低沉沉重的声音；再下来便是何三妹婆呼痛：“阿唷哇！腰摔断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池大老爷在窗外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小福机警，闻声便知究竟，喜滋滋地说：“老爷，何三姨婆摔到地道里去了！”

“果然有地道！”池大老爷不自觉地挺了挺腰，舒服地吁口气，回眼去看孙秀才和林福。

两个人的神态不同，一个是惊异之中还有些不甚相信如梦似幻的迷惘之色；一个脸色苍白，微微发抖，恨不得能拔脚开溜似的。“大老爷！”刑房书办已问了出来，疾趋而前，精神抖擞地禀报：“地道出口找着了，在林采春床底下。书办请示，要不要拆床？”

“拆！”池大老爷毫不迟疑地回答。

“喳！”一院子的差役，齐声答应。

“人不必多。”池大老爷吩咐：“好好拆。”

于是进去了四个人，七手八脚将一张黄杨木雕花床拆开；床背后夹弄中，妇女见不得人的褻物，尽皆显露，这时自然没有人去注意，所有的视线，都集中那块活板上。

那块活极约有三尺宽、五尺长，正中装着活槽，前端只能上掀，后端只能下坠——放平了严丝合缝，不仔细看不会觉察；如果在后端一掀，前端翘起，便成了个出入口。何三姨婆刚才不知就里，一个身子都在活板后半上，自然翻落地道之中。

撬去活极，扶起何三姨婆，池大老爷亲自俯身察看，只见那地道深有八尺，出口之处，砌着台阶；两壁和地底都用油灰筑实，光滑异常，可想而知，经常有人进出。

“叫他们的人来看！”

孙秀才和林福被唤了进来，一望之下，孙秀才的舌头一伸，眼中好奇多于惊恐。林福却是紧闭着嘴，也紧握着手，仿佛不是这么使劲撑持，就会站立不住。

“林家的报告，”池大老爷问道：“这条地道通到哪里？”

“回大老爷的话，小人不知道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，谁知道？”

林福不作声，脸上却是极显然的悔恨的表情；可以想象得到，他悔恨的是错过了一个解释的机会，如今只有请他的主母或者小姐来应讯了。

池大老爷却还不愿与林家母女打交道，向刑房书办说道：“派两个人下去，看着通到哪里？地道中藏着什么？”

由于这里在洞房花烛之夜，便有新郎发狂投河的怪事，难免使人疑心是不是有鬼作祟？如今望着黑黝黝的地道，自己吓自己，便觉背脊发冷，汗毛站班；奉派的两名差役，面面相觑，有迟疑却步的模样了。

“大老爷在这里，”刑房书办喝道：“怕什么？”

县令虽只七品，却是正印官，百邪不侵。那两名差役由这句话上壮了胆，大白日里点起两盏灯笼，拾级而下；一路照着，步步留心，往此走到尽头，也是五级台阶；走上两级，举手便与地面相齐，其中身高的一个将灯笼往后领口一插，举起双手往上一托，谁知文风不动；再使上一把劲，依旧枉然。

“喂，喂！”此人大声喊着，将顶上那块木板拍得“蓬蓬”地响；听得出口上面不曾有什么箱宠之类的重物压住。

“下来吧！”另一个说：“不必白费功夫，必是让人封住了。”

“说得有理。走吧！”

“慢来，还得看看。”

要看的是台阶，视灰尘多寡，判断封闭了多少日子？拿灯笼一照，只见光滑如入口；可见得封闭不久，说不定就是片刻之前的事。

转回来复命，池大老爷想想不算意外，邵定侯得到消息，自然严拒不纳。不过这一来，自己的一片好心就要落空了。

他原来还算是体恤林家母女的想，只等差役循地道找着出口，发觉是邵家，一切便着落在邵定侯身上，眼前就不须林家母女再抛头露面，然而此刻却说不得了，仍然只有在林家这方面追。

“书办！”池大老爷问道，“这地道出口不知是哪一家；情形不明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“老爷，”小福低声插嘴，“为啥不拿罗盘来定一定方向？再查问四邻，不是都弄清楚了。”

“说得有理！”池大老爷看着林福说，“我看你还是老实说的好。查究出来，你是知情的，罪加一等，你要小心。”

这个能够解释的机会不可再错过，“回大老爷的话，小人仿佛听人说过——”

他所解释的，邵定侯所以要挖这条地道的原因，与王木匠所说，一般无二。这个原因，任凭他说得天花乱坠，池大老爷只当秋风过耳；所要的就是有人咬出邵定侯。于是一面发火签传提邵定侯到案，一面打道回衙。

此时整条街上像看迎神赛会一般，几乎家家都在大门外打听消息，谈论林家的新闻。不过池大老爷的导子经过，自动让出一条路来；这就是百姓爱戴的明证，池大老爷自然觉得欣慰。

等他回到衙门，传提邵定侯的差役，接着也就到了；说是邵定侯到杭州探亲去了。

“探亲？”池大老爷急急问道：“什么时候到杭州去的？”

“他家说是去了两三天了。其实今天上午方走。”差役答说，“只怕到杭州探亲的话也靠不住，是得知风声不好，躲了起来了。”

这差役说话很实在。然而池大老爷也不免怀疑，是他们得贿纵放；只是事无佐证，无可奈何。静下来想一想，心里万分懊恼；恼的却不知是谁？是恼自己做事欠老到呢；还是恼的朱莲甫之流，无端干扰，以致泄漏风声。总而言之，世间事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；处处要防到，刻刻要用心，稍为疏忽，就会搞得进退两难，动弹不得。

就拿这桩案子来讲，明摆着那邵定侯主谋的嫌疑，比什么人都重；将林家母女抓了来问，自然可以，但多半问不出究竟。即或实供，亦必都推在邵定侯身上。此人不到案，一切无从办起。其实，这些情形，亦是预先想象得到的，偏偏就没有想到主犯会畏罪潜逃；不然，无论如何可以先作防范。说到头来，还是自己的顾虑不够周密。

如今该怎么办呢？这桩案子办得上不下，会让刑名师爷所笑。转念到此，很不服气，恨不得立刻将邵定侯抓到手，切切实实地问个明白。

只为一股气平伏不下来，他顾不得其他公事，将刑房书办找了来，吩咐两件事，第一件，务必查出邵定侯的下落，缉捕到案；第二件，即刻传讯林家母女。

“回大老爷的话，”刑房书办迟疑地说，“请大老爷细细思量。传讯邵定侯，自然应该；‘缉捕’两个字，只怕用不上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池大老爷甚为诧异，“何以用不上，难道我还不能抓他吗？”

“大老爷自然能抓，只怕抓来了放不掉。”刑房书办慢吞吞答道：“掘地道不犯法——”

“什么不犯法？”池大老爷抢着打断，声音粗暴，“像这种情形，非奸即盗！”

刑房书办却依旧慢条斯理地：“盗要贼。奸更难说。律无‘指奸’的明文。”

“什么？莫非不要眼见他们睡在一床，才算奸情。”

“就算他们睡在一床，大老爷也不能去捉奸。”这阴恻恻的挺撞，将池大老爷气得肺部都要炸了；脸上一阵青，一阵红，好半天才能开口说话。

“你的态度奇怪啊！是不帮我，帮被告的口气。什么道理？”

“大老爷冤枉人了！书办正是帮大老爷；为大老爷的前程着想。现在案子总算比以前不同了，一步一步往里紧，功夫到了，自然水落石出，太心急了，自己脚步站不稳，有理变成无理，大老爷倒想想看，啥犯着？”

话是说得有理，态度却大有可疑；池大老爷是何等作人，知道其中起了变化——他的猜测不错；就这个把时辰之间，邵定侯已派人跟刑房书办接上了头，许以重酬，希望能将案子化大为小，化小为无；刑房书办与三班捕快的头脑，商定了宗旨，决意设法将案子压下来再说。

他要压，无奈池大老爷不肯；缉捕邵定侯固然要下面出力，如果阳奉阴违，一时无奈其何，但传讯林家母女，却是即时可办的事；为了一口气不出，下令传唤，限时到案。同时关照：案情重大，必须本人应讯，不得由抱告代为过堂。

刑房书办不敢公然抗命，依言传唤。但因受了邵定侯的好处，对林家母女格外照应；好言安慰，又教了许多话。林采春不肯应讯，也就马马虎虎放过一边了。

据差役禀报，林采春因病不能到案。池大老爷明知其中又有花样，只以其母到案，其女亦可不问，所以点点头不说什么，只传林太太上堂。

“你家有地道，你知道吧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这地道是怎么回事？”池大老爷拍案喝道：“你要从实招来。”

“大老爷，掘地道不犯法。原以邵家是近邻；人家有难处，不能不帮忙——”接下来，林太太将掘地道的原因又说了一遍；自然与王木匠及林福所说，毫无二致。

“这种事闻所未闻。就算它是真的，本县问你，出口为何安在你女儿房里？”

“为的是比较隐秘，不容易教人知道。”

“好个隐秘，好个不容易教人知道！”池大老爷冷笑一声，“本县再问你，邵定侯从掘成地道以后，到你家来躲过没有？”

“来过一次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是去年。”林太太说：“有一年多了。”

“这就是说，地道一年多未曾用过。何以里面干干净净，没有灰尘？”

“这——”林太太提高了声音答说，“这就知道了。”

“你自然不知道；只怕你女儿倒知道。”

此言一出，堂下观审的百姓中，有忍俊不禁，笑出声来的，差役要弹压，池大老爷却认为有助于自己问案，喝阻不许。

林太太又气又急；当堂掉泪，哭出声来。这下案子问不下去了；池大老爷没法，只好退堂。林太太虽未被收押，却须交保才能释放。

这一堂问得时候不多，但已轰动了全城，沸沸扬扬，都在谈论邵定侯与林采春的好情。

这一来，林家的苦恼，可想而知。但是池大老爷亦复如此；通前彻后想一想，处处是线索，而每一条线索都追不到底，不上不下，无处可以着力，而且缺少帮手。刑名师爷那里，不能再去求教；如今刑房书办亦是态度大变，明知道在玩花样，就是抓不住他的把柄。池大老爷极好强，自以为“光棍眼里揉不进沙子”；如今却眼看着受人欺侮而无可奈何。这口气实在有些咽不下去。

一个人灯下借酒浇愁，他对小福是格外另眼相看了；因为唯一的帮手，甚至是唯一可以共忧患的朋友，就只有这个书童。

“小福啊，”池大老爷放下酒杯，软弱地说：“你看我这件案子搞得窝囊不窝囊？本来是副满贯的牌，现在连副‘起码和’都和失败了。”

“都只为老爷太心急。”小福答道，“手里的牌让人家猜到了。师爷跟刑书的话，实在也不错的，慢慢来；不管抓到王木匠，还是邵定侯，着落在他们身上追，自然会得‘和牌’。”

“我错了！要想和牌，先要‘扣牌’；应该先看紧了邵定侯。这张牌漏掉，是我最大的失策。”

“现在只有摆下来再说。说不定还会‘海底捞月’。”

“海底捞月？”池大老爷起劲了，“是怎么一张牌？”

“如果那个招赘女婿没有投河，那末，投河的是什么人呢？找到这个人，不是原原本本都有了？”

“对！”池大老爷拍着大腿说；但兴奋的神色，一现即逝，“哪里去找这个人？真正海底捞月，捞不到的。”

“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第一要紧是秘密。”小福又说，“当然不能老爷去查访，我也没有这个本事。不过，老爷可以另外用人；照我看，快班的张头儿，人倒像靠得住的，我拿他悄悄儿叫了来；老爷当面跟他说好不好？”

“这个主意不错。不过，今天总不行了。”池大老爷左思右想，想了半天才说：

“我想通了！我做县大老爷，管二三十万百姓；事情也多得很，不能拿心思专摆在这件案子上。丢开，丢开！总归是悬案，仍旧让它悬在那里好了。倒要看看邵定侯、王木匠，能躲到什么时候？”

这是真的想通了，绍兴酒也就不致再落愁肠，饮到半醺，恬然入梦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残灯未灭、残醉未醒、残梦未消，却听得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：“老爷，你只怕要‘吃包子’了！”

池大老爷揉揉眼，定眼看去，是小福掀起帐门，站在床前；脸上有明显的忧色。

“你说什么？什么‘包子’？”

“我是说老爷那副满贯和不成，起码和也和不成，还要吃个包子。”

且莫问出了什么乱子，只听这口气，便大告不妙。池大老爷倒真是赌徒的气质，反正牌已倒了下来，包子就算吃定了；那就不必忙，他慢条斯理地下得床来，先喝口冷茶，

润一润枯涩的嗓子；而小福不待他问，便先已开口相告。

“林采春上吊死了，她家的人，一早来递状子，请大老爷去验尸；刑书道的是，这兆头不好。”

“兆头不好？”池大老爷定神想了一会才问：“怎么不好？”

“从来像这种悬梁自尽的事，又是女尸，虽说必得报官；却总是禀请免验的。如今居然请要老爷去相验，自然有花样在内。”

“花样？在我身上出花样吗？”

小福呆了半晌，很吃力地说：“老爷要当心。”

听他的话，看他的神气，再想一想小福跟自己的关系，池大老爷心里明白；为了宽自己的心，他还有些话不肯说。

“不要紧，你尽管说！”一夜过来，池大老爷精神十足；加以心情愤激，越发勾起不惜周旋到底的决心，“要做好官说容易很容易，说不容易就不容易。人家有地大的银子，来打天大的官司，一个个见钱眼开，倒在那面去了，好像我这个好官难做；其实不然！只要脑子清楚，良心摆得正；就不必怕！小福，你要晓得，我上有朝廷，下有百姓，只要我行得正，站得稳，挺得住，朝廷和百姓自然会在要紧关头帮我。我怕什么？”

“话是不错。”小福怯怯地说，“人家在暗处，老爷在明处，暗箭伤人，顶难防备。”

“有啥难防备？他们那支暗箭，不说我也猜得到；无非在死者身上做文章，说林采春是羞愤自杀；羞愤是因为我好像指她跟邵定侯有奸情；所以变成我大老爷逼死民女。这是他们的一面之词，除非银子用到家，上头不会听他的。”池大老爷一口气说到这里，停了下来，指着外面说道：“你看看有没有人？”

垂花门外，站着刑房书办，也不知道刚才那番话，他听见了没有；小福唯有据实而报，同时小声劝主人不要说得太多。

“我只跟你说一句，”池大老爷放低了声音说：“就算他们沾了上风，硬赖我逼死林采春，林家的命案我还是要办。你现在马上出去打听，邵定侯回家了没有？要秘密，打听明白了，立刻来告诉我。这个包子我不吃，我自己也是副大牌，‘两不包三’。”

小福答应一声：“是！”

“你叫刑书进来。”

刑房书办神色如常，进屋先请了安，接着递上一张状子；口中说道：“林采春夜里吊死了。请大老爷去相验。这件案子闹大了。”

“喔，”池大老爷问道：“是不是畏罪自尽？”

“当然要这么说。”

就这一句话，惹得池大老爷无名火高三千丈，真想跳起来指着刑房书办问一句：

“不这么说该怎么说？难道不是畏罪自尽，是我做县官的逼死她的不成？”

然而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，池大老爷到底已经吃过亏了；就因为不够沉着，操切从事，才搞成这种枝节横生的棘手局面。吃苦岂可不记苦？这样一转念间，把自己的火气，硬给压了下去。

于是他强自保持着平静地问：“照你看呢？林采春到底为什么上吊？”

“自然是不好做人了。一城沸沸扬扬，指指点点在说她的丑话；人人要脸，树树要皮，脸皮一剥下来，怎么还能做人？”

“是谁剥了她的脸皮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；只要抓到邵定侯，一切水落石出。她倒逃脱了一个谋杀亲夫的罪名。”

“唉！”刑房书办微微顿着足，“真的证据齐全，办她个谋杀亲夫的罪名，大家不但没有话说，还佩服大老爷明镜高悬，如今——唉！”

池大老爷越发沉着，了解刑房书办居心叵测，预备拿口黑锅扣在自己头上，倒得好好防备他。

“如今怎么样呢？”他说：“不要紧！我不是怕事的人，是我错，我一定承认，自请处分。现在我们依律论律。”

刑房书办听这软中带硬的冷静语气，知道吓不倒池大老爷，便改变了态度——其实也不用吓唬，情势是对池大老爷不利；他很诚恳地分析，指出问案犯了一个错误，问到

奸情之类的风化案子，不该公然坐堂，准百姓听审，而应该在花厅中间。妇女名节最要紧，未曾讯实，该当先思保全；众目睽睽之下，问到房帏之事，哪怕是夫妇敦伦，被讯的妇女，亦会羞愧难当。如今林采春的自尽，是为了全城的风言风语；而风语风言则起于挖开地道以后，池大老爷问案时隐然指她与邵定侯有奸情，然则“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。”邵定侯有的是钱，绍与又出好刀笔；重金请人撰状，告到省里，甚或京控；再用银子上下打点，池大老爷的前程，必不能保。

“是的。”池大老爷出奇地冷静，“我跟你说实话，我那个知县，也是意想不到而来的。遇到这样一件案子，坏了我的前程我也无所谓。不过，纱帽可以丢掉，案子不能不追；他们不用想吓我，想我为保前程松一松手？好了；我批状子。”

池大老爷提笔在状子末尾批道：“准状。即日午后相验；传集仵作官媒伺候。”

“大老爷！”刑房书办劝他，“还是不必到林家的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只怕没知识的妇女，无理取闹。”

“什么？无理取闹！”池大老爷既惊怒，且又有些沉不住气了，“莫非她们要撒泼？”

“不是撒泼，只怕情急。”刑房书办走前一步请个安，语气显得很诚恳地说，“大老爷是一县的父母官，身份尊贵，犯不着跟罪犯人家一般见识，能放松一步，还是放松一步的好。”

这不能不说是几句好话，池大老爷也是混光棍过来的，有道是“光棍不吃眼前亏”；因为事后找场，不管如何面子十足，总难弥补当时所受的损伤。

然而放松又是如何放法？“你劝我不去，不就变了我怕他们了吗？”他问，“站不稳脚步的事，我决不做。哪怕动公事，调城守营来保护，我也得去相验；”

刑房书办的意思是，想请他将批示改一改：“既系畏于人言，悬梁自尽，免于相验。”现在听他的口气坚决，还要调城守营保护，案子一闹大了，麻烦甚多，而且对邵、林两家，亦决无好处，那就只有另想别法了。

这样转着念头，随即有了计较，“大老爷既然一定要去，书办当然叫他们好好伺候。不过，书办有句话要说，”他提出一个要求：“到了那里，务必请大老爷看书办的眼色行事。保护大老爷是我们的责任。”

听他说得诚恳，池大老爷点点头，很郑重地应允：“我相信你。”

虽是平淡无奇的一句话，其实很有分量；刑房书办理会得言外之意，越发觉得自己想得不错。

“你跟你们大少爷去说，不能再躲在绍兴了；赶快上省，带足银子去走门路。只有一个法子，可以把案子压下去。”刑房书办向邵家派来的“密使”，悄悄地嘱咐了一番；随即又赶回衙门，伺候县官上林家相验。

一路鸣锣喝道，吸引了许多看热闹的人。林家的新闻，已经传遍全城；除了跟在轿子后面的以外，更有好事的人，早早就到了林家附近，那条巷子拥得轿子都抬不进去，差役们费了好大的劲弹压，才开出一条路，容轿子通过。

就在轿子要抬进林家的时候，林福迎在轿前跪了下去，高声说道：“挡大老爷的驾！”

于是轿子停住；但轿杠仍旧在轿夫肩上；池大老爷因为预先已有承诺，便向右边望去，刑房书办亦赶了上来，直奔林福问道：“为什么挡驾？”

“我家主母道我家小姐死得已经惨了，不忍再让她经官相验。请大老爷礼恤下情，恩准免验。”

“等着！”

回到轿前，禀明经过，池大老爷见他微微颌首，便很痛快地答道：“免验。”

尸虽可以不验，苦主却不妨传来问一问；谁知池大老爷还不曾开口，刑房书办喊道：“回轿。”

轿子都不曾着地，便已抬走；看热闹的人，自然大失所望。池大老爷亦不免快快；在轿中默默思量，竟不知下一步该作何处置？

回到衙门。小福已经在等着了，神情显得兴奋而焦灼，但却很容易发觉，因为有刑房书办陪着在一起，他强自装作没事人似的。这就不难明白，他打听到了什么消息，而这消息是不足为外人知道的。

池大老爷坐下来连茶都不忙喝，先问刑房书办：“你让我放松一步，我照你的话做

了。下一步呢？”

“下一步是抓邵定侯和王木匠。书办关照他们上紧去办。不过，这件事实在急不得，越追得急，这两个人越不肯露面。请大老爷耐心；仍旧要放松一步，好让他们明查暗访，早早有结果。”

“也只好如此了。你下去吧！”

等刑房书办一走，小福去关上了签押房的房门，才低声报告，已经访得邵定侯的踪迹——邵定侯自然不敢回家，但邵家有一担行李挑出来，为小福所跟踪；直到河埠，行李下船。那条船相当新，也相当华丽，判断邵定侯将乘这条船逃走。

听得这话，池大老爷又惊又喜；心里有些乱，不知怎么样才能抓住这个机会，逮住邵定侯？他很清楚，如果大张旗鼓地派出差役，一定会有人通风报信，到邵家去领赏钱。所以只能调集三班，亲自，带着去逮捕。

“小福，”他想定了就做，“你到班房去通知，不拘什么人，派三四个来，跟我走。”

“老爷是去抓邵定侯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不好。”小福答道，“照我猜想，邵定侯白天不敢上船；总要到天黑了才会走。这时候去是自去，反而变成通知他了。”

“说得是！还是你的脑筋好。”

打草惊蛇，既然不可；然而又如何能够守得着邵定侯？问到这一点，小福又自告奋勇了。

“我去。”他说，“我弄两个人悄悄守在那里。等他上船，便跟上去——”

“不好，不好！”池大老爷忽然有了主意，“邵定侯是豪富，带的人多；逼得他急了，说不定真的动手，人少了不管用，我的意思是，只要他上了船，就不怕他再逃。这样，你还是去守着，多带两个通消息的人，只看他一上船，立刻回来报告，我自有办法。”

“老爷，你有什么办法？”小福问道：“是不是在关卡上守着？”

池大老爷笑笑答道：“你先不用问。包管你痛快就是了。”

原来这时正办团练，陆路以外，内河中亦有快艇，配备洋枪，虽然每条船上只有两三枝，但威力已经十足；经常巡逻缉私，查察奸宄，不管大小民船，遇到这些快艇，无不乖乖听命。

这些快艇归一个姓陶的在籍绅士管；此人原在江西做过通判，手上有了几个钱，看时世不好，不如回乡为妙，所以在南昌托人打点，以“养亲”为名，辞官口里。

路过杭州时，少不得有一番酬酢，想留下一条复起的路子；就在那时候，跟池大老爷在牌桌上结成了好朋友。

陶通判回到绍兴不久，为地方公推，参与办团练。他在江西剿过鄱阳湖的土匪，所以负责水路巡防。自然，跟池大老爷常有往还；官箴所关，虽不打牌，却是酒友，十天之中，总有两三天在一起对酌。

因此，对林家的那件案子，他也听池大老爷约略谈过；这就不必费什么口舌了，接到池大老爷的委托，不须多问，便交代了下去。

到了夜里，约莫二更时分，小福兴匆匆地回来报告，邵定侯上船了。

“那就一定难逃公道了！”池大老爷陶然引杯，“小福，我说过，包你痛快，一定痛快。你记不记得？”

“当然记得。到底怎么回事，老爷一定要说明白。”

于是池大老爷将他拜托陶通判的情形，约略说了一遍，断言天亮之前，就可以将邵定侯抓到，那不是痛快不过的事？

“嗯！嗯！”小福是为不忍扫主人的兴，有些话不说——他原以为池大老爷有什么令人意想不到的妙计，可以不让邵定侯漏网；谁知是这么一个办法？未来就不能乐观了。所以这样哼哼哈哈地敷衍着。

池大老爷当然看出他的神态有异，“小福，”他微带不悦地说。“你当我抓不住邵定侯？我倒问你，不用这个办法，还有什么更靠得住的办法。”

“办法是好的。不过，光是办法好没用。”

“要怎样才有用？”

“要靠下面的人帮忙。”小福答道，“老爷不知道，团练的名气坏得很，都是一班

地痞流氓在把持。”

“团练风气之坏，也不是我们一个地方，或者一时如此；处处这样，无足为奇。只要他们把事情办好，其他我都可以不管。”

“说来说去，就是老爷交代的事，不见得能够办好。”小福说道，“邵定侯的船上，抬上去两个樟木箱子，重得不得了，八个码头上的人，抬那两个木箱子都吃力，都说装的是银子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不必说了。”池大老爷抢着开口；而且是真的不痛快。

这因为池大老爷是个很爱朋友的人，认为小福的话，侮蔑了陶通判，就像自己遭受侮蔑一样，自然心里不舒服。

其实倒是小福料事比较准确，陶通判竟负所托，空手而回。

起先，陶通判倒是很够朋友，亲自坐着快艇，追到县西五十里的钱清镇地方，追上了邵定侯的船。

其时是半夜子末丑初时分，灯火尽熄，好在邵定侯那条船既大而新，并且华丽所以很容易发现。练丁便向陶通判请示，是当时查问，还是到天明再说？

“现在就查吧！”陶通判答道：“天亮人多，骚扰不便。”他心里在想，邵定侯也是场面上有名的人物；应酬场中，常常遇到，总有香火之情，不如趁此夜静更深之际，悄悄将他带回城里，也留他一个面子。

于是练丁拿条竹篙，叩击大船船舷，唤起船夫；指名要邵定侯出来答话；

邵定侯没有露面，派男仆送出来一封沉甸甸的红包，只道辛苦，并无别话；自是尽在不言。练丁当然心照，但有陶通判在，只好敬谢不敏；到底将邵定侯唤出舱来。

男仆拿灯笼一照，居高临下很快地看见陶通判坐在快艇中；邵定侯便先招呼：“陶公，陶公！你在这里？”

“特为追了你来的。”陶通判起身答道：“你请回城吧！”

邵定侯是经过高人指点的，对于路上可能遭遇的麻烦，不但一一设想到，而且筹好了应付的对策；此时便不慌不忙地答道：“一切都好说。陶公先请上我的船来，吃杯茶等我请教。”

这没有拒绝的道理，陶通判便上了大船，中舱落座，立刻茶酒齐来；邵定侯使个眼色，让仆从都退到外舱，静候客人发话。

“定侯兄，明人不做暗事，我如此，你也应该如此；你的麻烦是躲不掉的，还是趁这时候回城，不伤面子。”

“陶公，你说的话我不大明白。我有啥麻烦？是不是林家那件案子？”

“你既然知道，何必问？”

“不是我明知故问。我只不过奇怪，陶公专门稽查水路上的奸细，除暴安良，不该找我的麻烦；若说林家那件案子，池大老爷有意要栽在我身上，也应该派捕快来。陶公出马，名不正，言不顺，算啥名堂？”

陶通判有些失惨，自己太老实了，实话直说，还处处为他设想；哪知反被他堵得哑口无言。想了一下，只能这样答道：“池大令就因为你老兄也是场面上的人物，派捕快来，不大合适。所以托我来奉邀。”

“承情之至。”邵定侯连连拱手，“既然池大老爷讲交情，又有陶公你的面子在；一切都好说了。我问心无愧，就此刻回城，亦未尝不可；不过大比之年，个人的功名也不是小事，一时实在难以应命。”

这就未免太离奇了！这年虽是举行乡试的大比之年，但邵定侯连学都没有进过，不是秀才，何能乡试？而况乡试三场考试，例定八月初八入闱，现在连牛郎织女都还未相会，何须亟亟？

陶通判不便当面指他是“白丁”，只拿赴试的日期来说：“八月初九才第一场，如今上省，不是还早？就算场前要找清静之处，好好用一番功；然而晚个三五天，亦不要紧。”

“不然，陶公！今天七月初三；七月初六就是‘录遗’之期，怎么还不要连夜赶到省城？”

“录遗”亦是取得乡试资格的途径之一。向例童生应试取中，入学成为俗称秀才的“生员”以后，每年还需应考一次，称为岁试；而在乡试前一年，又有“科试”，由一省学政，巡行全省，集合一府生员，出题考试，具取中在一等、二等及三等的前三名，下一年方准上省乡试。

但上一年科试未经录取，或者因病、因事不能参加延试，还有一个补考的机会，就是“录遗”。照定制是在乡试之前一个月，在省城举行。这也是朝廷唯恐阻人上进，补开正途，广罗遗才的一番德意。

只是邵定侯既非“遗”才，又何从“录”起？陶通判笑笑问道：“老兄什么时候进的学？不曾奉贺，倒是我失礼了。”

听得这句讥讽的话，邵定侯脸一红，“陶公，”他不好意思地说，“实不相瞒我是捐了，一个监生。”

“监”者国子监，原是国家最高的教育机关。监生自然可以应考试，亦可以应“考职”做官：所以花钱捐一个监生，亦成捷径。但邵定侯是做不来文章的纨绔，又不会应“考职”做小官；如说为了“荣宗耀祖”，可以请个诰封，或者想抬高身份，在官场中与人称兄道弟，平起平坐，很可以照一般豪富子弟的办法，捐个三品道员。此刻说是捐了监生上省去乡试，这话就不大靠得住了。

苦在明知其然，却不能让他拿“国子监执照”出来验一验；也就无法说他靠不住。所以陶通判愣在那里，半晌作声不得。

邵定侯却跟他相反，真所谓振振有词，“朝廷不绝人上进之路，多方优遇通融，想来池大老爷也一定能够体念朝廷的意思，不教我错过这个机会。”他接着又说，“录遗不取，我马上回来；如果侥幸取了，当然要在省城里留下来，到乡试出闱，才能回绍兴。不过，那也只是一个多月的事；顶迟八月底，我一定回来。”

“话是不错。不过这是命案——”

“陶公，”邵定侯赶紧打断，脸上有凛然不可侵犯之色，“人家的命案，与我何干？池大老爷是外省人，你是本地人，难道不帮同乡？再说，我邵某人有家有业，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。有什么不能放心的？就算我误遭官司，应该到案；照现在这种情形，也该有个通融之处。我就请陶公你替我保一保。”

“保？”陶通判诧异，“怎么保法？”

“请你跟池大老爷去说，我试期过后，一定回绍兴；我亦微有薄产，祖宗的基业，岂肯轻易抛掉？还有妻儿老小，如何割舍得下？官司打到那里，我都奉陪。”

这番话说在情理上，陶通判觉得很难驳得倒他；但不遇见还则罢了，已经追上，却又放他走路，回到城里，如何跟朋友交代？

就这踌躇之际，邵定侯又开口了，“王法不外乎人情。陶公，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话；不合道理，我就跟你走。不过，陶公，”他略停一下毅然说了出来：“倘或我是窝藏奸细，或者做了什么有害地方治安的行径，今天跟着你走。毫无怨言。如今是与陶公不相干的事，也劳动团练弟兄，想想于心不甘。”

陶通判一上来便觉得输了理，因而言语上节节走下风，越来越难招架。这时听出邵定侯言外之意，是借团练欺压良民，自觉惭愧，越发没有“还价”了。

“好，好！你也不必发牢骚，我保你就是；想来你偌大家业，也舍不得丢下。不过，邵老弟，我倒有一句话，不知道该说不该说？”

邵定侯听他已经一肩担承，可以脱身，自然什么委屈都肯受；急忙笑道：“陶公，你说哪里话？你是我父执辈，就教训几句，我也得洗耳恭听。”

“这倒不敢！只是我两句话说得很直。历来赴考，叫做‘场中莫论文’；有道是‘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阴功五读书’。你这样养尊处优的人，命运风水，自然是好的；就这阴功积德上头，你自己心里要有数。沁

“是！”邵定侯肃然回答；一副虔诚受教的模样。

“为什么说，你自己心里要有数呢？”说到这里，陶通判忽然停了下来，望着邵定侯发愣，仿佛有话而碍，不知怎么说才合适。

这副形容，在听的人，便有咄咄逼人之感；邵定侯强自镇静着问：“陶公，怎不说下去？”

又愣了一回，陶通判问道：“‘儒林外史’你看过没有？”

“小时候看过，不大记得清了？”邵定侯有意想把气氛弄得轻松些，不惜自嘲，“陶公大概是要讲严监生坐人家的船；船老大吃了他的雪片糕，他趁机讹诈人家这段故

事，来挖苦我这个监生是不是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！我决不是挖苦你。我讲的是进场的情形，‘至公堂’前，放过九声大炮，摆出香案，由书办跪请三界伏魔大帝关圣帝君进场镇压；周仓巡场；文昌帝君主试，魁星来放光。接下来还要请举子的‘功德父母’。你想想看；真正‘举头三尺有神明’，考场中有多少神灵？这都不去说它；每号门前一面红旗，一面黑旗，你道，作啥用处？”

就这时浮云掩月，凉风大起，将一盏美车油灯，吹得火焰直跳；邵定侯颇有毛骨悚然之感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也不知是陶通判讲得起劲，忘其所以；还是故作惊人之笔，突然拍案说道：“鬼——”

邵定侯一惊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；定定神看陶通判时，已经漏听了一段话。这时所听到的是极怪的声音——是陶通判正在学“号军”在场中的吆喝。

“有恩报恩——有怨报怨——”他拉长了声音，凄厉地学过了这两句；又用低沉的声音说：“恩鬼、怨鬼，直待号军这一喊；方始能够进场，恩鬼蹲在红旗下面，怨鬼蹲在黑旗下面。报恩报怨，花样百出；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邵定侯浑身如浸在海水中一般；急于想听个轻松温暖的故事——实在也是怕听报怨的故事，所以不等他讲下去，抢着说道：“陶公，你说报思是怎么报法？”

“报思吗？我说个眼见的故事你听。”

陶通判虽非举人，但应过乡试；他说他亲眼得见的故事是如此：有个姓朱的秀才，书香世家而资质迟钝；他的那名秀才，也是学政看他五十岁的“老童生”犹自背着考篮，与十几岁的少年同场角逐，于心不忍，勉强中了他的。

这朱秀才倒有自知之明，能够中了秀才，不算白丁，自觉对祖宗有了交代，所以绝意进取。第二年是乡试的年分，亲友都劝他下场；他说什么也不肯。到了试期前一个月，做了一个怪梦，梦见他当初周济过的一个邻居来告诉他说：“朱相公，你上省去考，一定会中。不过要拿你最好的砚台带进场。”

朱秀才醒来，觉得这个梦可笑；回想了一下，随即丢开。哪知过了几天又梦见这个邻居，苦口相劝，谆谆叮嘱，一定要带最好的砚台。

这就有些不可思议了。朱秀才推醒老伴，说起经过；他的妻子倒也是豁达明快的性情，便说：“管他呢！你就不妨去试一试。考不上，科场里是怎么个景致，也开开眼界。何况八月里的西湖，正是一年最好的时候；你何妨也逛一逛。”

“这倒可行！”朱秀才动了游兴，“这样，你陪我去；我进场‘观光’，你就到三天竺去烧香。”

秀才娘子笑了：“哪个带了老婆去赶考的？”

话虽如此，秀才婆子还是兴致勃勃地收拾行李，检点考篮，定船做路菜；一应齐备，老夫妻双双从湖州到省城去赶考烧香。

到了八月初八进场，秀才娘子亲手将考篮又检查了一遍；当然，最要紧的是那方“最好的砚台”。

这方砚台，不是有名的端砚，颜色发黄，质地坚实细致，极其发墨；是朱秀才祖传下来的，看过的人都说好，却不知是何名目？形制异常朴实；无款无铭，而长有一尺二，宽有八寸，厚达寸许，秤秤总有十斤重。朱秀才带了这么一块狼犷的砚台进场，见到的举子无不当做笑话在讲。

朱秀才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因而文思越加迟钝；磨得一砚好墨，却只是搁笔相对，从一早想到日色偏西，草稿上还只是疏疏落落，三两行文字。

就在他死了心，打算弄饭吃过；好好打个盹，缴白卷赶第一次启闩出场的当儿，夕阳影里走来一位银髯老者，到得朱秀才号舍前面站住了；眼睛盯在那方砚台上。

朱秀才心里宽慰了些，自觉五十来岁应乡试，愧对后生，不道还有年迈如此的人；便即招呼：“尊驾贵姓！”

“敝姓吴。”

两个人互通了姓名，朱秀才又问：“尊驾高寿？”

“七十七。”吴老者扳着手指数了一下：“从十七岁起，连恩科在内，这里我来过二十四回了。”

“龙头属老成！”朱秀才安慰他说，“这番必是高中了。”

“难说得很。‘文章憎命达，魑魅喜人过’，科场里真的有鬼。”吴老者说，“我

是不服气，每隔三年要来吃一次苦头。小孙是我亲自督课的，上科已点了翰林；我倒不相信连一榜都巴结不上。”

听这一说，朱秀才不免惭愧；原来以为他连考二十三回，名落孙山，必是跟自己一样，肚子里要“火烛小心”，谁知他能教出一名翰林来，可知笔下来得。

“然则，倒要请教！”朱秀才改口了，“老丈又何致于白吃二十三回苦？”

“我说过，科场里有鬼。”说着，将头低了下去，细细欣赏着那方砚台，好久才问：“请问老弟台，这一砚墨，是什么时候磨的？”

“中午。”

“中午到此刻，墨汁犹在？”吴老者惊异地说，“我倒要仔细看看。”

于是摩挲鉴赏，一会儿点头，一会儿念念有词，看上去是颇为困惑的样子。

“吾知之矣！吾知之矣！”突然间吴老者兴奋地喊着；然后问说：“老弟台，这方砚台，得自何处？”

“是家传旧物。”朱秀才答道，“先人服官从山东带回来的。”

“这就完全合拢了！”吴老者拍着手说，“这是日本石砚。明朝倭寇用来压船的；直隶通州、山东福山都出现过，发于墙壁。其色有黄、紫、黑三种，不知哪一种最上？不过就眼前这一方来说，已非凡品。不瞒老弟台说，我平生有米颠之癖，寒斋亦颇有几方有来历的砚。久闻日本石砚之名，未曾见过，今天让我开了眼界，足慰平生。”

朱秀才心想：你得感谢我那已下世的邻居；如果不是他来连托怪梦，你又哪里去开这眼界？

“好了！”吴老者恋恋不舍地问：“老弟台尊寓在哪里？场后我来奉访；细细拜观。”

朱秀才便说了旅寓的地址；吴老者欣然作别，口号誉他的卷子。过不多久，去而复回，手里握着一束纸；在苍茫的暮色中，隐约可以看出他脸上的表情，非常奇怪，凝重之中显出一种绝望的豁达。

“到此为止了！”

没头没脑的一句话，朱秀才不解所谓，不由得定睛细看；这一看看出异样了来。吴老者七十多岁的高寿，却以善于养生，须眉并未尽白；花白长髯中，隐隐水光，是染的墨汁。

“老丈，尊髯有墨！”

“就是为的胡子上染了墨！喏，”吴老者指着砚台，“我想明白了，都为贪看这方异观，染了墨汁，竟不自知。”

“来，来！”朱秀才拿起一方手巾递了过去，“请擦一擦。”

“现在来擦，已经晚了。”吴老者不接手巾，递过来他手里的一束纸。

打开来一看，是一份卷子，只写了半行，而卷面布满黑纹。朱秀才想一想明白了，必是他回去誊稿时，不知道胡子上有墨，无意间染污了。

问起来果然如此，朱秀才倒觉得老大过意不去：“这怎么办？”他说，“这份卷子一定被‘贴’出去；不又白吃一趟辛苦么？”

“这都是命，无话可说。可惜了我这篇‘制艺’，一搨一条痕，语语著实，针针见血。”吴老者望一望朱秀才的草稿，“老弟台想来尚未完卷！聊以奉赠。”他紧接着又说，“顺水人情，不必谢我！”

朱秀才大喜；但转念之间，又觉心灰意冷，“盛情可感。不过，”他摇摇头说，“无济于事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还有第二场、第三场。”朱秀才很惭愧地说，“不瞒老丈说，文思钝拙；只怕完卷都很难。”

“这话倒也是。等我来想一想。”

吴老者心里在想，自己这份卷子一定是“贴”出去了——科场规矩，考场必须符合“程式”。不中程式的，轻则看主司的宽严，卜自己的运气，可黜可不黜；如果情形严重，譬如白卷，或者写上些莫名其妙的字句之类，则在一场终了，一定出一张榜，将这些不中程式的试卷贴在上面。”由于这些不中程式的卷子，在内收掌官那里，便已黜落；而闹中用五色笔，内收掌官与同考官一样用的蓝笔，所以这一榜，名为“蓝榜”。

蓝榜贴出的举子，第二场就不能再入场；吴老者有心想替他下两场效劳，亦苦于不能插翅飞进棘闹。

“也罢！我早说过，科场里有鬼。鬼使神差要教我跟老弟台来结这重出格的‘翰墨因缘’；那就只有这么办了。”吴老者放低声音招招手：“且听我说个计较。”

吴老者的“计较”是舞弊。科场弊案，无代无之，而以明朝末年为尤甚；弊端百出，匪夷所思，最恶毒的是“割卷”与“换卷”，因为这都是损人利己，伤阴鹭的事。

割卷与换卷，都要买通闹中执事。割卷须弥封房的书办下手，拿好卷子的卷面割下来，换到行了贿的坏卷子上去；张冠李戴，掠人之美，也就是巧夺了他人的功名富贵。

换卷之法是，一面探明某一举子，笔下来得，必定可中；一面买通誊录生，等这本好卷一到，先压了下来，然后等坏卷子投到，彼此互换，坏的卷成好的，好的誊成坏的，与割卷异曲同工。

到了清朝，由于顺治年间的辛酉科场案，兴起大狱；雍正、乾隆两朝，又格外注意此事，所以科场风纪，远胜前朝。但亦很难做到弊绝风清，不过舞弊的方法已少到只有两种，一种是“买关节”，一种“找枪手”。

“买关节”又称“买字眼”；大致是由房考官说知两个字，约定拿这两个字嵌在某一篇文章的第几句，什么位置，考官人眼便知，不管文章好坏，呈荐主考——当然，文章总要过得去，过于荒谬不通，主考坚持不取，亦是无可奈何之事。

找枪手就是代考。这行买卖，有一项极巧妙的付款方式；大致是先付一小部分，余数等到榜上有名以后付清。不须合同，不须保人，只写一张借据；借到某人名下纹银若干两，准于某月某日全数清偿；立借据人具名必得加上一个街头：“新科举人”，而日期则在发榜以后。这一来，如果枪手本事不济，不能为人猎取一名举人，则此“新科举人”的借据，显然出于伪造，立借据人可以不必还钱。如果取中了，新科举人哪怕家里再穷，总有亲友愿意在他身上“下本钱”，枪手亦不愁会赖债。

吴老者此刻就是要为朱秀才做一个不必写借据的枪手；愿意在下两场冒名顶替他入场。朱秀才倒还有些胆怯，无奈吴老者颇为热心，盛情难却之下，唯有依从。

“向来科场只能免贿赂，不能免人情。主司卖关节犯法，送关节就情有可原。我跟你情形也是一样。不过，外人不知实情，倘或发觉了，也是件不得了的事；所以这两次场期，你千万不能露面，最好到深山古寺去躲一躲。而且要记住，决不能透露身分姓名。”

“是！谨遵台教。”

“我还有个不情之请。”吴老者看着那块古老的砚台说：“发榜以后，以此见赐，如何？”

“应该。何用榜后，此刻就请带了过去。”

吴老者欣然接受，将他自己所用的一块砚台送来给朱秀才作誊卷之用；自己携着那方来自日本的“压舱石”，回到号舍中细细玩赏。

第二天出场，一朱秀才将吴老者邀到旅寓，置酒款待，结成极好的朋友。到了第二场进场，朱秀才特地关照仆人，不必“送场”；其实是飘然出城，一个人去逛了九溪十八涧。不过心里却不甚安逸，深怕吴老者冒名顶替，会被发觉。

幸好三场之中，只有头一场搜检查问得严；二三两场便松得多，加以吴老者剪短了胡子，又生得后生，七十开外的老翁，看来六十不到，与吴秀才的年貌，正复相当，所以顺顺利利地做了一回枪手。

不日发榜，吴老者的文章有价；朱秀才现现成成做了一位孝廉公。

“这就是朱秀才的邻居，有恩报恩，托梦叮嘱，非要他带一方最好的砚台的缘故。”陶通判说，“这种报恩的事很多，只不过冥冥中受福，不为人知而已。至于有怨报怨，必是出了新闻，晓得的人就多了。我也可以讲一两件你听听。”

其实，陶通判所讲的故事，亦未必是有怨报怨，有人在号舍中上了吊；有人得了失心疯，大闹科场；有人在卷子里自陈阴私，以致贴出蓝榜，凡此莫可究法原因的不幸之事，又无法解释，便都归之于怨鬼报仇之说了。

陶通判的话是言者有心了，意思中仿佛暗示邵定侯；你自己捉摸，如果曾造过孽，还是不要下场的好，否则怨鬼在闹中报怨是“法所不禁”的，重则送命，轻则丢丑丢得难以做人。

在邵定侯，虽未想到陶通判是有意讽劝；但闹中报怨的故事，确是使得他惊心动魄，几乎不能保持平静。这种脸色看在陶通判眼里，感受相当深刻；越发佩服池大老爷了。

讲完追踪经过，陶通判对池大老爷说：“直到那时候我才相信，老大哥的判断一点不错；那一案跟邵某人有很大的关系。抱歉的是，我有辱尊命；不过，我可以保他，一

定到案。”

事到如今，徒然怨责，无补实际，反而伤了朋友的感情；池大老爷唯有报以苦笑。

案子当然压下来了。只是他暗中还很用心；知道刑房书办不甚可靠；只命小福加意寻访地道的木匠，和那假冒招赘女婿投水的人。小福不是本地人，形踪又不能太显豁；自然枉费心力，旷日无功。

转眼一个多月过去，乡试终了，并已发榜；邵定侯榜上无名。池大老爷便将陶通判请了来，催他去找邵定侯来到案。

这是陶通判义不容辞的事，满口应诺，当时在池大老爷那里写了一封极其切实的信，交驿站专递邵定侯在杭州的旅寓。陶通判并且表示，如果邵定侯迁延不至，他亲自到杭州去办交涉，非要将此人弄来归案不可。

三天过去，邵定侯有了回信，说是十天以内，必“回绍兴。而与此同时，浙江藩司衙门有一通“札子”，下到山阴县，说有紧要公事商谈，召唤县令进省，越快越好。

池大老爷颇为疑惑，不知是何紧要公事？唯有匆匆收拾行李，将印把子交了给“二老爷”护理，带着小福赶紧上省。

一到就投手本禀见，落司延请入内，见面便拱手道贺：“恭喜，恭喜！”

池大老爷急忙请安还礼：“不敢当！”站起身来问道：“请大人明示，喜从何来？”

“我给你看一封公文，你就知道了。”

铃着紫泥大印的公文，是巡抚晏端书下给藩司的，说接到两江总督何桂清的咨文，奏调山阴县知县池某赴江苏候差遣。现在军务倥偬，需人甚亟，除具折出奏以外，请先饬池某人即日赴沪，到苏松太道薛焕那里报到。

照用人的规矩，地方大吏除了不准奏调兼讲官或在内廷、可以专折言事的翰林以外，其余道员以下的外官、五品以下的京官，都可以奏请调用。尤其是军与期间，格外方便；而况两江总督虽与浙江巡抚并无统属关系，但何桂清正是圣眷优隆的时候，不能不加尊重，所以晏端书接到咨文，立即交给藩司处理。

这未免突兀；池大老爷问道：“何制军素无渊源，何以有此一举？卑职倒费猜疑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藩司诧异地问“老兄事前竟无所闻？”

“一点不知道。”

“这就奇了。”藩司眨着眼说：“据我所知，是预备派你当军装局的委员，这是个肥缺；跟洋人买枪炮子药，起码一个九五扣。这个日进斗金的差使，我只当是老兄自己谋干而来的。”

“不是，决不是！”池大老爷极力分辩，“做梦也没有想到有这回事。”

“那真成了怪事！”藩司想了一下说道，“闲话且丢开。老兄也不必回县了；我派人署理。如果稍有点亏空，我叫后任替你弥补就是。”

如此相待，不能不令人感激，池大老爷又请个安：“大人栽培之恩，真正不晓得如何报答了？不过这事出得奇怪，容卑职先去打听一下；明日再来禀见，此刻还求大人先不要‘挂牌’了。”

“也好，明天我等你的回话。”

池大老爷已经疑心到邵定候出的花样；辞出藩司衙门立刻去看一个朋友，也是候补知县，外号“路路通”，人头极熟，消息极灵，托他打听其事。

第二天就将详细情形都打听到了；“路路通”说：“老兄，有人仇将恩报，托了一个大有力量的人，替你谋到了这么一个好差使。一个人要走起运来，真是意想不到。”

这个“仇将恩报”的人，自然是邵定侯，目的是让池大老爷“另有高就”；心甘情愿离开山阴县，就不能再管这件案子。

“哪晓得池大老爷概脾气，宁愿不要发财，不愿受气。”赵玉涛说：“当时他跟藩司去说，要告病开缺。藩司莫名其妙，世界上有这样的傻瓜，运气来了往外推，哪里有这样的道理？池大老爷只是劝不听；问到缘故，他说了实话：他自己觉得输在邵定候手里，灰心了！”

“后来呢？”小张问说。

“后来真的辞官不做了。他说：做赃官他不肯；做清官要受气。官场里他算看透了，还是不做最好。”

“不做做啥？依旧做‘郎中’？”小张问道：“他人在哪里？”

一言未毕，只见孙祥太走了进来；这一下，使得小张和刘不才不约而同地警觉：此

来所为何事？贪听赵玉涛谈池大老爷的故事，连参香堂这桩大事都忘掉了。

两人站起来正要动问，孙祥太却抢先开了口，“正涛！”他手一指，“你先替我给两位长辈磕头。”

这话未免突兀，两个人都想拦住了先问明究竟；哪知赵正涛奉命唯谨，而且手脚利落，已经爬下地去磕了一个响头。

刘不才首先避开不受；小张则一把拉起赵正涛，看看他师父问道：“老孙，你先说个道理看！为啥叫他磕头？”

“叫他磕头是替我赔罪。本来应该我自己，料想谅两位一定不肯，所以叫他磕了再说。千言并一句：是我不对。”说着，孙祥太拱手作了个揖。

刘、张二人面面相觑，都猜到了是怎么回事，未免大失望。僵持了一会，终是由小张开口动问：“香堂开过了？”

“是。”孙祥太歉然答道：“没有来招呼两位，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。一时也无从说起；我唯有认打认罚，听两位吩咐。”

小张年纪轻，不免略有悻然之色；刘不才却世故得多，知道人家不是有意做“半吊子”，讲了话不算，说有苦衷，必有苦衷。再说，事已如此，无可挽回，倒不如索性卖个人情，留宽后路。

因而他向小张使个眼色，放出很诚恳的声音说：“言重，言重！原是好玩，能行则行；不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孙老大，你不必放在心上，不然倒显得做朋友不容易了。”

“刘三爷真正体谅人！我佩服。”孙祥太转脸对小张说道：“老弟台，我的事情了掉了。刘三爷委托的事，明天就可以着手；我们是今天夜里谈，还是明天碰头。”

“不忙，不忙。”刘不才说道：“明天碰头好了。”

小张接口：“今天也要谈谈。”他问赵正涛：“我们睡在哪里？”

“有客房。”孙祥太说：“正涛在这里不大熟，我来引路。”

于是孙祥太亲自引路，出了一道边门，另有一重院落；其中南北相对两排平房，一大半点着灯烛，窗纸上人影幢幢，却听不见语声。

领到西面最后一间房，里面有两张床铺；桌上已经摆下一大壶酒，四只干果、冷荤碟子。孙祥太进门说道：“两位先喝喝酒，等我；我还有点杂事，料理完了就来。正涛，你先跟我去办点事。”说完，又拱一拱手，带着赵正涛走了。

“四点钟了！”小张掏出怀表来看一下，“累不累？”

长夜奔波，通宵剧谈，岂有不累之理？不过，“困倒不困！”刘不才捂着肚腹，有些愁眉苦脸地，“犯病了。”

“犯病？”小张惊问：“什么病？”

刘不才不答，走到桌边一看，四碟酒菜中，有一碟是极大的板栗，剖开一半壳，用酱油五香煮过；此刻最耐饥，刘不才一连吃了七八个还不停手。

小张越发不解，警告他说：“老刘，这样东西不大容易消化；你有病少吃点，当心肚子里停滞。”

“不要紧。”刘不才摩摩肚子说，“这下舒服得多了。我这个毛病，人家说是胃气，我说是‘饿病’，一发作就要吃东西。是这几个月饿出来的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的病！”小张笑道：“倒害得我心里好不舒服，辛辛苦苦跑了来，啥也没有看到，反让你弄出病来。你想冤不冤？”他接着收敛笑容，愤愤地说：“老赵讲什么县大老爷做郎中，是鬼扯淡。有意跑野马驱搁功夫。老孙师徒真不够朋友。”

“你不要这样说。人家有人家的规矩，领我们进门，面子已经很大了。”刘不才又说，“你要替人家想想，今天人家是开香堂执法；自己先就不守规矩，拿空子带到香堂里来，怎么还有资格谈家法？”

小张还未开口，突然有人接话：“刘三爷真正通情达理。”人随话到，是孙祥太。

小张不防隔窗有耳，倒有点不好意思，索性便说在前面：“老孙，我在背后骂你，骂你不够意思。”

“该骂，该骂，你骂两句，我心里还好过些。来，来，罚我杯酒。”

这时赵正涛已带着人接踵而至；端来一大托盘的宵夜食物，有粥，有肉馒头，另外是一大碗冻肉，一条现烧的白鱼。在这个活活饿死人的年头，这就是一等一的盛饕了。

“都是自己人，用不着客气。”小张俨长辈的口吻，“老赵，你也坐下来。”

“是。”赵正涛口中答应，眼却望着孙祥太。

“小张叔叫你坐，你就坐好了。”

赵玉涛这才坐了下来，提壶斟酒，敬过一巡，小张可是忍不住了，“老孙，李小毛怎么样了？”他凑着脸问。

“你晓得的。”孙祥太举杯答道：“喝酒、喝酒！这种人早忘记早好；狗彘不食的东西，何必提他？”

小张还要再问，刘不才在桌下轻轻踢了他一脚，只好不响。但不弄明白，心里实在憋得难过；于是心生一计，站起身来说：“我要撒泡溺，老赵，哪里方便？”

赵正涛不防他是诈，立即答道：“我来领路。”

提着一只洋油“手照”走到院子角落；小张“噗”地一口，将灯吹灭，低声说道：“老赵，不要响，我问你句话。”

-----

赵正涛倒也乖觉，立刻答道：“小张叔，请你不要问我。师父早已关照过了，教我不要告诉你。”

这就是不回答的回答。小张关心的是李小毛的生死；如果他能够留得一条活命，当然没有不能告诉小张的道理。反过来看，可想而知的，李小毛是按家法处置了。

就这时听得有人在狂喊；虽只是一个“啊”字，调子千奇百怪，而皆可归之于“凄厉”两字。隔墙飘送，令人毛骨悚然；小张倒真的想撒溺了。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还有什么人？”赵正涛厌恶地说：“没种！”

这是受刑，还是临死的哀鸣？小张不由得又要问了：“到底怎么样？”

“小张叔，你听到了，我也就不必瞒你。自然是处死。”

“怎么死法？”

“死就死了。还问他做啥。”赵正涛拉住他的膀子说：“小张叔，进去吧！不要婆婆妈妈。”

这句话倒很有用。小张观感一变，挺一挺胸走了进去；同时心里在想，人家照家法处置，关我什么事？而况李小毛香堂参祖那天，已经由传道师教导过帮规誓约，自己知道做了什么事，会得什么结果？当初与他年轻貌美的师娘，颠鸾倒凤的时候，总也想过，一旦事发，便将如何？然则今日之事，也应该死而无冤，与人无尤了。

这一段心事，就此丢开。回到屋里，只见刘不才也是神色平静地，在跟孙祥太谈话；谈的是护送朱家眷属到上海的事。

“现在水路码头，都不按规矩行事了。”孙祥太说，“所以朱家的宾眷，恐怕要分开来走。”

“是的。一切都拜托老大哥。你怎么说，怎么好。”

于是接下来商量细节，直到天亮方散。刘不才和小张，也实在疲莫能兴了，倒头便睡；这一觉睡到下午才起身。

一起床仍是由赵正涛照料；问起孙祥太，说有事进城去了。临走之前留下了话；请刘不才务必等他，还有话要说。

这一来小张当然也得相陪。赵正涛倒很殷勤，饮食起居，照应得很周到；奔进奔出，十分忙碌。刘不才和小张过意不去，只是唤他来围炉闲话，但赵正涛口中答应，却始终不能坐定下来。

“只怕出了什么事？”刘不才低声说道，“听说昨天晚上，香堂里弄得很不开心。”

“怎么？”小张问道：“你听谁说的。”

“我是刚醒未醒的时候，在帐子里听老赵跟人在谈；好像有人回护李小毛；又有人坚持要用家法。争了好多时候，方始定局。”

“李小毛死掉了。”小张问道，“昨天晚上那一阵子喊，你总听到了？”

“我也听到，只不过不好意思问。”刘不才又说，“他们帮里的忌讳太多，我们少管他的闲事为妙。我们自己还有好些正经事。小张，我问你句话，你啥辰光陪我去见你老太爷，谈那件大事？”

“就是今天。”小张说道：“今天我一进城就回氛无论如何要等着我们老的。怎么

个说法，我明天一早给你回音。”

“一早倒用不着。明天我在阿狗嫂那里等你吃中饭。小张，我还有件事拜托；你能不能替我弄几斗米？”阿狗嫂是阿招养母。

“几斗米怎么弄不到？我替你弄一担好了。是不是阿狗嫂托你的？”

“不是！我要送到朱家。好在几天就要走了，五斗米煮粥可以吃十天。够了！”

就这时赵正涛又进屋来了，首先表示歉意，说他师父今天不能分身，准定明天进城碰头，请他们指明时地，到时候必定赴约。

刘不才跟小张商量，决定请孙祥太第二天下午，到阿狗嫂那里会面。讲明以后，不再耽搁，由赵正涛替他们找了一辆“一轮明月”的羊角车吱吱呀呀推进城，已经日落西山了。

一宿无话，第二天清早，刘不才还拥着阿招在寻好梦，小张已来敲门。

“真不识相！”阿招嘟着嘴说，“哪有这么早来叫的？”

“当然是有要紧事情，够朋友才会一大早来。你少开口；开口就替我得罪人。”

阿招一赌气抱着被窝走到后房；然而刘不才仍有戒心，自己迎了出去，看见小张，抢先说道：“你请等一等，这里不是我们说话之处；吃早茶去。”

“不必到外头去吃茶，到我家去。我们老的在等你。”

“喔，”刘不才问道：“你说过了？”

“说过了。我们老的说，‘话不说不明。锣不打不响’；他也要交你这个朋友。”小张又说：“看样子，我们老的倒是一片诚心，立逼我来请你。走，走！我们老的喜欢吃早酒，开了一坛好酒在等。”

想不到有此意外的结果，刘不才大为高兴。但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；张秀才如说小书中所描写的祝枝山一流的人物，不可不防他一着。

因此，刘不才故意用开玩笑的口吻说：“我倒先问你句话，我听人说，你们老太爷见了你怕，你怎么说，他怎么依。可有这话？”

“怕是也不见得。不过总听我的话就是了。”

这就不碍了，张秀才既然真怕儿子，听儿子的话，自然也不敢跟他儿子的好朋友过不去。小张会跟他大吵；做老子的岂非自找麻烦？

“好的！你请等一等。”

“等什么？我们老的，性子也很急的。”

“很快，很快！”

刘不才熟于人情世故，况正是修好的时节，怎可空手上门？不过现办水礼，一则不够意思；再则也耗辰光，所以决定开箱子看看，有什么现成的东西好送。

打开一看，倒有两样东西：一瓶上好的“酸味洋烟”——鼻烟；一包西洋红参。样数虽少，东西不俗，也合于献赠长辈之用；便喊出阿招来，用张红纸包一包，挟了就走。

张秀才果然早就煮酒在等了。

为了套交情，刘不才不但口称“老伯”；而且行了大礼，然后献上礼物，将张秀才喜得有些受宠若惊的模样。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刘三哥，”他指着小张说，“我这个畜生从来不交正经朋友；想不到交上了你刘三哥。真是我家门之幸。”

“老伯说得我不曾吃酒，脸就要红了。”

“对了，吃酒，吃酒！朋友交情，吃酒越吃越厚，赌钱越赌越薄。”他又指骂着小张说，“我这个畜生，就是喜欢赌；我到赌场里去，十次倒有九次遇见他。”

“你也不要说人家。”小张反唇相讥，“你去十次，九次遇见我；总还比你少一次！”

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！”张秀才气得两撇黄胡子乱动，“我这个畜生说的话，强词夺理。”

刘不才看他们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实在好笑；“老伯膝下，大概就是我这位老弟一个。”他说，“从小宠惯了。”

“都是他娘宠的。家门不幸，叫你刘三哥见笑。”

“说哪里话！我倒看我这位老弟，着实能干、漂亮。绝好的外场人物。”

一句话说到张秀才得意的地方，敛容答道：“刘三哥，玉不琢，不成器；我这个畜生，鬼聪明是有的，不过要好好跟人去磨练。回头我们细谈，先吃酒。”

于是宾主三人，围炉小饮；少不得先有些不着边际的闲话。

谈到差不多，张秀才向他儿子努一努嘴：小张便起身出堂屋，四面看了一下，大声吩咐他家的男仆：“贵生，你去告诉门上；老爷今天身子不舒服，不见客。问到我，说不在家，如果有公事，下午到局子里去说。”

这便是摒绝闲杂，倾心谈秘密的先声，刘不才心里就有了预备，只等张秀才发话。

“刘三哥，你跟大器至亲？”

“是的。我们是亲戚。”

“怎么称呼？”

“他算是比我晚一辈。”

“啊呀呀，你是大器的长亲：我该称你老世叔才是。”张秀才说，“你又跟小儿叙朋友，这样算起来，辈分排不清楚了。刘三哥。我们大家平叙最好！”

“不敢，不敢！我叫张大爷吧。”刘不才不愿在礼节上头，多费功夫，急转直下地说：“大器也跟我提过，说有张大爷那么一位患难之交；嘱咐我这趟回杭州，一定要来看看张大爷，替他说声好。”

“说患难之交，倒是一点不错。当初大器不曾得发的时候，我们在茶店里是每天见面的。后来他平步青云，眼孔就高了。一班穷朋友不大在他眼里；我们也高攀不上。患难之交，变成了‘点头朋友’。”

这是一番牢骚，刘不才静静听他发完，自然要作解释；“大器后来忙了，礼节疏漏的地方难免；不过说到待朋友，我不是回护亲戚，大器无论如何‘不伤道’这三个字，总还做到了的。”

“是啊，他外场是漂亮的。”张秀才说：“承蒙他不弃，时世又是这个样子；过去有些难过，也该一笔勾销，大家重新做个朋友。”

“是！”刘不才答应，“大器也是这个意思。说来说去，大家都是本乡本土的人；叶落归根，将来总要在了一起。大器现在就是处处在留相见的余地。”

这番话说得很动听，是劝张秀才留个相见的余地，却一点不着痕迹：使得内心原为帮长毛做事而惶惑不安的张秀才，越发觉得该跟朱大器“重新做个朋友”了。

“我也是这么想，年纪也都差不多了；时世又是如此。说真的，现在大家都是再世做人；想想过去，看看将来，不能再糊涂了。我有几句话！”张秀才毅然说了出来：

“要跟刘三哥请教。”

听这一说，刘不才将自己的椅子拉一拉，凑近了张秀才；两眼紧紧望着，是极其郑重、也极其诚恳的倾听之态。

“明人不说暗话，大器的靠山如今已不在人世。另外一座靠山是何制军，听说‘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’。既然这样子，我倒要请教刘三哥，大器还凭啥来混？”

这话问在要害上，刘不才不敢随便：心里第一个念头是：宁慢勿错。所以一面点头，一面细想；如果随意编上一段关系，说朱大器跟京里某大老如何如何；跟某省督抚又如何如何？谎话也可以编得很圆，无奈张秀才决不会相信；所以这是个很笨的法子。

刘不才认为话说得超脱些，反而动听，因而这样答道：“靠山都是假的，本事跟朋友才是真的。有本事、有朋友，自然寻得着靠山。”他又补上一句：“张大爷，我这两句话说得很狂。你老不要见气。”

“好！”张秀才倒是颇为倾心，“刘三哥，听你这两句话，也是好角色。”

“不敢，我乱说。”

“刘三哥，我再请教你，”张秀才将声音放得极低：“你看大局怎么样？”

这话就不好轻易回答了；刘不才拿眼看一看小张——小张会意，重重点头；表示但说不妨。

“我从前也跟张大洋一样，人好像闷在坛子里，黑漆一团；这趟在上海住了几天，夷场上五方杂处，消息灵通。稍为听到些，大家都在说：‘这个’不长的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做了个手势，指一指头发，示意“这个”是指长毛。张秀才听罢不响，拿起水烟袋，噗噜、噗噜噜，抽了好一会方始开口。

“你倒说说看，为啥不长？”

“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尽的——”

于是刘不才从京里的政变谈起，谈到曾国藩的稳扎稳打；以及长毛的内哄。虽无结论，消长之势，却是很明白的。

张秀才很用心地听完，随又问道：“浙江呢？归哪个来打？”

“也是湖南人，叫左宗棠；曾制军保的他浙江巡抚。听说此人的才气大，脾气也大。”

“只要牛皮不大就好。”张秀才又过了好些时候，才慢吞吞地说：“令我倒要跟大器走一条路子。将来有公的、私的、暗地下都可以通消息。不过，说老实话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；他在岸上，我在水里。到时候，他‘城隍山上看火烧’，我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怎么办？”

这是需要担保之意，刘不才即答道：“张大爷，请你吩咐。”

“听说大器的家眷要搬走。那又何必？自己弟兄，他的老娘，就是我的老娘；我也还奉养得起。”

刘不才方在惊愕，小张先就气急了，“人家母子要团圆。”他说话很率直，“没有道理留她在这里。”

张秀才正在耍手腕的当儿，为自己儿子拦头顶这么一下，不由得又气又急，厉声喝道：“你懂什么？”

“我不懂，你懂！”小张毫不客气地碰了过去，“专门做半吊子事情，害得我不好做人。”

这句话中便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情节在内；张秀才当着刘不才，面子上下不来，出手一巴掌，正打在小张脸上。

小张总算还有分寸，不敢还手，只捂着脸跳脚：“你打我，你打我！”

“我早就要打你这个狗娘养的，忤逆不孝的东西了！”张秀才口不择言地乱骂：

“总有一天捆起你来，送到仁和县衙门里，一顿板子，活活打死。”

他们父子冲突，一在张家上下是司空见惯了的，没有人进来劝解。刘不才却大为不安，夹在中间作调人，一面拉住小张；一面向张秀才引咎自责：“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！张大爷不必动怒，我总有交代就是。”

“要什么交代——”

“老弟，老弟！”刘不才急忙拦住，“请你少说一句，让老人家消消气再说。”

“气？我受的窝囊气还不够？老刘，”小张拉住刘不才气急败坏地说，“好好一件事情，每一趟都是他搞坏的；左手不放心右手，牵丝扳藤，搞得人家烦了，歇作拉倒。要我去说好话，事情才能够挽回；挽回是挽回了，人家的话说得很难听，只好我来赔不是。这种情形也不晓得多少回了？你问他自己！”

张秀才不作声，只是冷笑着，摆出不屑与辩的样子，一袋接一袋地抽水烟。这就见得做儿子的理直气壮了——刘不才心里明白，他们爷儿俩常做些包揽是非的买卖；张秀才做事不大上路，而小张为人爽朗重然诺，所以在外面，儿子比老子吃得开。此时张秀才又打又骂，其实少不得他儿子这个帮手；凡事弄到头来，还是要小张作主。

了解到这层微妙的情况，刘不才便有了计较，一把将小张拉到角落上，低声说道：“老人家总是长辈，礼貌不可不顾。等下我有一番场面上的话说，你不要打岔；事后我们再作商量，我总听你的就是。”

小张会意；赌气说道：“我索性走开，省得听了生气。”

话是这么说。他仍旧在里屋“听壁脚”。只听刘不才说道：“张大爷，我先说我跟大器是门啥亲戚？他是三房合一子，兼祧叔伯，可以讨三房家眷；其中有一房，就是我的侄女儿。”

“喔，”张秀才神态如常了，从容说道：“原来你是大器的叔岳。”

“我忝长一辈。不过说起外场来，我实在不如我这个侄女婿。他是孝子；为了想念堂上老亲，在上海病倒了。所以这一层，一定要请张大爷高抬贵手。”

这句话是绵里针，张秀才急忙答道：“言重，言重！我决没有拦挡他们母子不能团聚的道理。”

“其实朱家老太太倒是真不想动；活到五十几岁从没有出过远门。如今杭州虽说苦一点，能住在张大爷府上，真正‘大树底下好遮荫’，求之不得。不过，在大器做儿子的，心里总是在想，老太太吃了这一场苦，无论如何要接他到上海去过几天安闲日子。说不定老人家倒住不惯，马上要回杭州；那时候一定要来打扰府上”

刘不才这番话真是煞费苦心，不但婉转，而且要为张秀才开脱他想拿朱老太太当押

头的用心；这一来，张秀才反倒无话可说，因为怎么说都不得体；真所谓“越描越黑”，就不如不描。

刘不才当然了解他的想法，不愿意冷场，所以紧接着自己的话又说：“不过，大器在杭州已经住了五代，且不说还有点薄产要料理；就是几十年的亲戚世交，也不能说不要就不要，所以在杭州还要有个亲人照应联络。这件事，大器本来托的是我；不过说实话，我到底不姓朱，有些事情做不得亲戚的主。再说一句，我的性子好动好玩儿，叫我枯守在这里，未免束缚。如今承张大爷念旧，肯照应朱家，那就再好没有了；我倒有个主意，不知道张大爷肯不肯帮忙？”

“笑话！哪有不帮忙的？刘三哥，你请吩咐。”

“我想叫我侄女儿留在杭州。她也算朱家一个正主儿，差不多的事情都可以作主。不过，她到底是年轻妇道人家；叫她独门独户去住，我跟大器都不会放心。好不好在张大爷府上借住一住？”

张秀才的功名虽已被革，当初挣这名“生员”倒是笔阵中凭真本事让学台取中的，所以肚子里也还有点货色；想到“战国策”上“亲子交质”的故事，了解刘不才便是仿此行事，以表诚意。按场面上的道理，既有这样的表示，自己也就应该做得很漂亮；无奈他就是小张批评他的“牵丝扳藤”的脾气，不大有句痛快话，所以支支吾吾地打不定主意。

听壁脚的小张，真是喉咙发痒，恨不得闪出来说一句；只是他有自知之明，此时开出口来，决不会有平心静气的声音，那一来又起冲突，害刘不才为难。然而痒得也实在难受；只得连连咳嗽，用来消除那股不吐不快的劲儿。

这几声咳嗽提醒了张秀才，大声喊道：“阿毛！”

阿毛是小张的小名，听得他老子喊，很快地走了出来，先就说道：“我都听见了。”

“那顶好。你看，怎么样？”

“没有什么怎么样！人家话都说到头了，我们多说一句就是半吊子。”

“好，我不多说。”张秀才终于说了句很漂亮的话：“既然自己人，何分彼此？一句话：悉听尊便。”

这句话倒是面面俱到，刘不才反觉得不易应付；而眼前只有先致谢意。

到此地步，主宾自然尽欢。刘不才喝得酩酊大醉，也不知怎么到了寓所的，一觉醒来，一片漆黑；将阿招唤了进来，先狠狠地喝下了一壶冷茶，人才觉得舒服了些。

“小张大爷来过了。”阿招跟他说，“因为你醉得像死猪一样，喊都喊不醒，所以他又走了。临走交代，明天一早，请你不要出去，在家等他。”

“喔。”刘不才问，“还有啥话？”

“还有？”阿招想了想，“还有，他明天晚上要在这里请个客。好像是江湖好汉，什么帮里的孙大爷。”

“你不要胡说八道，什么江湖好汉？”刘不才呵斥着，“你样样都好，就是一张嘴糟糕。”

“我也不懂——”

“不懂就少说。”

连碰两个钉子，阿招赌气而去。刘不才也不理她，将今天上午的经过，回想了一遍；觉得心满意足，于是翻身又睡，酣畅地直到天明。

第二天他起得极早，一个人在门口闲眺；远远看见小张，便迎了上去，口中问道：“到哪里？上茶馆；还是就在我这里谈？”

“找个清静的地方。”小张说道，“这里离城隍山近，到城隍山去。”

自从劫后，刘不才还是第一次来这里；本来就受了兵火，残破不堪，加以寒冬腊月，人迹稀少，越见凄凉。不过，药王庙前倒还有一处茶摊；两个人泡了茶，叫来一盘油蓑饼，边吃边谈。

“昨天真对不起，害得你们父子口角。”

“常是这样的。人家骂我不孝，我自己也觉得；不过到时候我就忍不住了。再说——”小张停了一下又说，“自己人面前，说说也不要紧；孝是孝在我心里，我们老的，好几次不得了，都是我出头去硬挺。这些话不便说给别人听，人家听了也不相信。总而言之，自己心里明白就是。”

“是呀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你是你老人家的一条右手膀；所以昨天我才那样跟你说。”刘不才说，“话，我说出口了，一定要做到——”

“哪句话？”

“叫我侄女儿住在府上。”

“不必！”

“不、不！”刘不才抢着解释，“‘光棍好做，过门难逃。’一定要这样子过一过门；住些日子，你再跟你老人家说，放她回上海。这样，大家面子上不都蛮光鲜了吗？”

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”小张放低了声音说：“现在大家合在一起做事，形迹就不可不避，说朱某人有房家眷，寄住在张某人那里，反而大家都不方便。”

话外有话。刘不才便很谨慎地问道：“怎么办呢？请你说个道理我听。”

“我跟你讲，我们老的昨天想了一整夜；还起了个卦，长毛是‘盛极而衰’之象。”小张的头几乎凑到刘不才的鼻子底下，很起劲地说：“曾国藩、左宗棠他也知道，稳扎稳打，能够挺得住，就有希望。所以，他的心思完全改过了，也想趁这一潮水里捞他个官做一做。你懂了吧？”

小张平日言谈很有条理，这几句话听来有些杂乱无章；刘不才知道，这是因为他激动的缘故，话太多，挤在喉咙口都要抢着出来，反就说不清楚了。

因此，他相反地出以平静的态度：“懂是有点懂，还不太明白；你慢慢说。”

小张略停一下，咽了口唾沫说：“千言并一句：我们老的，现在是‘身在曹营心在汉’。”

“那好啊！”刘不才不由得兴奋，“老人家真是大彻大悟了。”

“他跟我说：朱某人的眼光、手腕，他是佩服的。好像押宝一样，跟他走决不会错。所以，他要跟朱道台搭一条线；跟官兵方面通通消息。朱道台人在上海，他跟曾国藩、左宗棠有啥往来，长毛自然晓得；也要忌他一脚。这样子你想，如果有人讲：张某某跟朱某某，本来不大和睦；现在忽然好了，朱某人的家眷就住在张某人那里。这话传到长毛耳朵里，还不起疑心？”

“有理啊，有理！”刘不才一面深深点头；一面轻轻拍着桌子，“我倒见不到此。说起来到底是老人家看得多，料得透。”

“好了，现在你明白了。事情我们分开来谈，第一是老孙送朱家眷属的事，今天晚上我约了他在阿狗嫂那里吃酒，你们当面商量。”

“好的。”刘不才问。“第二件呢？”

“第二件，就是我们以后怎么样联络。我跟你，当然是一条线；不过也不能每样事情，都是我们两个人碰头传话。总还要另外安排一个跑腿的。”

“说得不错。”刘不才略想一想说：“这个人，最好你来安排。为啥呢，我说实话，这个人如果出了毛病；对你们这方面的关系大，对大器设有什么大关系，他人在上海夷场上，长毛拿他没办法。所以，这个人，要你们这方面信得过的才好。”

“既然你这样子说，那我也就说老实话了；人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，这趟就想跟你去，让朱道台看看——他的眼光厉害，看看这个人靠得住靠不住？靠不住不用，不必客气。”

这样处置，异常诚恳周到。刘不才大为佩服，同时也对小张另眼相看了；先当他不过是比较精明的纨绔子弟，哪知胸中竟大有邱壑。

“再还有一句话，我也想到上海去玩一趟。”

“这话真的，还是假的？”刘不才很认真地问。

“这，”小张微感诧异，“我用不着骗你。”

“好！这一趟一起走。”刘不才拍拍胸脯，“一切都是我的。吃喝玩乐，统统不用你费心，而且还要你称心如意。玩到明年春天，说不定还可以带个万把银子回杭州。”

有这样的乐事，小张一颗心都像飞走了。不过也还有所不解。

“怎么说，还可以带个万把银子回来呢？”

“我好好赌他几场。”刘不才扳着手指数：“江苏的苏、松、太；我们浙江的嘉兴、湖州，天底下最富庶的五府，加上扬州、镇江，那班石库墙门里的大少爷，像蝗虫一样都飞到上海了，吃饱逛厌，还是赌桌上最有劲，输赢出入极大；赌得精的固然不少，赌脾气的更多——”

“慢慢！”小张打断他的话问，“怎么叫赌脾气？”

“大少爷脾气啊！”刘不才说，“大少爷脾气是，输钱不要紧；不能输面子。只要抓住这个诀窍，稳扎稳打，包你得手。”

这一说小张越发喜心翻倒，手都有点发痒了。于是当时作了决定，随朱家眷属的船，

一起到上海——这在刘不才又算加了一重保障；有小张在船上更安全、更方便了。

酒菜早已齐备，孙祥太却还不到；刘不才倒有些担心，因为长毛的宵禁很严，应付不得法，就会被扣，怕孙祥太出了什么毛病。但小张力保无他；说约好了是先由他善后局派人去接，一路必可通行无阻。此时不到，或许是因为孙祥太临时有事耽搁，决非被扣。

那就只好等了。好在这两个人气味相投，言不及义的话多得很；围炉喝茶，想到哪里，谈到哪里，辰光倒也易于打发。

正谈得起劲，阿招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进来，“祭灶了！”他向刘不才说，“请你去磕头。”

刘不才有些啼笑皆非，“怎么要我去祭灶？”他推辞着。

“自然要你罗。”阿招振振有词地，“‘男不拜月，女不祭灶。’”

“这我晓得。你们家的灶，狗皮倒灶，乱七八糟；我算啥？我又不是你们的一家之主。”

“怎么不是一家之主？这是小灶，不是前面的大灶；从前没有的，今年你要住常了，才起的灶。什么狗皮倒灶，乱七八糟？从你来了以后，我跟你两个人安安分分过日子；只有你在别处地方乱七八糟，我是大门都难得出一步。这样子你还嫌我！”阿招越说越委屈，粉脸上立刻出现了两条沟，“总是嫌我不会说话，嫌我不上台盘；不管有人没有人，开口就骂。现在索性冤枉我狗皮倒灶。小张大爷，你倒评评理看！”

用不着小张评理；刘不才见机，站起身来拉着阿招说：“好，好！祭灶，祭灶；‘上天奏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’”

阿招很老实，而且倒是一片真心；刘不才可以将她玩弄于股掌之上，所以两句好话一说，她立刻回嗔作喜，很起劲地领着刘不才去祭灶送灶，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小张看在眼里，有些好笑，丢开他们，一个人拨着炉火想自己的心事——他虽是浪荡子弟，其实倒是像刘不才所看出来的，胸中颇有邱壑；他知道他们父子的名声不好，非得做一件惊世骇俗，大有功于乡邦的奇行伟举，才能“一床锦被”遮盖得许多劣迹，令人刮目相看。这个机会要等官军攻到；做个内应，撵走长毛，光复杭州。那时朝廷褒奖，授官补缺，这个从军功上来的官，比捐班还漂亮些，岂不扬眉吐气了？

因此，现在跟朱大器搭一条线，确是明智之举。不过做这种事，最要紧的是未见好的，先想坏的；不能一厢情愿，只是打自己的如意算盘。传话的人要靠得住；接头的地方要长毛防不到，最好另外租房子、设机关。租房子当然要像“做人家”；那就少不得女眷。想到这里，灵机一动；觉得有个主意倒不妨试一试。

于是等刘不才祭完灶回来；他便问道：“老刘，你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？阿招说单为你起的灶，倒像是租的阿狗嫂的房子，自己立个门户？”

“这件事说不清楚。我不在，这里就算阿狗嫂的；我来了，就算我的。”

“这是以前。以后呢？”小张提醒他说，“阿招说是‘一家之主’，以后你家里总不能再有乱七八糟的人来，那不真的狗皮倒灶了？”

“是啊！”刘不才说，“我心里也这么在想。既然你也是这么看法，那我就决定那样子做了，按月给阿招几两银子，叫她一个人过日子；算是我来来往往一个歇脚的地方。”

这正是小张所想象的情形；“老刘，我倒有个主意，”他看一看门外，放低了声音说：“好不好就拿这里作个通消息的地方？有人来了，就作为你的朋友，住在这里。因为阿狗嫂那里生张熟魏，哪个都好来；所以即使有比较陌生的人，也不容易惹眼，彼此搭线方便。”

“这倒也不妨。就有一点顾虑，阿招这个人不知道轻重，喜欢信口胡说。”

“不要紧。”小张答道：“能够干到这种差使，没有一个不是谨慎机警的；只要告诉他们有这样子一个懵懵懂懂，喜欢多嘴多话的人，要格外小心就是了。其实照我看，阿招倒是懂得得好；换了个心思灵巧的。嘴里不说，心里七猜八测在疑心，反而容易出事。”

“说得对，就这么办。”

刚说到这里，阿招急急忙忙奔了进来，“客人来了！”她指着外面说，“一对大灯笼照了来的。”

果然是善后局的一对灯笼，照着孙祥太来赴约；他一进门便是长揖，连声道歉：

“来迟了，来迟了！”

彼此略作寒暄，阿狗嫂又赶来巴结；小张告诉她不必费心，只找两个“雌头”陪善后局的小伙计喝酒。然后肃客入内；而孙祥太到底是真正江湖中人，抓一把碎银子塞在那两人手里，同时一再致谢；将小张的面子做足了才随他入内。

坐下来，他少不得又为那天招待不周而致歉。话说到一半，阿招来招呼入席，菜是阿狗嫂在前面预备好了送来的，四盘四碗一火锅，倒有六样是羊身上的东西——时世艰难，有什么吃什么；阿狗嫂养了一只羊，打算拿它做年菜，因为小张要请客，特为提前宰杀。

安排好了席位、酒菜、茶烟，阿招十分知趣，悄悄放下棉门帘，退了出去。主客三人，把杯谈心；孙祥太接着未完的话头，讲他的“麻烦”。

“说起来实在是家丑，不过两位连我们的香堂都到过，不能算是外人，谈谈不妨——”

原来那天开香堂处置李小毛，曾起了极大的争执；李小毛的引见师，与李小毛家有特殊渊源，极力护短。此人口才来得，颇难招架，亏得帮里“三老四少”毕竟主张正义的多，结果还是将李小毛依照家法处置。那引见师一怒而去，就此结成怨家。

在帮里这叫“结梁子”；依照正规。不管哪一方受了怎么深的委屈，只能邀自己人来评理“叫开”。而那引见师却做了件半吊子的勾当；假借公家——自然是长毛的势力找孙祥太的麻烦。

“喔，”小张听到这里，为孙祥太不平，但忍不住插嘴问道：“麻烦怎么样子找法？”

“我有一条船，一直停在拱宸桥；船上有几包米，是带出来自己吃的。长毛上船来，一翻就在舱底下翻到，说我‘囤积居奇’，指我是‘奸商’。你说，气人不气人？”

“你先讲完！”小张说道：“我替你出气。你当时怎么说？”

“我说，第一，米在我手里拨上拨下，少说说出有百把万担，不过我不做米生意，谈不到商不商，更谈不到奸不奸。第二，就算囤积居奇，也不至于只有这几包米。囤米都囤在仓里，没有困在船上的道理。”孙祥太又说：“最气人的是，我说，”如果你们一定要说我囤积居奇，那就拿这几包米充公好了。你道他们怎么说？说是充公也不行，还要抓人扣船。”

“这不是有意‘装榫头’。老孙，”小孙拍一拍胸脯，“这件事你交给我。有面子的长毛，我也认识几个；等我来他个以毒攻毒。”

“谢谢！我倒也想到，该来求老弟帮忙。不过转念想一想，我不能这么做；不然也就跟他一样，变成半吊子了”

刘不才点点头：“这话不错！不过，你老大哥的麻烦总还在啊！”

“还好。好在我的朋友也不少。”

当时是有一名职位较高的长毛，原是洪门弟兄，跟孙祥太旧识，而且孙祥太曾经“放交情”给他过；适逢其会地遇到了这件事，仗义执言，硬压了下去。孙祥太就为了料理这桩麻烦，所以延到此刻才能赴约。

这番叙述在小张和刘不才心中，引起了不同的联想。刘不才顾虑的是那引见师一计不成，害人之心未见得就会消灭。俗话说的是：“只有千年做贼，没有千年防贼”，像这些情形，道理也是一样；孙祥太只以为事情已经过去，而对方却在俟机而动，明枪好躲，暗箭难防，倘或朱家眷属坐了孙祥太的船，而对方来寻仇找麻烦，岂不受了池鱼之殃？

这话不便明说，只能旁敲侧击。“孙老大。”他说，“冤家宜解不宜结。你们这个梁子，总要叫开才好；不然你在明里，他在暗里，再来这样一下，不见得刚好有一位洪门弟兄出来帮你的忙。”

“说得是。”孙祥太点点头，“我已经托人递话过去了。现在上了几岁年纪，火气没有了；这件事我就再受委屈，也要拿它摆平。不比早年，遇到这种花样，非硬上不可。”

有此一句话，刘不才比较可以放心了。但是小张的心事却一直没有机会说；因为孙祥太接着便跟刘不才谈起送朱家家眷的细节。照刘不才的意思，最好年前能够赶到上海；但孙祥太认为年底下赶路是件最不聪明的事，倒不如过了年初五，路上清闲，一切都有把握。

“一切都有把握”这六个字中，包括了许多未尽之言。刘不才以安全为重，觉得付

托了人家，便得尊重人家的意思，便同意过了年初五再走。

谈到此处，小张心里的一个念头，盘算了又盘算，已经头头是道，迫不及待地要讲出来，但却必须先征求刘不才的同意，而又不能当着孙祥太讲，这就得要打个过门了。

“你们坐一下，”他站起来说：“我跟我局子里的小伙计去交代一点事。”

走到外面，找到阿招，用“有人在外面找”的托词，将刘不才也调了出来，这才吐露了他的想法。

“我们将来做那件接应官军的事，要不要拿老孙也拉了进来？”他向刘不才附耳说道：“有老孙的船经常往来，这条线就很通畅了。”

刘不才想了一下，认为这个主意不错，不过：“应该先探探他的口气。”

“那当然。只要你赞成，一切我都有了安排。进去吧，时候太久，老孙会起疑心。”

于是一先一后回到座位上，小张便问孙祥太，有没有意思做点生意？

“有啥生意好做？”孙祥太答说，“现在漕运没有了，坐吃山空，也不是回事；如果有生意好做，倒不妨试一试。”

“这桩生意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三样俱全，不做拉倒，做起来一定顺手。”

听小张说得神气十足，就不但孙祥太要听，连刘不才都很注意了，“是啥生意？”他说，“我倒也要听听。”

小张灵机一动，马上又修改了他的盘算，“如果你有意思，大家也不妨合做。”他说，“这桩生意老孙最在行，是杂货生意。”

孙祥太领漕船的时候，南来北往，一向带做这样买卖，这是人和；水路码头，他无不熟悉，就是地利；如今大乱之后，百业凋零，不过地方秩序慢慢在恢复，重整家园，什么都要新置，所以日常动用的杂货一定吃香，照小张的说法，这就是天时。

“有道理。”刘不才大感兴趣，“这桩生意大可做得。夷场上的洋广杂货，挑最实用的贩了下来，只怕一船货没有到杭州就光了。”

“就是这话罗。杭州有我，码头关卡上我来打招呼；上海办货，自然归你。”

“归我，归我。”刘不才满口应承，“本钱我来垫。其实没有本钱也可以做；我有个朋友，这方面很熟，先赊了一批货来，卖完了再结帐都可以。”

听他们两个人谈得兴高采烈，孙祥太那颗心越发热了：“那就一起来做，我们三股开。你们两位在上海、杭州‘坐庄’，路上的一切都归我。”

提到这一层，刘不才有意见了，他是好自由的性情，坐庄绊住了身子，殊非所愿。而且出身纨绔，凡事看得不在乎；这几年跟朱大器在一起，耳濡目染，眼界更高，觉得这是个小生意，做着玩可以，一定要当桩正经大事，将全副精神摆在上头，大可不必。一因此，他说：“孙老大，事情不是这么做法，这桩生意，要以你为主。不过，我一定帮忙。要办货，要垫本钱，有一分力量，一定尽一分力量；至于上海坐庄，琐琐碎碎的事情很多，说实话，我没有这份耐心，还是要你自己派个得力的伙计在那里。好在有‘家门’的照应；松江老大也在上海，有啥为难之处，一定可以摆平。至于小张，我也跟我的情形差不多——”

“一点不错。”小张很恳切地说，“老孙，我们是想帮你打开一条路子。这条路子，打开了我们还有大大借重你老大哥的地方。说实在的，这也是为你老大哥的老本行打算。”

“光棍眼里揉不得沙子，”听他言语闪烁。孙祥太立刻追问：“老弟台，这跟我的老本行有啥牵连？”

小张不即回答，反问一句：“你不想恢复老本行？”

问到这话就难以回答了。因为孙祥太先自勾起无穷感慨；定定神，理一理思路答道：“我们漕船这个老本行，从海运一来，好像走到末路了。不过一两百年下来，总不能说在我们这一代里就完结。所以也不知道费过多少气力，总想从沙船帮里拿漕运收回来。哪知道遇到这种时世，还谈点啥？除非——”他咽了口唾沫，很吃力地将下面的话缩了回去。

话虽不曾说完，意思大家都懂，除非长毛灭亡，南北运河，依然一苇可航。不然一切无从谈起。

他心里有这番意思，话就容易入港了。张刘二人交换了一个眼色，还是由小张说下去，“老孙，”他问，“我倒再请问你一句话，你看将来运河会不会通？”

这句话真个问到孙祥太的老本行，“一条运河，来回我走过上百趟，真是闭了眼睛，只听声音就晓得是哪个码头。要问到运河将来会不会通？这话说起来，三天三夜都谈不

完。不过，千言并一句，”他停了一下很有力地说：“时世不平靖，就永远不会通。”

接下来便滔滔不绝地谈运河的情形，哪里淤塞不通，哪里管理不善，应该如何修浚。如何改良？但是，说来说去总要时世平靖了，才能动手。现在连岁修都已停顿，何能期望大修？

“河工是个无底洞。‘南河’上的大小官儿，那份阔绰，想都想不到；人家都说扬州的盐商阔，从前两江总督陶大人没有整顿淮盐的时候，大盐商我也见过，他们的阔，阔得还有道理，河工上的阔就阔得没有道理了。”

谈到这里，有跑野马的模样，刘不才便把话拉了回来，“我也听说过，河工上一年三百六十天，不管有人听还是没人听，戏，天天照唱不误。又说，一个厨子只做一样菜，这样菜上了席，他自己就到堂子里吃花酒去了。这都不去说他；孙老大，你倒说说河工的岁修看。”

“河工的岁修，一年有好几百万银子的经费，真正用到河工上的，只有一两成；用到三四成，除非这年雨水特别多，不然一定可以‘报安澜’；若是用到一半，那真是刮刮叫的好官。到‘大计’的时候，包定高升。这样子，你们想想，就算它每年用一两成，也有几十万银子花在河工上；现在呢，哪个去管，哪里来的钱修？好好一条运河，要弄到不可收拾。这件事，唉！”孙祥太痛心疾首地说：“真正是劫数。”

“大家都遭劫，不过，”小张急转直下地说：“三十年风水轮流转，先是这面得势，现在看起来，这面又要得势了。这面倒像‘放花筒’一样，虚好看了一阵子。”

同是口中的“这面”，要看小张的手势，才能分辨出来，先头的这面是提长手，现在的这面是提朝廷，而“虚好看了一阵子”的也是长毛。

“是的。”孙祥太点点头，“我看他们的气数也就是那么一点点。不过，局面一拖长总不是办法。”

“拖长、缩短全在自己。”小张凑过脸去问道：“老孙，如果官兵打过来，你怎么样？”

“我？”孙祥太很仔细地看了看小张，“我还是要官兵。”

小张和刘不才相视笑了。

话到此处，无须再有所犹豫，小张率直表明，他决定帮官军的忙，打探消息，策反接应；希望孙祥太也“站到一起来”，一面做杂货生意，一面负责往来联络之责。他虽没有提出朱大器的名字，但有刘不才在座，也就可以想象得到，必有关联。

孙祥太到底上了几岁年纪，做事稳重；所以听得小张吐露心曲，一时却并无表示，只低着头喝酒。但见他浓眉掀动，双眼不住眨动，是在往深处去想的神情。

刘不才和小张都有些焦急，但却不是担忧；江湖道上到了这种信得过的地步，孙祥太即使不愿参与密议，也一定守口如瓶，点滴不漏，大可放心。焦急的是，这件大事，实在少不得孙祥太这样一位可以将杭州、上海以及两地之间各码头贯串起来的人物，所以丞待他的一诺。

重如千金的一诺，终于有了，“好的，算我一份。”孙祥太说：“事情可以做，也应该做。”

“孙老大，”刘不才到这时候才开口表明态度，“这件应该做的事，做得决不会错！几时到上海，跟大器碰碰头。孙老大，这件事做好了，将来你们帮里，就算你是顶几尖儿的人物了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”孙祥太也要说明他的看法，“照规矩说，清帮骨子里是要反清复明；不过做事也要睁眼睛看一看，动脑筋想一想。反清复明四个字一定要联在一起讲，长毛虽说跟洪帮山头有关系，他们的所作所为，哪里有一点恢复大明江山的味道？说实话，恢复大明江山是假，为老百姓是真。我就是为了这个，不赞成长毛，比较起来，还是清朝的皇帝好。”

孙祥太有此想法，刘不才倒不免惊奇：看他像个草莽英豪，不道还有一番为国为民的大道理，倒要听听他的。

于是他问：“孙老大，你行的路多，见的事广，倒说说看，比较之下，高在何处，矮在哪里？”

“这一层说来话长，我们在漕船上的人最清楚。明朝末年，不管军饷也好，宫里头的胭脂花粉也好，统统都堆在种田人头上，只要一遇刀兵水旱就‘加派’；结果弄到种田的有田不敢种，情愿到外路地方讨饭。所以田地的田字，有两句话，叫做‘昔为富之基，今为累字头’。照老辈讲起来，明朝的皇帝，混帐的多；到了末年的腐败，不亡是

没有天理了。”

这番话更令人悚然动容，刘不才对明朝末年的情形，不大清楚，只是听他的语气如此有决断、有把握，便不知不觉地听从了。

“这一点，说起来就是清朝的皇帝好了。不说别样，光说一条乱糟糟的运河，能够把它修好；从杭州到北通州，一路畅通无阻，就是件了不起的事。”

接下来，孙祥太便大谈康熙年间，皇帝如何教靳辅兴于成龙治河的故事。然后提到“永不加赋”的诏令。

“这也是清朝皇帝了不起的地方，从康熙到现在，永不加赋，没有哪个皇帝敢违背家法；所以种田人的日子，说起来还是好过的。”

“那倒也不见得。”小张说道，“遇到贪官，照样刮得‘天高三尺地无皮’。”

“那是一时的，有贪官也有清官。如果圣旨说要加派，清官亦没有办法。”说到这里，孙祥太觉得话该收束了，便下了个结论：“总而言之，哪个做皇帝都要纳粮。只看这个皇帝是不是真为百姓？真为百姓，心甘情愿纳粮；不然随便他说得天花乱坠，大家表面听听他的，心里有数，到了辰光，对你不起，皇帝请你不要做！现在长毛就快到这步田地，他们越垮得快越好。”

“老孙，”小张异常满意他的态度；但因为如此，反倒似有些不信以为真，不知本觉地脱口问道：“你这话是真的？”

这句话在孙祥太觉得很严重，脸色都有些变了；一言不发，斟满了一杯酒，然后取出一把“解手刀”，伸出左手小指，用刀尖一刺一挤，沥了几滴在酒里。

这一下使得小张亦悚然动容，心里非常懊悔，觉得自己出言无状，怕孙祥太存下芥蒂，大不相宜。却也无可解释，不免发窘。

但刘不才却很了解孙祥太的用意，沥血不仅是他本人自明心迹，同时亦要求小张与他起个血誓——孙祥太心里的话都抖露出来了，如果小张无意间泄露给长毛，他的身家性命不保；所以他这样做，是很聪明的办法，至少可以提醒小张，时时警觉，格外慎重。

于是他亦一言不发，拿起刀来，如法炮制；小张当然亦是照做不误。

“刘三爷，”孙祥太说，“请你领头。”

这是主盟，责任甚重。刘不才不免有些踌躇，如说当仁不让，未免自大；倘或请小张主持，又怕他们当自己有意推托。幸好，就在他这微感为难之际，小张有了很诚恳的表示。

“老刘，应该请你领头；其实是请朱大器领头，你做他的代表。自今以后，大家协力同心；不准有爬灰倒笼那些狗反倒灶的事，不然，天打雷劈。”

誓词都已经说出来了，刘不才就无须再谦虚，他便答一声：“恭敬不如从命。我就代表舍亲起誓。”他拿筷子将血酒搅匀了，分成三小杯，然后用低沉的声响说道：“自今以后，大家协力同心，接应官军，一不准爬灰倒笼；二不准吃里扒外；三不准胡言乱语；四不准争权夺利。哪个违反血誓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善终。愿意真心立誓，始终不改的，吃这杯血酒。”说完，他先取了一杯，一饮而尽。

孙祥太和小张，不约而同地也干了酒，彼此照一照，脸上都是极其肃穆的神色。

“我倒有个主意。”小张左右而视。很谨慎地说：“不如我们三个拜个把子。”

已经饮血为盟，进而结成异姓手足，又有何不可？不过孙祥太还不知道刘不才的性情；不敢冒昧，所以答说：“这在我是求之不得。只怕高攀不上。”

“笑话，”刘不才立即接口，“孙大哥说这话就见外了。”

称呼都已改过了，还说什么？于是先口头叙齿，一望而知，孙祥太老大，刘不才老二，小张老么。一时大哥、二弟的叫得很亲热。刘不才是好热闹的性格，而且经此一来，朱大器委托的事，更是敲钉转脚，万无一失，心里分外高兴；随即将阿招唤了进来，吩咐她重新收拾台面，加菜烫酒，预备作个长夜之饮。

“阿招，”刘不才特为引见，“这是大爷，这是三爷；真正一家人了。”

阿招死脑筋，一时转不过弯来，只是傻嘻嘻地笑着，孙祥太却是在江湖过节上很周到，自觉在阿招面前，仿佛是“大伯子”的身份，得要给份见面礼，因而从表链上解下一个金钱，递了过去，说。“来，来！你留着玩！”

“这不好意思。”阿招看着刘不才说：“无缘无故，孙大爷给我这个。”

“大爷给你，你就拿着。”刘不才又说：“怎么叫无缘无故？大爷是我结拜弟兄。”

“啊，”阿招这下算明白了，“你们是桃园三结义啊！”

她这一嚷，前面也晓得了，阿狗嫂领着几个面黄肌瘦的“雌头”都来道喜。三个人少不得还要发赏，每人一块银洋，皆大欢喜。

大劫之后，又是急景凋年，有这样热闹欢笑的场面也很难得。所以三个人的兴致都很好，豪饮快谈，午夜不倦。

关系不同，谈得自然深了；各人自叙经历家世以外，还有许多心里想问的话，本来不好意思问的，这时也无所顾忌了。

小张耿耿于怀的疑团，就是李小毛的下落；虽然结果可想而知，但不曾明明白白问个确实，总觉得放心不下，所以这时借酒盖脸，便提了起来。

“大哥，我今天要问件事，想来你总不会再瞒我。李小毛到底怎么样了？”

“死掉了。”

“我想他也是死掉了，”小张问道：“是怎么个死法？不是说要拴在铁锚上吗？”

“那是在船上。”孙祥太答道：“李小毛是活埋了的。”

“活埋？”小张一只酒杯落地；刘不才也有些变色。

“我也不忍心如此。不过在香堂上，由不得我做主。说起来，也是他的引见师害了他；有人恨他护短，故意要李小毛这样死法。”

这一下，小张心里念念不忘的一个疑团消释了。而且非常奇怪地，本来他对李小毛之死，怀有咎歉；但这份咎歉，此时却似有若无了。因为孙祥太成了他的“长兄”，自然而然地休戚相关，爱憎相同，李小毛犯上作乱，干下那种令人恶心的丑恶之事，照他们帮规处理，罪有应得。真所谓“自作孽，不可活”，于人无尤。

谈到这里，只听寒鸡午夜啼；小张空然而起，“冬天夜长，到底熬过半夜了！”他说：“去睡一觉；养精蓄锐，到天亮了，协力同心，好办大事。”